

白雨齋词话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

白 雨 齋 詞 話

陳 廷 焯 著

杜 未 末 校 點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 · 北 京

# 白雨齋詞話

\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\*

书号 1372 字数 150,000 开本  $850 \times 1168$  耗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7\frac{3}{16}$  插页 2

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(5) 0.78元

# 目 錄

自序	一
卷一	三
卷二	六
卷三	番
卷四	八
卷五	一〇七
卷六	一四九
附錄	二二三
校點後記	二三七



## 自序

倚聲之學，千有餘年，作者代出；顧能上溯風騷，與爲表裏，自唐迄今，合者無幾。竊以聲音之道，關乎性情，通乎造化，小其文者不能達其義，竟其委者未獲泝其原。揆厥所由，其失有六：飄風驟雨，不可終朝，促管繁絃，絕無餘蘊，失之一也。美人香草，貌託靈脩，蝶雨梨雲，指陳瑣屑，失之二也。雕鏤物類，探討蟲魚，穿鑿愈工，風雅愈遠，失之三也。慘慼惓悽，寂寥蕭索，感寓不當，慮歎徒勞，失之四也。交際未深，謬稱契合，頌揚失實，遑恤譏評，失之五也。情非蘇寶，亦感迴文，慧拾孟韓，轉相關韻，失之六也。作者愈濶，議者益左。竹垞詞綜，可備覽觀，未嘗爲探本之論；紅友詞律，僅求諧適，不足語正始之原。下此則務取穠麗，矜言該博。大雅日非，繁聲競作，性情散失，莫可究極。夫人心不能無所感，有感不能無所寄，寄託不厚，感人不深，厚而不鬱，感其所感，不能感其所不感。伊古詞章，不外比興，谷風陰雨，猶自期以同心，攘詢忍尤，卒不改乎此度，爲一室之悲歌，下千年之血淚，所感者深且遠也。後人之感，感於文不若感於詩，感於詩不若感於詞，詩有韻，文無韻，詞可按節尋聲，詩不能盡被絃管。飛卿端己，首發其端，周秦姜史張王，曲竟其緒；而要皆發源於風雅，推本於騷辯，故其情長，其味永，其爲言也哀以思，其感人也深以婉。嗣是六百餘年，沿其波流，喪厥宗旨。張氏詞選，不得已爲矯枉過正之舉，規模雖隘，門牆自高，

循是以尋，墜緒未遠。而當世知之者鮮，好之者尤鮮矣。蕭齋岑寂，撰詞話十卷，本諸風騷，正其情性，溫厚以爲體，沈鬱以爲用，引以千端，衷諸壹是。非好與古人爲難，獨成一家言，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，爲斯詣綿延一線。暇日寄意之作，附錄一二，非敢抗美昔賢，存以自鏡而已。

光緒十七年除夕，丹徒陳廷焯。

# 卷一

詞興於唐，盛於宋，衰於元，亡於明，而再振於我國初，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。國初諸老，多究心於倚聲；取材宏富，則朱氏彝尊詞綜，持法精嚴，則萬氏樹詞律，他如彭氏孫詞藻，金粟詞話，及西河詞話毛奇齡、詞苑叢談徐鉉等類，或講聲律，或極豔雅，或肆辯難，各有可觀。顧於此中真消息，皆未能洞悉本原，直揭三昧。余竊不自量，撰爲此編，盡掃陳言，獨標真諦，古人有知，尙其諒我。

## 一

明代無一工詞者，差強人意，不過一陳人中而已。自國初諸公出，如五色朗暢，八音和鳴，備極一時之盛。然規模雖具，精蘊未宜，綜論羣公，其病有二：一則板襲南宋面目，而遺其真，謀色揣稱，雅而不韻；一則專習北宋小令，務取濃豔，遂以爲晏歐復生，不知晏歐已落下乘，取法乎下，弊將何極，况並不如晏歐耶？反是者一陳其年，然弟得稼軒之貌，蹈揚湖海，不免叫囂。樊榭窈然而深，悠然而遠，似有可觀，然亦特一邱一壑，不足語於滄海之大、泰華之高也。

二

學古人詞，貴得其本原，舍本求末，終無是處。其年學稼軒，非稼軒也；竹垞學玉田，非玉田也；樊榭取徑於楚騷，非楚騷也；均不容不辨。

三

作詞之法，首貴沈鬱，沈則不浮，鬱則不薄。顧沈鬱未易強求，不根柢於風騷，烏能沈鬱？十三國變風，二十五篇楚詞，忠厚之至，亦沈鬱之至，詞之源也。不究心於此，率爾操觚，烏有是處？

四

詩詞一理，然亦有不盡同者。詩之高境，亦在沈鬱，然或以古樸勝，或以沖淡勝，或以鉅麗勝，或以雄蒼勝；納沈鬱於四者之中，固是化境；即不盡沈鬱，如五七言大篇，暢所欲言者，亦別有可觀。若詞則舍沈鬱之外，更無以爲詞。蓋篇幅狹小，倘一直說去，不留餘地，雖極工巧之致，識者終笑其淺矣。

五

唐五代詞，不可及處正在沈鬱。宋詞不盡沈鬱，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，未有不沈鬱者；

即東坡方回稼軒夢窗玉田等，似不必盡以沈鬱勝，然其佳處，亦未有不沈鬱者。詞中所貴，尙未可以知耶？

## 六

張氏惠言詞選，可稱精當，識見之超，有過於竹垞十倍者，古今選本，以此爲最。但唐五代兩宋詞，僅取百十六首，未免太隘。而王元澤眼兒媚、歐陽公臨江仙、李知幾臨江仙，公然列入，令人不解。即朱希真漁父五章，亦多淺陋處，選擇既苛，即不當列入。又東坡洞仙歌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章，所感雖不同，終嫌依傍前人，詞綜譏其有點金之憾，固未爲知己，而詞選必推爲傑構，亦不可解。至以吳夢窗爲變調，擯之不錄，所見亦左。總之，小疵不能盡免，於詞中大段，卻有體會；溫韋宗風，一燈不滅，賴有此耳。

## 七

飛卿詞，全祖離騷，所以獨絕千古；菩薩蠻、更漏子諸闋，已臻絕詣，後來無能爲繼。

## 八

所謂沈鬱者，意在筆先，神餘言外。寫怨夫思婦之懷，寓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飄零，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。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，欲露不露，反復纏綿，終不許一語道破。匪獨體格之高，亦見性

情之厚。飛卿詞，如『懶起畫蛾眉，弄妝梳洗遲。』無限傷心，溢於言表。又『春夢正關情，鏡中蟬鬢輕。』淒涼哀怨，真有欲言難言之苦。又『花落子規啼，綠窗殘夢迷。』又『鸞鏡與花枝，此情誰得知。』皆含深意。此種詞，弟自寫性情，不必求勝人，已成絕響。後人刻意爭奇，愈趨愈下。安得一二豪傑之士，與之挽回風氣哉！

九

飛卿更漏子三章，自是絕唱，而後人獨賞其末章『梧桐樹』數語。胡元任云：『庭筠工於造語，極爲奇麗，此詞尤佳。』即指『梧桐樹』數語也。不知『梧桐樹』數語，用筆較快，而意味無上二章之厚。胡氏不知詞，故以奇麗目飛卿，且以此章爲飛卿之冠，淺視飛卿者也。後人從而和之，何耶？

一〇

飛卿更漏子首章云：『驚塞雁，起城烏，畫屏金鷓鴣。』此言苦者自苦，樂者自樂。次章云：『蘭露重，柳風斜，滿庭堆落花。』此又言盛者自盛，衰者自衰，亦即上章苦樂之意。顛倒言之，純是風人章法，特改換面目，人自不覺耳。

飛卿菩薩蠻十四章，全是變化楚騷，古今之極軌也。徒賞其芊麗，誤矣！

一一

唐代詞人，自以飛卿爲冠。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，自是高調，未臻無上妙諦。皇甫子奇夢江南竹枝諸篇，合者可寄飛卿廡下，亦不能爲之亞也。

一二

南唐中宗山花子云：『還與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』沈之至，鬱之至，淒然欲絕。後主雖善言情，卒不能出其右也。

一四

後主詞，思路悽惋，詞場本色；不及飛卿之厚，自勝牛松卿輩。

一五

韋端已詞，似直而紆，似達而鬱，最爲詞中勝境。



一六

端己菩薩蠻四章，惓惓故國之思，而意婉詞直，一變飛卿面目，然消息正自相通。余嘗謂：後主之視飛卿，合而離者也；端己之視飛卿，離而合者也。

一七

端己菩薩蠻云：『未老莫還鄉，還鄉須斷腸。』又云：『凝恨對斜暉，憶君君不知。』歸國遙云：『別後只知相愧，淚珠難遠寄。』應天長云：『夜夜綠窗風雨，斷腸君信否？』皆留蜀後思君之辭。時中原鼎沸，欲歸不能，端己人品未爲高，然其情亦可哀矣。

一八

孫孟文詞，氣骨甚遒，措語亦多警鍊，然不及溫韋處亦在此，坐少閑婉之致。

一九

馮正中詞，極沈鬱之致，窮頓挫之妙，纏綿忠厚，與溫韋相伯仲也。蝶戀花四章，古今絕構，詞選本李易安詞序，指『庭院深深』一章爲歐陽公作，他本亦多作永叔詞，惟詞綜獨云馮延巳作，竹垞博極群書，必有



所據。且細味此闕，與上三章筆墨，的是一色，歐公無此手筆。

二〇

正中蝶戀花四闕，情詞悱惻，可群可怨。詞選云：『忠愛纏綿，宛然騷辯之義。延巳爲人，專蔽嫉妒，又敢爲大言，此詞蓋以排間異己者，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。』數語確當。

二一

正中蝶戀花首章云：『濃睡覺來鶯亂語，驚殘好夢無尋處。』憂讒畏譏，思深意苦。次章云：『誰道閒情拋棄久，每到春來，惆悵還依舊。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辭鏡裏朱顏瘦。』始終不渝其志，亦可謂自信而不疑，果毅而有守矣。三章云：『淚眼倚樓頻獨語，雙燕來時，陌上相逢否？』忠厚惻怛，藹然動人。四章云：『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』詞意殊怨，然怨之深，亦厚之至。蓋三章猶望其離而復合，四章則絕望矣。作詞解如此用筆，一切叫囂纖冶之失，自無從犯其筆端。

二二

正中菩薩蠻羅敷豔歌諸篇，溫厚不逮飛卿。然如『憑仗東流，將取離心過橋州。』又『殘日尙彎環，玉箏和淚彈。』又『玉露不成圓，寶箏悲斷絃。』又『紅燭淚闌干，翠屏煙浪寒。』又『雲雨已荒涼，江南春草長。』亦極

淒婉之致。

二三

北宋詞，沿五代之舊，才力較工，古意漸遠。晏歐著名一時，然並無甚強人意處；即以豔體論，亦非高境。

二四

晏歐詞，雅近正中，然貌合神離，所失甚遠。蓋正中意餘於詞，體用兼備，不當作豔詞讀。若晏歐，不過極力爲豔詞耳，尙安足重！

二五

文忠思路甚雋，而元獻較婉雅。後人爲豔詞，好作纖巧語者，是又晏歐之罪人也。

二六

詩三百篇，大旨歸於無邪。北宋晏小山工於言情，出元獻文忠之右，然不免思涉於邪，有失風人之旨；而措詞婉妙，則一時獨步。

小山詞，如『去年春恨卻來時，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』又『當時明月在，曾照彩雲歸。』既閒婉，又沈著，當時更無敵手。又『明年應賦送君詩，細從今夜數，相會幾多時。』淺處皆深。又『曉霜紅葉舞歸程，客情今古道，秋夢短長亭。』又『少陵詩思舊才名，雲鴻相約處，煙霧九重城。』亦復情詞兼勝。又『從別後，憶相逢，幾回魂夢與君同。今宵賸把銀釭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』曲折深婉，自有豔詞，更不得不讓伊獨步。視永叔之『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』、『倚闌無緒更兜鞋』等句，雅俗判然矣。

張子野詞，古今一大轉移也。前此則爲晏歐、爲溫韋，體段雖具，聲色未開；後此則爲秦柳、爲蘇辛，爲美成白石，發揚蹈厲，氣局一新，而古意漸失。子野適得其中，有含蓄處，亦有發越處；但含蓄不似溫韋，發越亦不似豪蘇膩柳。規模雖隘，氣格卻近古。自子野後，一千年來，溫韋之風不作矣！益令我思子野不置。

蘇辛並稱，然兩人絕不相似。魄力之大，蘇不如辛；氣體之高，辛不逮蘇遠矣。東坡詞寓意高遠，運筆空

靈，措語忠厚，其獨至處，美成白石亦不能到。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，此特拘於音調言之，而不究本原之所在，眼光如豆，不足與之辯也。

三〇

詞至東坡，一洗綺羅香澤之態，寄慨無端，別有天地。水調歌頭卜算子雁賀新涼水龍吟諸篇，尤爲絕構。

三一

太白之詩，東坡之詞，皆是異樣出色，只是人不能學，烏得議其非正聲？

三二

耆卿詞，善於鋪叙，羈旅行役，尤屬擅長。然意境不高，思路微左，全失溫韋忠厚之意。詞人變古，耆卿首作俑也。

三三

蔡伯世云：『子瞻辭勝乎情，耆卿情勝乎辭，辭情相稱者，惟少游而已。』此論陋極。東坡之詞，純以情勝，情之至者詞亦至，只是情得其正，不似耆卿之喁喁兒女私情耳。論古人詞，不辨是非，不別邪正，妄爲褒

貶，吾不謂然。

三四

東坡少游，皆是情餘於詞，耆卿乃辭餘於情，解人自辨之。

三五

秦七黃九，並重當時，然黃之視秦，奚啻砒砒之與美玉？詞貴纏綿，貴忠愛，貴沈鬱，黃之鄙俚者無論矣，即以其高者而論，亦不過於倔强中見姿態耳！於倔强中見姿態，以之作詩，尙未必盡合，況以之爲詞耶？

三六

黃九於詞，直是門外漢，匪獨不及秦蘇，亦去耆卿遠甚。

三七

秦少游自是作手，近開美成，導其先路；遠祖溫韋，取其神不襲其貌，詞至是乃一變焉。然變而不失其正，遂令議者不病其變，而轉覺有不得不變者。後人動稱秦柳，柳之視秦，爲之奴隸而不足者，何可相提並論哉！

三八

少游詞最深厚、最沈著，如『柳下桃蹊，亂分春色到人家。』思路幽絕，其妙令人不能思議，較『郴江幸自遶郴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？』之語，尤爲入妙。世人動訾秦七，真所謂井蛙謗海也。

三九

少游滿庭芳諸闋，大半被放後作。戀戀故國，不勝熱中，其用心不逮東坡之忠厚，而寄情之遠、措語之工，則各有千古。

四〇

少游名作甚多，而俚詞亦不少，去取不可不慎。

四一

張誕云：『少游多婉約，子瞻多豪放，當以婉約爲主。』此亦似是而非，不關痛癢語也。誠能本諸忠厚，而出以沈鬱，豪放亦可，婉約亦可，否則豪放嫌其粗魯，婉約又病其纖弱矣。

四二

方回詞，胸中眼中，另有一種傷心說不出處：全得力於楚騷，而運以變化，允推神品。

四三

方回詞極沈鬱，而筆勢卻又飛舞，變化無端，不可方物，吾烏乎測其所至？

四四

方回踏莎行 荷花云：『斷無蜂蝶慕幽香，紅衣脫盡芳心苦。』下云：『當年不肯嫁東風，無端卻被秋風誤。』此詞騷情雅意，哀怨無端，讀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，何以淚墮。浣溪沙云：『記得西樓凝醉眼，昔年風物似而今，只無人與共登臨。』只用數虛字盤旋唱歎，而情事畢現，神乎技矣！世弟賞其『梅子黃時雨』一章，猶是耳食之見。

四五

浣溪沙結句貴情餘言外，含蓄不盡。如吳夢窗之『東風臨夜冷於秋』，賀方回之『行雲可是渡江難』，皆耐人玩味。



四六

毛澤民詞，意境不深，間有雅調。晁無咎則有意蹈揚湖海，而力又不足。於此中真消息，皆未夢見。

四七

詞至美成，乃有大宗，前收蘇秦之終，後開姜史之始，自有詞人以來，不得不推爲巨擘。後之爲詞者，亦難出其範圍。然其妙處，亦不外沈鬱頓挫。頓挫則有姿態，沈鬱則極深厚。既有姿態，又極深厚，詞中三昧，亦盡於此矣。

四八

今之談詞者，亦知尊美成。然知其佳，而不知其所以佳。正坐不解沈鬱頓挫之妙。彼所謂佳者，不過人云亦云耳！摘論數條於後，清真面目，可見一斑。

四九

美成詞，極其感慨，而無處不鬱，令人不能遽窺其旨。如蘭陵王柳云：『登臨望故國，誰識京華倦客。』二語是一篇之主。上有『隋堤上，曾見幾番，拂水飄綿送行色』之句，暗伏『倦客』之根，是其法密處。故下接



云：『長亭路，年去歲來，應折柔條過千尺。』久客淹留之感，和盤托出。他手至此，以下便直抒憤懣矣。『美成則不然，『閒尋舊蹤迹』一疊，無一語不吞吐。只就眼前景物，約略點綴，更不寫淹留之故，卻無處非淹留之苦。直至收筆云：『沈思前事，似夢裏，淚暗滴。』遙遙挽合，妙在纔欲說破，便自咽住，其味正自無窮。六醜薔薇謝後作云：『爲問家何在』，上文有『悵客裏光陰虛擲』之句，此處點醒題旨，既突兀，又綿密，妙只五字束住。下文反覆纏綿，更不糾纏一筆，卻滿紙是羈愁抑鬱，且有許多不敢說處，言中有物，吞吐盡致。大抵美成詞，一篇皆有一篇之旨，尋得其旨，不難迎刃而解，否則病其繁碎重複，何足以知清真也？

## 五〇

美成詞，有前後若不相蒙者，正是頓挫之妙。如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上半闋云：『人靜烏鴉自樂，小橋外，新綠濺濺。凭欄久，黃蘆苦竹，擬泛九江船。』正擬縱樂矣，下忽接云：『年年，如社燕，飄流瀚海，來寄修椽。且莫思身外，長近樽前。憔悴江南倦客，不堪聽，急管繁絃。歌筵畔，先安枕簟，容我醉時眠。』是烏鴉雖樂，社燕自苦，九江之船，卒未嘗泛。此中有多少說不出處；或是依人之苦，或有患失之心。但說得雖哀怨，卻不激烈，沈鬱頓挫中，別饒蘊藉。後人爲詞，好作盡頭語，令人一覽無餘，有何趣味？

## 五一

美成菩薩蠻上半闋云：『何處望歸舟，夕陽江上樓。』思慕之極，故哀怨之深。下半闋云：『深院捲簾看，應

憐江上寒。』哀怨之深，亦忠愛之至。似此不必學温偉，已與温偉一鼻孔出氣。

五二

美成齊天樂云：『綠蕪彫盡臺城路，殊鄉又逢秋晚。』傷歲暮也。結云：『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斂。』幾於愛惜寸陰，日暮之悲，更覺餘於言外。此種結構，不必多費筆墨，固已意無不達。

五三

美成詞，有似拙實工者。如玉樓春結句云：『人如風後入江雲，情似雨餘黏地絮。』上言人不能留，下言情不能已，呆作兩譬，別饒姿態，卻不病其板，不病其纖，此中消息難言。

五四

美成詞，操縱處有出人意表者。如浪淘沙慢一闕，上二疊寫別離之苦，如『掩紅淚，玉手親折』等句，故作瑣碎之筆。至末段云：『羅帶光銷紋衾疊，連環解，舊香頓歇。怨歌永，瓊壺敲盡缺。恨春去不與人期，弄夜色，香餘滿地梨花雪。』蓄勢在後，驟雨飄風，不可遏抑。歌至曲終，覺萬彙哀鳴，天地變色。老杜所謂『意慙關飛動，篇終接混茫』也。

五五

美成解語花元宵後半闕云：『因念帝城放夜，望千門如畫，嬉笑遊冶。鈿車羅帕相逢處，自有暗塵隨馬。年光是也，惟只見舊情衰謝。清漏移，飛蓋歸來，從舞休歌罷。』縱筆揮灑，有水逝雲卷，風馳電掣之感。

五六

美成夜飛鵲云：『何意重經前地，遺鈿不見，斜徑都迷。兔葵燕麥，向斜陽影與人齊。但徘徊班草，欷歔醅酒，極望天西。』哀怨而渾雅，白石揚州慢一闕，從此脫胎，超處或過之，而厚意微遜。

五七

美成小令，以警動勝，視飛卿色澤較淡，意態卻濃。溫韋之外，別有獨至處。

五八

陳子高詞，婉雅閒麗，暗合溫韋之旨，晁無咎毛澤民万俟雅言等，遠不逮也。

五九

陳簡齋無住詞，未臻高境。惟臨江仙云：『憶昔午橋橋上飲，坐中都是豪英。長溝流月去無聲。杏花疏影裏，吹笛到天明。二十餘年成一夢，此身雖在堪驚。閒登小閣眺新晴。古今多少事，漁唱起三更。』筆意超曠，逼近大蘇。

六〇

朱希真『春雨細如塵』一闋，饒有古意。至漁父五篇，雖爲泉文所賞，然譬彼清流之中雜以微塵。如四章結句『有何人留得』，五章結句『有何人相識』，一經道破，轉嫌痕迹，不如並渾去爲妙。余最愛其次章結句云：『昨夜一江風雨，都不曾聽得。』此中有真樂，未許俗人問津。又三章結句云：『經過子陵灘半，得梅花消息。』靜中生動，妙合天機，亦先生晚遇之兆。

六一

辛稼軒，詞中之龍也，氣魄極雄大，意境卻極沈鬱。不善學之，流入叫囂一派，論者遂集矢於稼軒，稼軒不受也。

六二

稼軒詞如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、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、浪淘沙山寺夜作、瑞鶴軒南澗雙溪樓等類，才氣雖雄，不免粗魯。世人多好讀之，無怪稼軒為後世叫囂者作俑矣。讀稼軒詞者，去取嚴加別白，乃所以愛稼軒也。

六三

稼軒詞，自以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一篇為冠。沈鬱蒼涼，跳躍動盪，古今無此筆力。詞云：『綠樹聽鶉鴉，更那堪杜鵑聲住，鶉鴉聲切。啼到春歸無啼處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間離別。馬上琵琶關塞黑，更長門翠輦辭金闕。看燕燕，送歸妾。將軍百戰身名裂。向河梁回頭萬里，故人長絕。易水蕭蕭西風冷，滿座衣冠似雪。正壯士怨歌未徹。啼鳥還知如許恨，料不啼清淚長啼血。誰伴我，醉明月。』詞選云：『茂嘉蓋以得罪謫徙，故有是言。』

六四

稼軒水調歌頭諸闕，直是飛行絕迹。一種悲憤忼慨，鬱結於中，雖未能痕迹消融，卻無害其為渾雅，後人未易摹倣。

六五

稼軒詞彷彿魏武詩，自是有大本領大作用人語。

六六

稼軒詞着力太重處，如破陣子爲陳同甫賦壯詩以寄之、水龍吟過南澗雙溪樓等作，不免劍拔弩張。余所愛者，如『紅蓮相倚深如怨，白鳥無言定是愁。』又『不知筋力衰多少，但覺新來懶上樓。』又『城中桃李愁風雨，春在溪頭薺菜花』之類，信筆寫去，格調自蒼勁，意味自深厚。不必劍拔弩張，洞穿已過七札，斯爲絕技。

六七

稼軒鷓鴣天云：『卻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。』衰而壯，得毋有烈士暮年之慨耶？

六八

稼軒臨江仙後半闋云：『別浦鯉魚何日到，錦書封恨重重。海棠花下去年逢。也應隨分瘦，忍淚覓殘紅。』婉雅芊麗，稼軒亦能爲此種筆路，真令人心折。

六九

稼軒蝶戀花元日立春云：『今歲花期消息定，只愁風雨無憑準。』蓋言榮辱不定，遷謫無常。言外有多少哀怨，多少疑懼。

七〇

稼軒『更能消幾番風雨』一章，詞意殊怨，然姿態飛動，極沈鬱頓挫之致。起處『更能消』三字，是從千回萬轉後倒折出來，真是有力如虎。

七一

稼軒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一章，用意用筆，洗脫溫韋殆盡，然大旨正見脗合。

七二

稼軒最不工綺語，『尋芳草』一章固屬笑柄，即『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。』及『玉觴淚滿卻停觴，怕酒似，郎情薄。』亦了無餘味。惟『尺書如今何處也，綠雲依舊無蹤迹。』又『芳草不迷行客路，垂楊只礙離人目。』為婉妙。然可作無題，亦不定是綺言也。



七三

陳同甫豪氣縱橫，稼軒幾爲所挫。而龍川詞一卷，合者寥寥，則去稼軒遠矣。

七四

同甫水調歌頭云：『堯之都，舜之壤，禹之封。於中應有，一箇半箇恥臣戎。』精警奇肆，幾於握拳透爪，可作中興露布讀，就詞論則非高調。

七五

劉改之蔣竹山皆學稼軒者，然僅得稼軒糟粕，既不沈鬱，又多支蔓，詞之衰，劉蔣爲之也。板橋論詞云：『少年學秦柳，中年學蘇辛，老年學劉蔣。』真是盲人道黑白，令我捧腹不禁。

七六

改之全學稼軒皮毛，不則即爲沁園春等調，淫詞褻語，汙穢詞壇；即以豔體論，亦是下品，蓋叫囂淫冶，兩失之矣。



七七

竹山詞，外強中乾。細看來，尙不及改之。竹垞詞綜，推爲南宋一家，且謂其源出白石，欺人之論，吾未敢信。

七八

竹山詞，多不接處。如賀新郎云：『竹几一燈人做夢』，可稱警句。下接云：『嘶馬誰行古道』，合上下文觀之，不解所謂。即云託諸夢境，無源可尋，亦似接不接。下云：『起搔首窺星多少』，蓋言夢醒。下云：『月有微黃籬無影』，又是警句。下接云：『挂牽牛數朵青花小，秋太淡，添紅棗。』此三句無味之極，與通首詞意，均不融洽，所謂外強中乾也。古人脫接處，不接而接也；竹山不接處，乃真不接也。大抵劉蔣之詞，未嘗無筆力，而理法氣度，全不講究，是板橋心餘輩所祖，乃詞中左道。有志復古者，當別有會心也。

七九

張安國詞，熱腸鬱思，可想見其爲人。劉後村則感激豪宕，其詞與安國相伯仲，去稼軒雖遠，正不必讓劉蔣。世人多好推劉蔣，直以爲稼軒後勁，何耶？

八〇

黃思憲知稼翁詞，氣和音雅，得味外味，人品既高，詞理亦勝。宋六十一家詞選中載其小令數篇，洵風雅之正聲，溫韋之真脈也。余最愛其菩薩蠻云：『高樓日斷南來翼，玉人依舊無消息。愁緒促眉端，不隨衣帶寬。』萋萋天外草，何處春歸早。無語凭闌干，竹聲生暮寒。』時公在泉幕，有懷汪彥章，以當路多忌，故託玉人以見意。又卜算子云：『寒透小窗紗，漏斷人初醒。翡翠屏閒拾落釵，背立殘釭影。欲去更踟躕，離恨終難整。隴首流泉不忍聞，月落雙溪冷。』時公赴召道過延平，有歌妓追論舊事，即席賦此。遠韻深情，無窮幽怨。

八一

知稼翁以與趙鼎善，爲秦檜所忌，至竄之嶺南。其眼兒媚梅調和傅參議韻云：『一枝雪裏冷光浮，空自許清流。如今憔悴，蠻煙瘴雨，誰肯尋搜。昔年曾共孤芳醉，爭插玉釵頭。天涯幸有，惜花人在，杯酒相酬。』情見乎詞矣，而措語未嘗不忠厚。

八二

放翁詞，亦爲當時所推重，幾欲與稼軒頡頏。然粗而不精，枝而不理，去稼軒甚遠。大抵稼軒一體，後人

不易學步。無稼軒才力，無稼軒胸襟，又不處稼軒境地，欲於粗莽中見沈鬱，其可得乎？

八三

放翁詞，惟鵲橋仙夜聞杜鵑一章，借物寓言，較他作爲合乎古。然以東坡卜算子雁較之，相去殆不可道里計矣。

卷二

一

姜堯章詞，清虛騷雅，每於伊鬱中饒蘊藉，清真之勁敵，南宋一大家也。夢窗玉田諸人，未易接武。

二

南渡以後，國勢日非，白石目擊心傷，多於詞中寄慨。不獨暗香疏影二章，發二帝之幽憤，傷在位之無人也。特感慨全在虛處，無迹可尋，人自不察耳。感慨時事，發爲詩歌，便已力據上游。特不宜說破，只可用比興體，即比興中亦須含蓄不露，斯爲沈鬱，斯爲忠厚。若王子文之西河、曹西士之和作、陳經國之沁園春、方巨山之滿江紅、水調歌頭、李秋田之賀新涼等類，慷慨發越，終病淺顯。南宋詞人，感時傷事，纏綿溫厚者無過碧山，次則白石。白石鬱處不及碧山，而清虛過之。

三

白石詞，以清虛爲體，而時有陰冷處，格調最高。沈伯時譏其生硬，不知白石者也。黃叔暘歎爲美成所不及，亦漫爲可否者也。惟趙子固云：『白石詞家之申韓也』，真刺骨語。

#### 四

美成白石，各有至處，不必過爲軒輊。頓挫之妙，理法之精，千古詞宗，自屬美成。而氣體之超妙，則白石獨有千古，美成亦不能至。

#### 五

美成詞，於渾灑流轉中下字、用意，皆有法度，白石則如白雲在空，隨風變滅，所謂各有獨至處。

#### 六

白石揚州慢淳熙丙申至日過揚州云：『自胡馬窺江去後，廢池喬木，猶厭言兵。漸黃昏清角，吹寒都在空城。』數語寫兵燹後情景逼真，『猶厭言兵』四字，包括無限傷亂語。他人累千百言，亦無此韻味。

#### 七

白石長調之妙，冠絕南宋。短章亦有不可及者，如點絳脣丁未過吳淞作一闋，通首只寫眼前景物，至結處

云：『今何許，憑欄懷古。殘柳參差舞。』感時傷事，只用『今何許』三字提唱；『憑欄懷古』下僅以『殘柳』五字詠歎了之，無窮哀感，都在虛處。令讀者弔古傷今，不能自止，洵推絕調。

八

白石齊天樂一闋，全篇皆寫怨情，獨後半云：『笑籬落呼燈，世間兒女。』以無知兒女之樂，反襯出有心人之苦，最爲入妙。用筆亦別有神味，難以言傳。

九

白石湘月云：『暗柳蕭蕭，飛星冉冉，夜久知秋冷。』寫夜景高絕。點綴之工，意味之永，他手亦不能到。

一〇

白石詞，如『無奈若溪月』，又『喚我扁舟東下』，又『冷香飛上詩句』，又『高柳垂陰，老魚吹浪，留我花間住』等語，是開玉田一派，在白石集中只算雋句，尙非負高之境。

一一

白石石湖仙一闋，自是有感而作，詞亦超妙入神。惟『玉友金蕉，玉人金縷』八字，鄙俚纖俗，與通篇不類。正如賢人高士中著一儉父，愈覺俗不可耐。

一一一

白石翠樓吟武昌安遠樓成後半闕云：『此地宜有神仙，擁素雲黃鶴，與君遊戲。玉梯凝望久，歎芳草萋萋千里。天涯情味，仗酒祓清愁，花消英氣。』一縱一操，筆如遊龍，意味深厚，是白石最高之作。此詞應有所刺，特不敢穿鑿求之。

一一二

竹屋梅溪並稱，竹屋不及梅溪遠矣。梅溪全祖清真，高者幾於具體而微，論其骨韻，猶出夢窗之右。

一一三

彭駿孫云：『南宋詞人，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，當以史邦卿爲第一。昔人稱其分鑣清真，平睨方回，紛紛三變行輩，不足比數，非虛言也。』此論推揚太過，不當其實。三變行輩，信不足數，然同時如東坡少游，豈梅溪所能壓倒？至以竹屋竹山與之並列，是又淺視梅溪。大約南宋詞人，自以白石碧山爲冠，梅溪次之，夢窗玉田又次之，西麓又次之，草窗又次之，竹屋又次之，竹山雖不論可也。然則梅溪雖佳，亦何能超越白石，而與清真抗哉？



一五

梅溪東風第一枝立春，精妙處竟是清眞高境。張玉田云：『不獨措詞精粹，又且見時節風物之感。』乃深知梅溪者。余嘗謂白石梅溪，皆祖清眞，白石化矣，梅溪或稍遜焉。然高者亦未嘗不化，如此篇是也。

一六

梅溪詞，如『碧袖一聲歌，石城怨，西風隨去。滄波蕩晚，菰蒲弄秋，還重到斷魂處。』沈鬱之至。又『三年夢冷，孤吟意短，屢煙鐘津鼓。屐齒厭登臨，移橙後，幾番涼雨。』亦居然美成復生。又臨江仙結句云：『枉教裝得舊時多。向來簫鼓地，曾見柳婆婆。』慷慨生哀，極悲極鬱。較『臨斷岸，新綠生時。是落紅，帶愁流處』之句，尤爲沈至。此種境界，却是梅溪獨絕處。

一七

梅溪玉蝴蝶云：『一笛當樓，謝娘懸淚立風前。』幽怨似少游，清切如美成，合而化矣。

一八

竹屋詞最雋快，然亦有含蓄處。抗行梅溪則不可，要非竹山所及。



竹屋『春風吹綠湖邊草』一章，純用比意，爲集中最純正最深婉之作。他如賀新郎梅之『開遍西湖春意爛，算羣花正作江山夢。吟思怯，暮雲重。』此類不過聰俊語耳，無關大雅。

## 二〇

陳唐卿云：『竹屋梅溪詞，要是不經人道語，其妙處，少游美成亦未及也。』此論殊謬。夫梅溪求爲少游美成而不足者，竹屋則去之愈遠，烏得謂周秦所不及？且作詞只論是非，何論人道與不道？若不觀全體，不究本原，徒取一二聰明新巧語，遂歎爲少游美成所不能及，是亦妄人也已矣！

## 二一

夢窗在南宋，自推大家，惟千古論夢窗者，多失之誣。尹惟曉云：『求詞於吾宋，前有清真，後有夢窗，此非予之言，四海之公言也。』爲此論者，不知置東坡少游方回白石等於何地？沈伯時云：『夢窗深得清真之妙，但用事下語太晦處，人不易知。』其實夢窗才情超逸，何嘗沈晦？夢窗長處，正在超逸之中見沈鬱之意，所以異於劉蔣輩，烏得轉以此爲夢窗病？至張叔夏云：『吳夢窗如七寶樓臺，眩人眼目，拆碎下來，不成片段。』此論亦余所未解。竊謂：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，以詩而論，如太白『牛渚西江夜』一篇，卻合此

境；詞惟東坡水調歌頭近之。若夢窗詞，合觀通篇，固多警策，即分摘數語，亦自入妙，何嘗不成片段耶？總之，夢窗之妙，在超逸中見沈鬱，不及碧山梅溪之厚，而才氣較勝。

一一一

張皋文詞選，獨不收夢窗詞，以蘇辛爲正聲，卻有巨識。而以夢窗與耆卿山谷改之輩同列，不知夢窗者也。至董氏續詞選，祇取夢窗唐多令憶舊游兩篇，此二篇絕非夢窗高詣。唐多令一篇，幾於油腔滑調，在夢窗集中，最屬下乘。續選獨取此兩篇，豈故收其下者以實皋文之言耶？董毅爲皋文外孫。謬矣！

一一二

夢窗高陽臺落梅一篇，既幽怨，又清虛，幾欲突過中仙詠物諸篇，是集中最高之作，詞選何以不錄？

一一三

夢窗精於造句，超逸處，則仙骨珊珊，洗脫凡豔；幽索處，則孤懷耿耿，別締古歡。如高陽臺落梅云：「宮粉彫痕，仙雲墮影，無人野水荒灣。古石埋香，金沙鎖骨連環。南樓不恨吹橫笛，恨曉風千里關山。半飄零，庭上黃昏，月冷闌干。」又云：「細雨歸鴻，孤山無限春寒。」瑞鶴仙云：「怨柳淒花，似曾相識。西風破屐。林下路，水邊石。」祝英臺近除夜立春云：「翦紅情，裁綠意，花信上釵股。殘日東風，不放歲華去。」又

春日客龜溪遊勝園云：『綠暗長亭，歸夢趁風絮。』水龍吟惠山泉云：『豔陽不到青山，淡煙冷翠成秋苑。』滿江紅殿山湖云：『對兩蛾猶鎖，怨綠煙中。秋色未教飛盡雁，夕陽長是墜疏鐘。』點絳脣試燈夜初晴云：『情如水，小樓薰被，春夢笙歌裏。』又云：『征衫貯，舊寒一縷。淚濕風簾絮。』鶯啼序云：『暝堤空，輕把斜陽，總還鷗鷺。』八聲甘州游靈巖云：『箭徑酸風射眼，膩水染花腥。』又云：『連呼酒，上琴臺去，秋與雲平。』俱能超妙入神。

## 二五

夢窗賦女鬪體調思佳客云：『釵燕攏雲睡起時，隔牆折得杏花枝。青春半面妝如畫，細雨三更花欲飛。情輕愛別舊相知，斷腸青冢幾斜暉。亂紅一任風吹起，結習空時不點衣。』又題華山女道士扇調蝶戀花云：『北斗秋橫雲鬢影，鶯羽衣輕，腰減青絲剩。』一曲遊仙聞玉磬，月華深處人初定。十二闌干和笑凭，風露生寒，人在蓮花頂。睡重不知殘酒醒，層城幾度啼鴉暝。』又題藕花洲尼扇調醉落魄云：『春溫紅玉，纖衣學翦嬌鴉綠。夜香燒短銀屏燭，偷擲金錢，重把寸心卜。』此三句亦平常淺熟，意雖非惡劣，究屬疲庸，不謂夢窗蹈之。翠深不礙鴛鴦宿，採菱誰記當時曲。青山南畔紅雲北，一葉波心，明滅淡妝束。』此類命題，皆不大雅，金應珪挾詞中三蔽，似此亦在佻詞之列，故爲臬文所不取。然用意造句，仙思鬼境，兩窮其妙。余錄入閑情集中，不忍沒古人之美也。

二六

夢窗金縷曲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云：『華表月明歸夜鶴，問當時花竹今如此。枝上露，濺清淚。』後疊云：『此心與東君同意，後不如今今非昔。兩無言相對滄浪水。懷此恨，寄殘醉。』感慨身世，激烈語，偏說得溫婉，境地最高。若文及翁之『借問孤山林處士，但掉頭笑指梅花蕊。天下事，可知矣。』不免有張眉努目之態。

二七

陳西麓詞，和平婉雅，詞中正軌。張叔夏云：『詞欲雅而正，志之所之。一爲物所役，則失其雅正之音。近代陳西麓所作，平正亦有佳者。』夫平正則難見其佳，平正而有佳者，乃真佳也。求之於詩，『十九首』後，其惟陶淵明乎？詞惟西麓近之。有志於古者，三復西麓詞，一切流蕩忘反之失，不化而化矣。

二八

西麓詞在中仙夢窗之間。沈鬱不及碧山，而時有清超處；超逸不及夢窗，而婉雅猶過之。

二九

西麓八寶妝起句云：『望遠秋平。』起四字便耐人思，卻似日湖漁唱詞境，用作西麓全集讚語，亦無不可。

三〇

西麓八寶妝云：『琴心錦意暗懶，又爭奈西風吹恨醒。』其有感於爲制置司參議官時乎？然不肯仕元之意，已決於此矣。正不必作激烈語。

三一

西麓綺羅香秋雨云：『滴入愁心，秋似玉樓人瘦。煙檻外，催落梧桐。帶西風，亂捎鴛鴦。』字字鍾鍊，卻極和雅。又醉江月云：『隔岸人家砧杵急，微寒先到簾鉤。』又玉樓春云：『斜陽一片水邊樓，紅葉滿大江上路。』又蝶戀花柳云：『寂寞情懷如中酒，攀條恨結東風手。』又云：『悵望章臺愁轉首，畫欄十二東風舊。』俱耐人玩味。

三二

西麓亦是取法清真，集中和美成者，十有二三，想見服膺之意。特面目全別，此所謂脫胎法。

三三

西麓西湖十詠，多感時之語，時時寄託，忠厚和平，真可亞於中仙，下視草窗十闋，直不足比數矣。如探春

蘇堤春曉云：『搔首捲簾看，認何處六橋煙柳。』秋霽平湖秋月云：『對西風憑誰問取，人間那得有今夕。應笑廣寒宮殿窄，露冷煙澹，還看數點殘星，兩行新雁，倚樓橫笛。』掃花游雷峯夕照云：『可惜流年，付與朝鐘暮鼓。』蕙山溪花港觀魚云：『宮溝泉滑，怕有題紅句。鈎餌已忘機，都付與人間兒女。濠梁興在，鷗鷺笑人癡。三湘夢，五湖心，雲水蒼茫處。』齊天樂南屏晚鐘云：『御苑煙花，宮斜露草，幾度西風彈指。』似此之類，皆令人思，讀之既久，其味彌長。諸詞作於景定癸亥歲，閱十餘年宋亡矣。『三湘夢』三句推開說，先生其有遺世之心乎？

三四

周公謹詞，刻意學清真，句法字法，居然合拍。惟氣體究去清真已遠，其高者可步武梅溪，次亦平視竹屋。

三五

公謹木蘭花慢西湖十景十章，不過無謂游詞耳。蓉塘詩話獨賞之，何也？

三六

公謹一萼紅登蓬萊閣有感一闋，蒼茫感慨，情見乎詞，當爲草窗集中壓卷，雖使美成白石爲之，亦無以過，



惜不多觀耳。詞云：『步深幽，正雲黃天淡，雪意未全休。鑑曲寒沙，茂林煙草，俯仰今古悠悠。歲華晚，飄零漸遠，誰念我，同載五湖舟。磴古松斜，厓陰苔老，一片清愁。回首天涯歸夢，幾魂飛西浦，淚灑東州。故國山川，故園心眼，還似王粲登樓。最負他秦鬟妝鏡，好江山何事此時游。爲喚狂吟老監，共賦銷憂。』

三七

公謹獻仙音雪香亭梅云：『一片古今愁，但廢綠平煙空遠。無語消魂，對斜陽衰草淚滿。又西泠殘笛，低送數聲春怨。』即杜詩『回首可憐歌舞地』之意。以詞發之，更覺淒惋。水龍吟白蓮云：『擎露盤深，憶君涼夜，暗傾鉛水。想鴛鴦正結，梨雲好夢，西風冷，還驚起。』詞意兼勝，似此亦居然碧山矣。

三八

草窗絕妙好詞之選，並不能強人意，當是局於一時聞見，即行采入，未窺各人全豹耳。不得以草窗所輯，一概尊之。紀文達立論好是古非今，絕妙好詞一編，歎爲篇篇皆善，未免以耳代目。且如殷璠所選河嶽英靈集，以唐人選唐詩，而庸陋謬妄，不可言狀，文達亦賞之，尤屬不解。

三九

王碧山詞，品最高，味最厚，意境最深，力量最重，感時傷世之言，而出以纏綿忠愛，詩中之曹子建，杜子美也。詞人有此，庶幾無憾。

四〇

南宋詞家，白石碧山，純乎純者也。梅溪夢窗玉田輩，大純而小疵，能雅不能虛，能清不能厚也。

四一

詞法之密，無過清真。詞格之高，無過白石。詞味之厚，無過碧山。詞壇三絕也。

四二

詩有詩品，詞有詞品。碧山詞，性情和厚，學力精深，怨慕幽思，本諸忠厚，而運以頓挫之姿，沈鬱之筆；論其詞品，已臻絕頂，古今不可無一，不能有二。

四三

白石詞，雅矣正矣，沈鬱頓挫矣。然以碧山較之，覺白石猶有未能免俗處。



四四

少游美成，詞壇領袖也。所可議者，好作豔語，不免於俚耳。故大雅一席，終讓碧山。

四五

碧山詞，觀其全體，固自高絕，即於一字一句間求之，亦無不工雅。瓊枝寸寸玉，旃檀片片香，吾於詞見碧山矣，於詩則未有所遇也。

四六

看來碧山爲詞，只是忠愛之忱，發於不容已，並無刻意爭奇之意，而人自莫及，此其所以爲高。

四七

詞選云：『碧山詠物諸篇，並有君國之憂。』自是確論。讀碧山詞者，不得不兼時勢言之，亦是定理。或謂不宜附會穿鑿，此特老生常談，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古人詩詞，有不容穿鑿者，有必須考鏡者，明眼人自能辨之。否則徒爲大言欺人，彼方自謂識超，吾直笑其未解。

四八

碧山詠物諸篇，固是君國之憂。時時寄託，卻無一筆犯複，字字貼切故也。就題論題，亦覺躊躇滿志。

四九

碧山天香龍涎香一闋，莊希祖云：『此詞應爲謝太后作，前半所指，多海外事。』此論正合余意。惟後疊云：『苟令如今漸老，總忘卻尊前舊風味。』必有所興，但不知其何所指，讀者各以意會可也。

五〇

碧山南浦春水云：『簾影蘸樓陰，芳流去，應有淚珠千點。滄浪一舸，斷魂重唱蘋花怨。』寄慨處，清麗紆徐，斯爲雅正。又慶宮春水仙云：『歲華相誤，記前度湘泉怨別。哀絃重聽，都是淒涼，未須彈徹。』後疊云：『國香到此誰憐，烟冷沙昏，頓成愁絕。』結云：『試招仙魄，怕今夜瑤簪凍折。攜盤獨出，空想咸陽，故宮落月。』淒涼哀怨，其爲王清惠作乎？又無悶雪意後半闋云：『清致，情無似。有照水南枝，已攙春意。誤幾度憑欄，莫愁凝睇。應是梨雲夢好，未肯放東風來人世。待翠管吹破蒼茫，看取玉壺天地。』無限怨情，出以渾厚之筆。惟『南枝』句中含譏刺，當指文溪松雪輩。

碧山眉嫵高陽臺慶清朝三篇，古今絕構，詞選取之，確有特識。眉嫵新月云：『漸新痕懸柳，澹彩穿花，依約破初暝。便有團圓意，深深拜，相逢誰在香徑。畫眉未穩，料素娥猶帶離恨。最堪愛，一曲銀鈎小，寶簾挂秋冷。千古盈虧休問，歎漫磨玉斧，難補金鏡。太液池猶在，淒涼處，何人重賦清景。故山夜永，試待他窺戶端正。看雲外山河，還老桂花舊影。』詞選云：『此喜君有恢復之志，而惜無賢臣也。』高陽臺詞選云：此題應是梅花。後半闕云：『江南自是離愁苦，況遊驄古道，歸雁平沙。怎得銀箋，殷勤與說年華。如今處處生芳草，縱憑高不見天涯。更消他幾度東風，幾度飛花。』詞選云：『此傷君臣晏安，不思國恥，天下將亡也。』慶清朝榴花後半闕云：『誰在舊家殿閣，自太眞仙去，掃地春空。朱旛護取，如今應誤花工。顛倒絳英滿徑，想無車馬到山中。西風後，尙餘數點，還勝春濃。』詞選云：『此言亂世尙有人才，惜世不用也，不知其何所指。』右上三章，一片熱腸，無窮哀感，『小雅怨誹不亂』，諸詞有焉。以視白石之暗香疏影，亦有過之無不及。詞至是乃蔑以加矣。

## 五二

碧山水龍吟諸篇，感慨沈至。詠牡丹云：『自眞妃舞罷，謫仙賦後，繁華夢，如流水。』詠海棠云：『歎黃州一夢，燕宮絕筆，無人解，看花意。』感寓中出以騷雅之筆，入人自深。詠白蓮云：『太液荒寒，海山依約，

斷魂何許。』又云：『三十六陂煙雨，舊淒涼向誰堪訴。如今漫說，仙姿自潔，芳心更苦。』寫出幽貞，意者亦指清惠乎？詠落葉云：『渭水風生，洞庭波起，幾番秋杪。想重崖半沒，千峯盡出，山中路，無人到。』筆意幽冷，寒芒刺骨，其有慨於崖山乎？

五三

碧山齊天樂諸闕，哀怨無窮，都歸忠厚，是詞中最上乘。詠螢云：『漢苑飄苔，秦陵墜葉，千古淒涼不盡。何人爲省。但隔水餘輝，傍林殘影。』詠歎蒼茫，深人無淺語。『隔水』二句，意者其指帝昺乎？詠蟬首章云：『短夢深宮，向人猶自訴憔悴。』言中有物，其指全太后祝髮爲尼事乎？後疊云：『病葉難留，纖柯易老，空憶斜陽身世。窗明月碎，甚已絕餘音，尙遺枯蛻。鬢影參差，斷魂清鏡裏。』意境雖深，然所指卻瞭然在目。次章起句云：『一襟餘恨宮魂斷。』下云：『鏡暗妝殘，爲誰嬌鬢尙如許。』合上章觀之，此當指王昭儀改裝女冠。後疊云：『銅仙鉛淚如洗，歎移盤去遠，難貯零露。病翼驚秋，枯形閱世，消得斜陽幾度。餘音更苦，甚獨抱清商，頓成淒楚。』字字淒斷，卻渾雅不激烈。『餘音』數語，或有感於『太液芙蓉』一闕乎？

五四

碧山贈秋崖道人西歸調齊天樂云：『冷煙殘水山陰道，家家擁門黃葉。』一起令人魂銷。又云：『換盡秋芳，想渠西子更愁絕。』亦不堪多誦。後疊云：『短褐臨流，幽懷倚石，山色重逢都別。』黍離麥秀之悲，『山色』六

字，淒絕警絕；覺『國破山河在』，猶淺語也。下云：『江雲凍折。算只有梅花，尙堪攀折。』此亦必有所指，骨韻高絕。玉田感傷處，亦自雅正，總不及碧山之厚。

### 五五

讀碧山詞，須息心靜氣沈吟數過，其味乃出。心粗氣浮者，必不許讀碧山詞。

### 五六

碧山『洗芳林夜來風雨』一闕，花外集中，惟此篇最疏快。風骨稍低，情詞卻妙。

### 五七

碧山八六子云：『漫淡卻，蛾眉晨妝慵掃。寶釵蟲散，繡衾鸞破。當時暗水和雲泛酒，空山留月聽琴。料如今，門前數重翠陰。』宛雅幽怨，殊耐人思。又一萼紅赤城山中題梅花卷云：『疏萼無香，柔條獨秀，應恨流落人間。』後半云：『重省嫩寒清曉，過斷橋流水，問訊孤山。冰骨微銷，塵衣不浣，相見還誤輕攀。未須訝東南倦客，掩鉛淚看了又重看。故國吳天樹老，雨過風殘。』身世之感，君國之恨，一一可見。疏影梅云：『籬根分破東風恨，又夢入水孤雲闊。』後疊云：『幾度黃昏，忽到窗前，重想故人初別。蒼蚪欲捲漣漪去，漫蛻卻連環香骨。』高陽臺云：『屢卜佳期，無憑卻怨金錢。何人寄與天涯信，趁東風，急整歸船。縱飄零』

滿院楊花，猶是春前。』幽情苦緒，味之彌永。

五八

『翠華不向苑中來，可是年年惜露臺。水際春風寒漠漠，官梅卻作野梅開。』高似孫過聚景園詩也，可謂淒怨。碧山法曲獻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韻云：『層綠峨峨，纖瓊皎皎，倒壓波痕清淺。過眼年華，動人幽意，相逢幾番春換。記喚酒尋芳處，盈盈褪妝晚。已銷黯，況淒涼近來離思，應忘卻，明月夜深歸鞚。佳萼一枝春，恨東風人似天遠。縱有殘花酒，灑征衣鉛淚都滿。但殷勤折取，自遣一襟幽怨。』較高詩更覺淒婉。

五九

碧山花犯苔梅云：『二花兩蕊破蒙茸，依依似有恨，明珠輕委。雲臥穩，藍衣正，護春顛顛。羅浮夢，半蟾挂曉，么鳳冷，山中人乍起。』筆意幽索，得屈宋遺意。

六〇

少陵每飯不忘君國，碧山亦然。然兩人負質不同，所處時勢又不同。少陵負沈雄博大之才，正值唐室中興之際，故其爲詩也悲以壯。碧山以和平中正之音，卻值宋室敗亡之後，故其爲詞也哀以思。推而至於國風離騷則一也。



六一

碧山望梅云：『翦玉裁冰，已占斷江南春色。恨風前素豔，雪裏暗香，偶成拋擲。』寄慨往事，必有所指。後半云：『如今眼穿故國，待拈花弄蕊，時話思憶。想隴頭依約飄零，甚千里芳心，杳無消息。粉怯珠愁，又只恐吹殘羌笛。正斜飛，半窗曉月，夢回隴驛。』惓惓故國，忠愛之心，油然而感人，作少陵詩讀可也。

六二

詞法莫密於清真，詞理莫深於少游，詞筆莫超於白石，詞品莫高於碧山，皆聖於詞者。而少游時有俚語，清真白石間亦不免，至碧山乃一歸雅正。後之爲詞者，首當服膺勿失；一切游詞濫語，自無從犯其筆端。

六三

詞有碧山，而詞乃尊。否則以爲詩之餘事，遊戲之爲耳。必讀碧山詞，乃知詞所以補詩之闕，非詩之餘也。

六四

草窗與碧山，相交最久，然絕妙好詞中，所選碧山諸篇，大半皆碧山次乘，轉有負於碧山。

六五

張玉田詞，如并翦哀梨，爽豁心目，故誦之者多，至謂可與白石老仙相鼓吹。仇仁近語。惟精警處多，沈厚處少，自是雅音，尙非白石之匹。

六六

玉田詞感傷時事，與碧山同一機軸，只是沈厚不及碧山。

六七

玉田以春水一詞得名，用冠詞集之首。此詞深情綿邈，意餘於言，自是佳作。然尙非樂笑翁壓卷，知音者審之。

六八

兩宋詞人，玉田多所議論，其所自著，亦可收南宋之終。沈厚微遜碧山，其高者頗有姜白石意趣，後遂鮮有知音矣。

六九



玉田工於造句，每令人拍案叫絕。如憶舊遊大都長春宮云：『古臺半壓琪樹，引袖拂寒星。』結云：『鶴衣散影都是雲。』壺中天夜渡古黃河云：『扣舷歌斷，海蟾飛上孤白。』渡江雲山陰久客寄王菊存云：『山空天入海，倚樓望極，風急暮潮初。』湘月山陰道中云：『疏風迎面，溼衣原是空翠。』清平樂云：『只有一枝梧葉，不知多少秋聲。』甘州饒沈克道並寄趙學舟云：『短夢依然江表，老淚灑西州。一字無題處，落葉都愁。』後疊云：『折蘆花贈遠，零落一身秋。』又前調饒草窗西歸云：『料瘦筇歸後，閑鎖北山雲。』臺城路爲湖天賦云：『夜氣浮山，晴暉蕩目，無尋秋處。』又前調寄太白山人陳又新云：『虛沙動月。歎千里悲歌，唾壺敲缺。』後疊云：『迴潮似咽，送一點愁心，故人天末。』江影沈沈，夜涼鷗夢闊。』長亭怨饒菊泉云：『記橫笛玉關高處。萬疊沙寒，雪深無路。』西子妝江上云：『楊花點點是春心，替風前萬花吹淚。』結云：『漫依依，愁落鵲聲萬里。』又憶舊遊寄友云：『一葉江心冷，望美人不見，隔浦難招。舊時認得鷗鷺，重過月明橋。』又前調登蓬萊閣云：『海日生殘夜，看臥龍和夢，飛入秋冥。還聽水聲東去，山冷不生雲。』此類皆精警無匹，然不及碧山處正在此。蓋碧山已幾於渾化，並無驚奇可喜之句，令人歎賞，所以爲高，所以爲大。

## 七〇

玉田邁陂塘後半闕云：『休重省，莫問山中秦晉，桃源今度難認。林間却是長生路，一笑元非捷徑。深更靜，待散髮吹簫，鶴背天風冷。憑高露飲，正碧落塵空。光搖半壁，月在萬松頂。』沈鬱以清超出之，飄飄有凌雲之意，沖厚雖不及碧山，然自出草窗西麓上。

七一

玉田高陽臺西湖春感一章，淒涼幽怨，鬱之至，厚之至，與碧山如出一手。樂笑翁集中，亦不多覩。詞云：『接葉巢鶯，平波卷絮，斷橋斜日歸船。能幾番游，看花又是明年。東風且伴薔薇住，到薔薇春已堪憐。更淒然，萬綠西冷，一抹荒煙。當年燕子知何處，但苔深韋曲，草暗斜川。見說新愁，如今也到鷗邊。無心再續笙歌夢，掩重門淺醉閒眠。莫開簾，怕見飛花，怕聽啼鵑。』

七二

玉田長亭怨餞菊泉後半闕云：『同去，釣珊瑚海樹。底事便成行旅。煙迷斷浦，更幾點戀人飛絮。如今又京國尋春，定應被薇花留住。且莫把孤愁，說與當時歌舞。』時菊泉將復之蘄北，數語微而多諷。結二語自明其不仕之志，似此亦不讓碧山。

七三

玉田三姝媚送舒亦山云：『賀監猶存，還散迹千巖風露。』君國恨，離別感，言外自見。又云：『莫趁江湖鷗鷺。怕太乙爐煙，暗銷鉛虎。』又云：『布襪青鞋，休誤入桃源深處。』語帶箴規，耐人尋味，便似中仙最高之作。大抵讀玉田詞者，貴取其沈鬱處。徒賞其一字一句之工，遂驚歎欲絕，轉失玉田矣。

七四

碧山玉田多感時之語，本原相同，而用筆互異。碧山沈鬱處多，超脫處少，玉田反是。終以沈鬱爲勝。

七五

草窗西麓碧山玉田同時並出，人品亦不甚相遠。四家之詞，沈鬱至碧山止矣。而玉田之超逸，西麓之澹雅，亦各出其長以爭勝，要皆以忠厚爲主，故足感發人之性情。草窗雖工詞，而感寓不及三家之正，本原一薄，結構雖工，終非正聲也。

七六

當時草窗盛負詞名，玉田次之，碧山西麓名則不逮，即後世知之者亦不過數人。然千載下自有定論，一時得失，何足重輕。

七七

李賀房木蘭花慢送客云：『吟邊喚回夢蝶，想故山薇長已多年。』後疊云：『留連漫聽燕語，便江湖夜雨隔燈前。』此詞絕有感慨，絕妙好詞中失載，見公謹浩然齋雅談。

七八

葛長庚詞，一片熱腸，不作閒散語，轉見其高。其賀新郎諸闋，意極纏綿，語極俊爽，可以步武稼軒，遠出竹山之右。

七九

李易安詞，獨闢門徑，居然可觀，其源自從淮海大晟來，而鑄語則多生造，婦人有此，可謂奇矣。

八〇

易安聲聲慢一闋，連下十四疊字，張正夫歎爲公孫大娘舞劍手，且謂本朝非無能詞之士，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。然此不過奇筆耳，並非高調，張氏賞之，所見亦淺。又『寵柳嬌花』之句，黃叔暘歎爲前此未有能道之者。此語殊病纖巧，黃氏賞之亦謬。宋人論詞，且多左道，何怪後世紛紛哉！

八一

易安佳句，如一翦梅起七字云：『紅藕香殘玉簟秋』，精秀特絕，真不食人間煙火者。

八二

易安武陵春後半闕云：『聞說雙溪春尙好，也擬汎輕舟。只恐雙溪舴艋舟，載不動，許多愁。』又凄婉，又勁直，觀此益信易安無再適趙汝舟事，即風人豈不爾思，畏人之多言意也。投綦公一啓，後人僞撰以誣易安耳。

### 八三

易安賣花聲云：『簾外五更風，吹夢無蹤。畫樓重上與誰同？記得玉釵斜撥火，寶篆成空。回首紫金峯，雨潤燁濃。一江春浪醉醒中。留得羅襟前日淚，彈與征鴻。』凄豔不忍卒讀，其爲德父作乎？

### 八四

朱晦庵謂：宋代婦人能文者，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。魏夫人詞筆，頗有超邁處，雖非易安之敵，然亦未易才也。

### 八五

朱淑真詞，才力不逮易安，然規模唐五代，不失分寸。如年年玉鏡臺及春已半等篇，殊不讓和凝李珣輩。惟骨韻不高，可稱小品。

卷三

一  
金代詞人，自以吳彥高爲冠，能於感慨中饒伊鬱，不獨組織之工也。同時尙吳蔡體，然伯堅非彥高匹。

二

陶九成云：『近世所謂大曲，蘇小小蝶戀花、蘇東坡念奴嬌、晏叔原鷓鴣天、柳耆卿雨霖鈴、辛稼軒摸魚子、吳彥高春草碧、蔡伯堅石州慢、張子野天仙子、朱淑真生查子、鄧千江望海潮。』按其中惟稼軒摸魚子一篇，爲古今傑作，叔原鷓鴣天，爲豔體中極致，餘亦泛泛，不知當時何以並重如此。余獨愛彥高人月圓 宴張侍御家有感云：『南朝千古傷心地，還唱後庭花。舊時王謝，堂前燕子，飛入人家。恍然在遇，天姿勝雪，宮鬢堆鴉。』江州司馬青衫淚溼，同是天涯。『感激豪宕，不落小家數。』洪景廬云：『先公在燕山，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，出侍兒佐酒。中有一人，意狀摧抑可憐，叩其故，乃宣和殿小宮姬也。坐客翰林直學士



吳激，作詞記之，聞者揮涕。『中州樂府云：「彥高賦此時，宇文叔通亦賦念奴嬌，先成，而頗近鄙俚，及見彥高作，茫然自失。是後人有求作樂府者，叔通即批云：「吳郎近以樂府名天下，可往求之。」」

### 三

金詞於彥高外，不得不推遺山。遺山詞刻意爭奇求勝，亦有可觀。然縱橫超逸，既不能爲蘇辛；騷雅清虛，復不能爲姜史。於此道可稱別調，非正聲也。

### 四

元代尙曲，曲愈工而詞愈晦，周秦姜史之風，不可復見矣。

### 五

元詞日就衰靡，愈趨愈下。張仲舉規撫南宋，爲一代正聲，高者在草窗西麓之間，而真氣稍遜。

### 六

仲舉詞，樹骨甚高，寓意亦遠，元詞之不亡者，賴有仲舉耳。然欲求一篇如梅溪碧山之沈厚，則不可得矣。

七

仲舉綺羅香雨中舟次直上云：『水閣雲窗，總是慣曾經處。曾信有客裏關河，又怎禁夜深風雨。』此則刻意爲白石，沖味微減，姿態卻饒。又水龍吟蓼花云：『瘦葦黃邊，疏蘋白外，滿汀煙穩。』『黃邊白外』四字，亦新奇。又云：『船窗雨後，數枝低入，香零粉碎。不見當年，秦淮花月，竹西歌吹。』係以感慨，意境便厚。『船窗』數語，亦是畫所不到。但看來已是元詞，去宋人已遠。

八

虞道園詞筆頗健，似出仲舉之右。然所作寥寥，規模未定，不能接武南宋諸家。惟『報道先生歸也，杏花春雨江南』一語，卻有自然風韻。

九

倪元鎮人月圓云：『傷心莫問前朝事，重上越王臺。鷓鴣啼處，東風草綠，殘照花開。悵然孤嘯，青山故國，喬木蒼苔。當時明月，依依素影，何處飛來。』風流悲壯，南宋諸鉅手爲之，亦無以過，詞豈以時代限耶？



詞至於明，而詞亡矣。伯溫季迪，已失古意。降至升庵輩，句琢字鍊，枝枝葉葉爲之，益難語於大雅。自馬浩瀾施閬仙輩出，淫詞穢語，無足置喙。明末陳人中，能以穠豔之筆，傳淒婉之神，在明代便算高手。然視國初諸老，已難同日而語，更何論唐宋哉。

二

伯溫臨江仙云：『鏡中綠髮漸無多，淚如霜後葉，撼撼下庭柯。』以開國元勳，而作此衰感語，蓋已兆胡維庸之禍矣。

三

高季迪沁園春雁云：『隴塞間關，江湖冷落，莫戀遺梁猶在田。須高舉，教弋人空慕，雲海茫然。』託意高遠，先生能言之，而終自不免，何耶？

三

用修小令，合者有五代人遺意，而時雜曲語，令讀者短氣。

一四

陳臥子山花子云：『楊柳淒迷曉霧中，杏花零落五更鐘。寂寂景陽宮外月，照殘紅。蝶化綵衣金縷盡，蟲銜畫粉玉樓空。惟有無情雙燕子，舞東風。』淒麗近南唐二主，詞意亦哀以思矣。又江城子後半闕云：『楚宮吳苑草茸茸，戀芳叢，繞游蜂。料得來年，相見畫屏中。人自傷心花自笑，憑燕子，罵東風。』亦綿邈淒惻。

一五

葉小鸞詞筆哀豔，不減朱淑真，求諸明代作者，尤不易覩也。

一六

有明三百年中，習倚聲者，不乏其人；然以沈鬱頓挫四字繩之，竟無一篇滿人意者，真不可解。

一七

國初諸老，同時傑出，幾欲上掩兩宋。然才力有餘，沈厚不足。蓋一代各有專長，宋詞已成絕技，後世不能相加也。

國初多宗北宋，竹垞獨取南宋，分虎符曾佐之，而風氣一變。然北宋南宋，不可偏廢。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，固是高絕，北宋如東坡少游方回美成諸公，亦豈易及耶？況周秦兩家，實爲南宋導其先路，數典忘祖，其謂之何？

北宋去溫韋未遠，時見古意，至南宋則變態極焉。變態既極，則能事已畢，遂令後之爲詞者，不得不刻意求奇，以至每況愈下，蓋有由也。亦猶詩至杜陵，後來無能爲繼。而天地之奧，發洩既盡，古意亦從此漸微矣。

吳梅村詞，雖非專長，然其高處，有令人不可捉摸者。此亦身世之感使然，否則徒爲「難得今宵是乍涼」等語，乃又一馬浩瀾耳。

梅村如夢令云：『誤信鵲聲枝上，幾度樓頭西望。薄倖不歸來，愁殺石城風浪。無恙，無恙，牢記別時模樣。』低回婉轉，中有怨情，不當作綺語讀。次章云：『小閣焚香獨坐，撼撼紙窗風破。女伴有誰來，管領春愁一箇。無那，無那，斜壓翠衾還臥。』此中亦見怨情，當與上章參看。

二二

東坡詞豪宕感激，忠厚纏綿，後人學之，徒形粗魯。故東坡詞不能學，亦不必學。惟梅村高者，有與老坡神似處，可作此翁後勁。如滿江紅諸闋，頗爲暗合。『松栝凌寒』、『滿目山川』、『沽酒南徐』三篇，尤見筆意。即閒情之作，如臨江仙逢舊結句云：『姑蘇城外月黃昏，綠窗人去住，紅粉淚縱橫。』哀豔而超脫，直是『皮山七竟。迦陵學蘇辛，畢竟不似。』

二三

賀新郎病中有感一篇，梅村絕筆也。悲感萬端，自怨自艾。千載下讀其詞，思其人，悲其遇。固與牧齋不同，亦與芝麓輩有別。

二四

梁棠村詞尙穠豔，語必和平，自是福澤人聲口，然論詞未爲高妙。

二五

漁洋小令，能以風韻勝，仍是做七絕慣技耳。然自是大雅，但少沈鬱頓挫之致。昔人謂漁洋詞爲詩掩，抑又過矣。

二六

漁洋詞含蓄有味，但不能沈厚，蓋含蓄之意境淺，沈厚之根柢深也。彼力量薄者，每以含蓄爲深厚，遂自謂效法北宋，亦吾所不取。

二七

漁洋偷聲木蘭花春情寄白下故人後半闕云：『方山亭下江南路，畫槩凌波從此去。十四樓空，萬葉千花淚眼中。』淒麗而古雅，惜不多觀。又鳳凰臺上憶吹簫和漱玉詞云：『鏡影圓冰，釵痕卻月，日光又上樓頭。正羅幃夢覺，紅褪綳鉤。睡眠初醒未起，夢裏事，尋憶難休。人不見，便須含淚，強對殘秋。悠悠，斷鴻南去，便瀟湘千里，好爲儂留。』又『斜陽聲遠，過盡西樓。顛倒相思難寫，空望斷南浦雙眸。傷心處，青山紅樹，萬點新愁。』思深意苦，幾欲駕易安上之，衍坡集中，亦僅見此篇。

二八

曹升六珂雪詞，在國初諸老中，最爲大雅。才力不逮朱陳，而取徑較正。國朝不乏詞家，四庫獨收珂雪，良有以也。

二九

升六詞，余最愛其掃花遊春雪一篇，如云：『一夜梅花，暗落西窗似雨。飄搖去。試問逐風，歸到何處。』又云：『擁斷關山，知有離人獨苦。漫凝竚，聽寒城數聲譙鼓。』綿雅幽細，斟酌於美成梅溪碧山公謹而出之者。

三〇

容若飲水詞，在國初亦推作手，較東白堂詞脩世兩撰，似更閒雅。然意境不深厚，措詞亦淺顯。余所賞者，惟臨江仙寒柳第一闕及天仙子淶水亭秋夜、酒泉子謝卻荼蘼一篇三篇耳，餘俱平行。又菩薩蠻云：『楊柳乍如絲，故園春盡時。』亦淒惋，亦閒麗，頗似飛卿語，惜通篇不稱。又太常引云：『夢也不分明，又何必催教夢醒。』亦頗淒警，然意境已落第二乘。

錢湘瑟工爲豔詞，造語尤妙。如憶少年云：『小屏殘燭，小窗殘雨，小樓殘夢。銖衣已煙散，只蕩蕪香重。』雅麗語能入幽境，意味便永。然亦僅在皮毛上求深厚，非吾所謂深厚也。

三二

丁飛濤亦工爲豔詞，較周冰持爲和雅，然亦只是做得面子好，不足爲詞壇重也。

三三

毛會侯浣雪詞，刻翠裁紅，務求新穎，丁飛濤之流亞也。總不免染花間草堂陋習。

三四

彭羨門詞，意境較厚，但不甚沈著，仍是力量未足。

三五

羨門詞，長調小令，均有可觀，而小令爲勝。憶王孫寒食、蘇幕遮雙江寄家信等篇，頗得北宋人遺韻。

三六



吳蘭次詞，調和音雅，情態亦濃，詞中小品也。竹垞謂其似陳西麓，亦漫爲許與之論。

三七

蘭次小令，亦不能脫草堂窠臼。長調間作壯浪語，如滿江紅醉吟云：『髀肉晚銷燕市馬，鄉心秋冷揚州鶴。』又云：『海上文章蘇玉局，人間遊戲東方朔。』蘭次與迦陵結異姓昆季，似此亦頗類迦陵也。

三八

西堂詞曲，擅名一時，然皆不見佳。力量既薄，意境亦淺；專恃一二聰明語，以爲新奇獨得之秘，不值有識者一笑。

三九

西堂小令最不佳，除浣溪沙清明悼亡兩闕及菩薩蠻病中有感第二闕外，合者寥寥；長調稍可，壯語工於綺語也。

四〇

西堂菩薩蠻丁巳九月病中有感八章，源出溫韋，身世興衰之感，略見於此，而詞意不免淺顯。如『負負欲何言，



饑來難叩門。』又『濃笑寫官銜，排行無二三。』又『歎息返柴廬，當門立吏胥。』又『白髮影婆娑，秋風鬼病多。』又『何物返魂丹，空囊無一錢。』又『何處度餘年，除非離恨天。』等句，全失忠厚之旨。若暗含情事，而出以幽窈之思、渾雅之筆，便是飛卿復作。余惟愛其次章云：『六宮闈掃芙蓉鏡，君王偶愛飛蓬鬢。殿脚惜空同，昭陽天幾重。』江南春雨晚，紅豆新歌滿。流落杜秋娘，琵琶憶上皇。』讀之令人淚下。王漁洋題展成新樂府云：『南苑西風御水流，殿前無復按梁州。飄零法曲人間遍，誰付當年菊部頭。』又云：『猿臂丁年出塞行，灞陵醉尉莫相輕。旗亭被酒何人識，射虎將軍右北平。』其年壽悔庵六十詞云：『曾經天語憐才，如今老卻凌雲手。』又云：『長樂笙簫，連昌花竹，可堪回首。』皆當與此篇參看。吳蘭次太守跋其後云：『阮生失路，澆淚無端；屈子問天，寄愁何處？水以不平而激，木因有鬱而奇，情有所之，理固然矣。吾友悔庵，文高於命，宦薄於名。豔曲三章，欲醉沈香之酒；奇才兩字，不分歸院之燈。孤竹崖前，空隨射虎，百花洲上，徒共眠鷗。劉公幹高臥清漳，王仲宣哀吟荆楚；爰以沈鬱之意，寫爲穠麗之音，此病中八首所由作也。夫生而識字，即種愁根，長解言文，原非善氣；惺惺自合人奴，咄咄何堪令僕，吾儕若此，復何怪耶？子善吹簫，請命小紅而按曲；我爲拔劍，聊浮大白以倚聲。』可謂深得悔庵心者。

#### 四一

西堂亦好爲豔詞，多聰明纖巧語，殊乖大雅。『不敢罵檀郎，喃喃咒杜康。』『笑擲竹夫人，無端一面暝。』之類，皆足令人噴飯。

四二

西堂好作聰明語，害人最深。小有才者，一索而得，終身陷入苦海矣。

四三

顧華峯詞，全以情勝，是高人一著處。至其用筆，亦甚圓朗，然不悟沈鬱之妙，終非上乘。

四四

華峯賀新郎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兩闋，只如家常說話，而痛快淋漓，宛轉反覆，兩人心迹，一一如見，雖非正聲，亦千秋絕調也。詞云：『季子平安否？便歸來，生平萬事，那堪回首。行路悠悠誰慰藉，母老家貧子幼，記不起從前杯酒。魑魅擇人應見慣，料輸他覆雨翻雲手。冰與雪，周旋久。淚痕莫滴牛衣透，數天涯，依然骨肉，幾家能彀。比似紅顏多薄命，更不如今還有，只絕塞苦寒難受。廿載包胥承一諾，盼烏頭馬角終相救。置此札，君懷袖。』次章云：『我亦飄零久。十年來深恩負盡，死生師友。夙昔齊名非忝竊，試看杜陵消瘦，曾不減夜郎僂僂。薄命長辭知己別，問人生到此淒涼否？千萬恨，爲兄剖。兄生辛未我丁丑，共些時，冰霜摧折，早衰蒲柳。詞賦從今須少作，留取心魂相守，但願得河清人壽。歸日急翻行戍稿，把空名料理傳身後。言不盡，觀頓首。』二詞純以性情結撰而成，悲之深，慰之至，丁寧告戒，無一

字不從肺腑流出，可以泣鬼神矣。

#### 四五

西河經術湛深，而作詩卻能謹守唐賢繩墨，詞亦在五代宋初之間。但造境未深，運思多巧，境不深尙可，思多巧則有傷大雅矣。

#### 四六

西河相見歡云：『愁思遠，拋金翦，唾殘絨。羞殺鴛鴦銜去一絲紅。』風蝶令詞草云：『藏得宜男，臨賽又躊躇。』此類極有思致，雖未至於流蕩，總不免纖小。

#### 四七

葉元禮詞，直是女兒聲口。如『生小畫眉分細繭，近來綰髻學靈蛇。妝成不耐合歡花。』又『蝶粉蜂黃拚付與，淺顰深笑總難知。教人何處懺情癡。』又『羅裙消息落花知』，又『清波一樣淚痕深』，又『此生有分是相思』等句，纖小柔媚，皆無一毫丈夫氣，宜其天亡也。

#### 四八

徐電發詞，當時盛負重名，至於流傳海外，可謂榮矣。其規模北宋，卻有似處。惟氣格不高，祇堪作晏歐流亞，至周秦深處，尙未夢見。

四九

電發鳳樓梧春草云：『綠遍天涯無半縫，憐伊歲歲和愁種。』語絕淒麗，然視君復聖俞兩詞，已下一格，去歐公少年游一篇，何可以道里計。

五〇

樊榭論詞云：『獨有藕漁工小令，不教賀老占江南。』余觀孫友詞，色澤有餘，措詞亦閒雅，雖不能接武方回，固出電發之右。

五一

嚴孫友雙調望江南云：『歌婉轉，風日渡江多。柳帶結煙留淺黛，桃花如夢送橫波。一覺嬾雲窩。曾幾日，輕扇掩纖羅。白髮黃金雙計拙，綠陰青子一春過。歸去意如何。』情詞雙絕，似此真有賀老意趣。

五二

竹垞詞疏中有密，獨出冠時，微少沈厚之意。其自題詞集云：『不師秦七，不師黃九，倚新聲玉田差近。』夫秦七黃九，豈可並稱？師玉田不師秦七，所以不能深厚。不知秦七，亦何能知玉田？彼所知者，玉田之表耳。師玉田而不師其沈鬱，是買櫝還珠也。

### 五三

昔人謂夢窗之密，玉田之疏，必兼之乃工。就形骸而論，竹垞似能兼之矣。然余則云：『夢窗疏處，高過玉田，而密處不及。』與古人之言正相反，書之以俟識者。

### 五四

竹垞長亭怨慢雁云：『結多少悲秋儔旅，特地年年，北風吹度。紫塞門孤，金河月冷，恨誰訴，迴江枉渚，也只戀江南住。』感慨身世，以淒切之情，發哀婉之調，既悲涼，又忠厚，是竹垞直逼玉田之作，集中亦不多見。漁洋秋柳詩云：『相逢兩雁皆愁侶，好語西烏莫夜飛。』同此哀感。一時和作，所以遠不逮者，不在詞語之不工，在所感之不同耳。

後人更欲妄爲訾議，亦弗思甚矣。○新城秋柳四章，純是滄桑之感。國朝定鼎燕京，新城已十歲矣。相逢兩雁，實有所指也。

### 五五

竹垞江湖載酒集，灑落有致；茶煙閣體物集，組織甚工；蕃錦集，運用成語，別具匠心，然皆無甚大過人處。

惟靜志居琴趣一卷，盡掃陳言，獨出機杼。豔詞有此，匪獨晏歐所不能，即李後主牛松卿亦未嘗夢見，真古今絕構也。惜託體未爲大雅。

五六

吾於竹垞，獨取其豔體。蓋論詞於兩宋之後，不容過刻，節取可也。

五七

竹垞靜志居琴趣一卷，生香真色，得未曾有，前後次序，略可意會，不必穿鑿求之。

五八

竹垞摸魚子云：『粉墻青，蚪檐百尺，一條天色催暮。洛妃偶值無人見，相送襪塵微步。教且住。攜玉手，潛行莫惹冰苔仆。芳心暗訴。認香霧鬢邊，好風衣上，分付斷魂語。雙栖燕，歲歲花時飛度。阿誰花底催去。十年鏡裏樊川雪，空裊茶煙千縷。離夢苦。渾不省，鎖香金篋歸何處。小池枯樹。算只有當時，一丸冷月，猶照夜深路。』情詞俱臻絕頂，擺脫綺羅香澤之態，獨饒仙豔，自非仙才不能。

五九



董文友蘇幕遮諸篇，皆能曲折傳神，撲入深處，詞中之妖也。學詞者一入其門，念頭差錯，終身不可語於大雅矣。同時如梅村阮亭迦陵菌次蛟門程村西堂西銘荔裳顧庵輩，多心折蓉渡詞，每首下各綴以評語，亦不可解。

六〇

周冰持亦好作綺語，不過花影之流亞耳，尙不足爲妖也。

六一

彭駿孫見沈去矜董文友詞，謂泥犁中皆若人，故無俗物。去矜亦花影之餘，冰持之匹，不及文友之工。

六二

國初詞家，斷以迦陵爲巨擘。後人每好揚朱而抑陳，以爲竹垞獨得南宋真脈。嗚呼！彼豈真知有南宋哉！庸耳俗目，不值一笑也。

六三

迦陵詞氣魄絕大，骨力絕遒，填詞之富，古今無兩。只是一發無餘，不及稼軒之渾厚沈鬱。然在國初諸老



中，不得不推爲大手筆。

六四

迦陵詞，沈雄俊爽，論其氣魄，古今無敵手。若能加以渾厚沈鬱，便可突過蘇辛，獨步千古。惜哉！

六五

蹈揚湖海，一發無餘，是其年短處，然其長處亦在此。蓋偏至之詣，至於絕後空前，亦令人望而卻步，其年亦人傑矣哉。

六六

迦陵詞，不患不能沈，患在不能鬱。不鬱則不深，不深則不厚；發揚蹈厲，而無餘蘊，究屬粗才。

六七

迦陵詞，惟江南春和倪雲林原韻一章，最爲和厚，全集三十卷僅見此篇。詞云：『風光三月連櫻筍，美人躊躇白日靜。小屏空翠颭東風，不見其餘見衫影。無端料峭春閨冷，忽憶青鸞別鄉井。長將妾淚灑紅巾，願作征夫車畔塵。人歸遲，春去急，雨絲滿院流光溼。錦書道遠嗟奚及，坐守吳山一春碧。何日功成還

馬邑，雙倚琵琶花樹立。夕陽飛絮化爲萍，攬之不得徒營營。『怨深思厚，深得風人之旨。』

### 六八

其年詞極壯浪，所少者沈鬱。余最愛其月華清後半闕云：『如今光景難尋，似晴絲偏脆，水煙終化。碧浪朱欄，愁殺隔江如畫。將半帙南國香詞，做一夕西窗閑話。吟寫，被淚痕占滿，銀箋桃帕。』淋漓飛舞中，仍不失爲雅正，於宋人中，逼近美成。

### 六九

其年諸短調，波瀾壯闊，氣象萬千，是何神勇。如點絳脣云：『悲風吼，臨洛驛口。黃葉中原走。』醉太平云：『估船運租，江樓醉呼。西風流落丹徒。想劉家寄奴。』好事近云：『別來世事一番新，只吾徒猶昨。』話到英雄失路，忽涼風索索。『清平樂云：『不見長洲苑裏，年年落盡宮槐。』平叙中峯巒忽起，力量最雄。板橋心餘輩，極力騰踔，終不能望其項背。

### 七〇

其年西江月云：『神仙將相詎難爲，萬事取之以氣。』偏論亦是快論至論，大言炎炎，我爲起舞。

七一

其年醉落魄詠鷹云：『寒山幾堵，風低削碎中原路。秋空一碧無今古。醉袒貂裘，略記尋呼處。男兒身手和誰賭，老來猛氣還軒舉。人間多少閒狐兔。月黑沙黃，此際偏思汝。』聲色俱厲，較杜陵『安得爾輩開其羣，驅出六合梟鸞分』之句，更爲激烈。

七二

其年夜遊宮秋懷四章，字字精悍。如云：『短狐悲，瘦猿愁，啼破冢。又無數蟲吟古磚縫。料今宵，靠屏風，無好夢。』又『秋氣橫排萬馬，盡屯在長城墻下。每到三更素商瀉。溼龍樓，帶鴛機，迷爵瓦。』又『箭與鴉鷓快，側秋腦角鷹愁態。』又『一派明雲薦爽，秋不住碧空中響。』正如千將出匣，寒光逼人。

七三

其年感皇恩晚涼雜憶六章，皆追憶舊遊之作，不言感慨，而感慨亦見。首章結句云：『二年渾一夢，揚州路。』四章結句云：『燕丹門下客，皆安在？』收束處一則大雅，一則沈雄。

七四

其年滿江紅諸闕，縱筆所之，無不雄健。如爲陳九之子題扇云：『生子何須李亞子，少年當學王晏首。對君家兩世溼青衫，吾衰醜。』又謁程崑崙『上黨地爲天下脊，使君文在先秦上。』又何端明先生筵上『被酒我思張子布，臨江不見甘興霸。只春潮濺雪白人頭，堪悲咤。』竹垞亦有『乞食肯從張子布，舉杯但屬甘興霸』之句，氣概稍遜，精警則一。又過邯鄲道上呂仙祠示曼殊『枕裏功名鷄鹿塞，刀頭富貴麒麟塚。』下云：『萬事關河人欲老，一生花月情偏重。算兩人今日到邯鄲，寧非夢。』又和韻『萬里秋從西極到，千年淚向南樓灑。』又贈蔭次『開口會能求相印，吾生詎向溝中死。終不然鬻畚華山陰，尋吾子。』又自封邱北岸渡河至汴梁『一派灰飛官渡火，五更霜灑中原血。』又『閱盡江山真欲舞，算來人物誰堪罵。』東南耕下云：『一朵菊花人伏枕，半庭荳葉秋除架。』又送葉桐初還東阿『風吼軍都山忽紫，雨收督亢天全綠。』下云：『建業雲山通地肺，姑蘇煙水連天目。』此類皆極蒼涼、亦極雄麗，真才人之筆。

### 七五

迦陵汴京懷古十首，措語極健，可作史傳讀。板橋金陵十二闕，高者可稱後勁，心餘則去此遠矣。

### 七六

汴京諸作，論筆勢之森竦，自推官渡一篇。而樊樓一章，最見作意。後四語云：『風月不須愁變換，江山到處堪歌舞。恰西湖甲第又連天，申王府。』悲憤之詞，偏出以熱鬧之筆，反言以譏之也。

七七

其年秋日經信陵君祠一闋後半云：『今古事，堪悲詫。身世恨，從牽惹。倘君而尚在，定憐余也。我詎不如毛薛輩，君寧甘與原管亞。歎侯嬴老淚苦無多，如鉛瀉。』慨當以慷，不嫌自負，如此弔古，可謂神交冥漠。

七八

其年水調歌頭諸闋，英姿颯爽，行氣如虹，不及稼軒之神化，而老辣處時復過之，真稼軒後勁也。

七九

其年念奴嬌游京口竹林寺云：『長江之上，看枝峯蔓壑，盡饒霸氣。獅子寄奴生長處，一片雄山莽水。怪石崩雲，亂岡淋雨，下有鼉鼉睡。層層都挾，飛而食肉之勢。』英思壯采，何其橫霸如此。

八〇

其年沁園春諸詞，亦甚雄偉，登尉繚臺一闋，尤爲感慨沈至。

八一

其年沁園春最佳者，如題徐渭文鍾山梅花圖後半云：『如今潮打孤城，只尚女船頭月自明。歎一夜啼鳥，落花有恨，五陵石馬，流水無聲。尋去疑無，看來似夢。一幅生綃淚寫成。攜此卷，伴水天閒話，江海餘生。』情詞兼勝，骨韻都高，幾合蘇辛周姜爲一手。

八二

其年賀新郎調，填至一百三十餘首之多，每章俱於蒼莽中見骨力，精悍之色，不可逼視。第四韻尤能振拔，如『北固外晴江夜走，其上有秦時明月，簾以外秋星作伴。』皆是突接，精神更覺百倍。

八三

賀新郎如席上呈芝麓先生『話到英雄方矢志，老鶻飛來傑傑。又一半疏星明滅。歸去焚書應學劍，愛風毛雨遍千山雪。益智粽，竟何益。』筆勢亦如怒猊俊鷲。

八四

賀新郎有洞穿七札，筆力橫絕者，如『憶得危崖騰健鷲，咽秋燈夜半歌山鬼。風乍刮，鬢成蝟。』又『此意儘



佳那易遂，學龍吟屈煞牀頭鐵。風正吼，燭花裂。』又『醉倚江樓成一笑，總輸他，綉角東村子。牛背上，笛聲起。』又『粗飯濁醪吾事畢，傍東籬，且了黃花債。今古恨，漫興慨。』又『博望野花紅染血，訴行藏，風裏休悲咤。恐又震，昆陽瓦。』又『繡嶺宮前花似血，正秦川公子迷歸路。重酌酒，盡君語。』此類皆得未曾有，真是驚心動魄。

八五

其年贈何生鐵鐵小字阿黑，鎮江人，流寓泰州，精詩書、工篆刻。賀新郎一篇，飛揚跋扈，不可羈縛。詞云：『鐵汝前來者，曷不學雀刀龍笛，騰空而化。底事六州都鑄錯，辜負陰陽爐冶，氣上燭斗牛分野。小字又聞呼阿黑，詎王家處仲卿其亞。休放誕，人管罵。』蕭疏粉墨營邱畫，更雕鐫，漸臺威斗，鄴宮銅瓦。不值一錢疇惜汝，醉倚江樓獨夜，月照到寄奴山下。故國十年歸不得，舊田園總被寒潮打。思鄉淚，浩盈把。』一味橫霸，亦足雄跨一時。

八六

『萬馬齊瘖蒲牢吼』，此迦陵題珂雪詞語，然直似先生自品其詞，吾恐升六尚謙讓未遑也。其後疊云：『耳熱杯闌無限感，目送塞鴻歸盡。又眼底羣公袞袞。』其年胸中，不知吞幾許雲夢。下云：『作達放顛無不可，勸臨淄且傅當筵粉。城柝沸，夜烏緊。』悲極憤極，如聞其聲。



八七

其年送王正子之襄陽賀新郎一闋，前疊云：『立馬和君說，到襄陽，爲予先問，隆中諸葛。往日英雄潮打盡，怪煞怒濤崩雪，今古恨總多於髮。再問大堤諸女伴，白銅鞮可有閒風月。誰彈向，楚天瑟。』兩問奇絕，可謂目無一世。

八八

閑情之作，非其年所長，然振筆寫去，吐棄一切閒澹泛話，不求工而自工，才大者固無所不可也。如桂殿秋云：『凝情低詠年時句，人在東風二月初。』菩薩蠻彈琴云：『促柱鼓瀟湘，風吹羅帶長。』蝶戀花促坐云：『猶自眉峯煙不定，避人奩內添宮餅。』又跳索云：『鬢絲扶定相思子。』下云：『對漾紅繩低復起，明月光中，亂捲瀟湘水。』匿笑佳人聲不止，檀奴小絆花陰裏。』又圍爐云：『小院綠熊鋪褥厚，玉梅花下交三九。』下云：『招入繡屏閒寫久，斜送橫波，郎莫衣單否。袖裏任郎沾寶獸，雕龍手壓描鸞手。』又潛來云：『立久微聞輕歎息，春陰簾外天如墨。』換巢鸞鳳云：『飄盡楊花雨偏肥，摘來梅子春先瘦。』石州慢夏闌云：『起來慵繡，將泉戲瀉團荷，憐他葉嫩纔如掌。珠滑不成圓，卻添人閒想。』齊天樂紀夢云：『迴腸千縷。總些個情懷，舊時言語。』賀新郎和竹逸江村遇伎之作云：『我有紅綃無窮淚，彈與多情灼灼。悔則悔當初輕諾。十載雲英還未嫁，訴傷心撥盡琵琶索。』似此皆低回哀怨，情致纏綿。惟雲郎合巹詞，未免俚褻。

八九

或問其年竹垞，一時兩雄，不知置之宋人中，可匹誰氏？余曰：『此不可相提並論也，陳朱才力極富，求之宋名家，亦不多覩。而論其所造，則去宋賢甚遠。宋賢得其正，陳朱得其偏。宋賢得其精，陳朱得其粗。自詞有陳朱，而古意全失矣。』

九〇

近人懾於陳朱之名，以爲國朝冠冕。不知陳朱不過偏至之詣，有志於古者，尙宜取法乎上。烏絲載酒，聊存之以備一體可也。乃知讀書不可無才，尤不可無識。

九一

善爲詞者，貴久而愈新，不妨俟知音於千載後。陳朱之詞，佳處一覽了然，不能根柢於風騷，局面雖大，規模終隘也。

九二

二李詞絕相類，大約皆規模南宋，羽翼竹垞者；符曾較雅正，而才氣則分虎爲勝。

九三

符會詞，如好事近秦淮燈船云：『五十五船舊事，聽白頭人語。』高陽臺過拂水山莊感事云：『一濼東風，斜陽淡壓荒烟。』踏莎行金陵云：『遊人休弔六朝春，百年中有傷心處。』勝國之感，妙於淡處描寫，情味最永。

九四

分虎釣船笛云：『曾去釣江湖，腥浪黏天無際。淺岸平沙自好，算無如鄉里。從今只住鴨兒邊，遠或泛若水。三十六陂秋到，宿萬荷花裏。』別有感唱，於朱希真五篇外，自樹一幟。

九五

萬紅友香膽詞，頗多別調。語欠雅馴，音律亦多不協處，與所著詞律，竟如出兩人手，真不可解。

卷四

一

厲樊榭詞，幽香冷豔，如萬花谷中，雜以芳蘭，在國朝詞人中，可謂超然獨絕者矣。論者謂其沐浴於白石梅溪徐紫珊語，此亦皮相之見。大抵其年錫鬯太鴻三人，負其才力，皆欲於宋賢外別開天地，而不知宋賢範圍，必不可越。陳朱固非正聲，樊榭亦屬別調。

二

樊榭詞拔幟於陳朱之外，窈曲幽深，自是高境。然其幽深處，在貌而不在骨，絕非從楚騷來，故色澤甚饒，而沈厚之味，終不足也。

三

樊榭措詞最雅，學者循是以求深厚，則去姜史不遠矣。

四

樊榭國香慢素蘭云：『月中何限怨，念王孫草綠，孤負空香。冰絲初弄，清夜應訴悲涼。玉斲相思一點，算除是連理唐昌。閒階澹成夢，白鳳梳翎，寫影雲窗。』聲調清越，是其本色，亦是其所長。

五

樊榭百字令月夜過七里灘云：『萬籟生山，一星在水，鶴夢疑重續。欸音遙去，西巖漁父初宿。』無一字不清俊。下云：『林淨藏煙，峰危限月，帆影搖空綠。隨風飄蕩，白雲還臥深谷。』鍊字鍊句，歸於純雅，此境亦未易到也。

六

余最愛樊榭謁金門七月既望湖上雨後作云：『凭畫檻，雨洗秋濃人淡。隔水殘霞明冉冉，小山三四點。艇子幾時同汎，待折荷花臨鑑，日日綠盤疏粉豔。西風無處滅。』中有怨情，意味便厚，否則無病呻吟，亦不可必。

七

樊榭玉漏遲永康病中夜雨感懷云：『病與秋爭，葉葉碧梧聲顫。溼鼓山城暗數，更穿入溪雲千片。燈暈翦，似曾認我，茂陵心眼。』此詞似周草窗，而騷情雅意，更覺過之。

八

樊榭亦精於造句，如齊天樂云：『將花插帽。向第一峯頭，倚空長嘯。』高陽臺云：『祕翠分峯，凝花出土。』憶舊遊云：『遡溪流雲去，樹約風來，山翦秋眉。』下云：『又送蕭蕭響，盡平沙霜信，吹上僧衣。憑高一聲彈指，天地入斜暉。』齊天樂秋聲云：『微吟漸怯。訝籬豆花間，雨篩時節。獨自開門，滿庭都是月。』念奴嬌云：『起坐不離雲鳥外，倒影山無重數。柳寺移陰，葑田拖碧，花氣涼於雨。詩成猶未，送蟬吟破秋句。』下云：『月逗離聲前浦』，結云：『水荻搖曳煙路。』桃源憶故人螢云：『殘月剛移桐屋，一箇牆陰綠。』似此之類，自其外著者觀之，居然一樂笑翁矣。

九

太倉諸王皆工詞，漢舒尤爲傑出，次則小山。小山工爲綺語，才不高而情勝，措語亦自婉雅，無綺羅惡態。

小山詞，如『病容扶起淡黃時。』又『燕子尋人，巷口斜陽記不真。』又『一雙紅豆寄相思，遠帆點點看江路。』又『畫屏離思遠，羅袖淚痕濃。』又『一雙燕子夕陽中，莫銜殘鬢影，吹向落花風。』又『燈微屏背影，淚暗枕留痕。』又『小園春雨過，扶病問殘春。』又『眼波低翦篆絲風。』又『一彎愁思駐螺峯。』皆情詞淒婉，晏歐之流亞也。

一一

漢舒自是作手，惜其享年不永，未盡所長。其筆分甚高，如琵琶仙秋日遊金陵黃氏廢園云：『秋士心情，況遇著客裏西風落葉。惆悵側帽行來，隔溪景清絕。沒半點空香似夢，只幾簇野花誰折。莎雨寒幽，石煙荒淡，鶯蝶飛歇。試問取舊日繁華，有餅媪漿翁尙能說。道是廿年彈指，竟風光全別。真不信尋常亭榭，也例逐滄桑棋劫。何怪宋苑陳宮，荒帖弔月。』感慨蒼茫，結四語尤妙，他手每每倒說，意味轉薄。

一二

作詞貴於悲鬱中見忠厚，悲怨而激烈，其人非窮則天。漢舒詞如『浮生皆夢，可憐此夢偏惡。』又云：『看取西去斜陽，也如客意，不肯多耽擱。』沈痛迫烈，便成詞識，香雪所以不永年也。

一三



閑情之作，竹垞幾於仙矣，文友則妖也，香雪居二者之間。讀香雪詞，去取不可不慎。如踏莎行云：『落燈天似晚秋寒，病春人臥銷魂處。』又云：『夢中尋夢幾時醒，小橋流水東風路。』滿江紅云：『拂砌風輕鶯作態，穿簾雨細花無恙。』又云：『鬪草心情垂手立，兜鞵夢好低頭想。』永叔『倚闌無緒更兜鞵』，淺俗語耳，似此則婉雅矣。又云：『檻外紅新花有信，鏡中黃淡人微恙。』又云：『夢短易添清晝倦，書長慣費黃昏想。』又云：『架上牛衣紅淚在，夢中鸞信青天杳。』又云：『風榻茶煙秋病思，月簾花氣春愁料。』此類皆麗而有則，正不必讓小長蘆。

一四

香雪蘭陵王一闋，句句從對面寫來，直至結處云：『這般情景，怎教我，不念著。』一筆叫醒，戛然而止，用筆亦有龍跳虎臥之奇。

一五

陸南蘋白蕉詞四卷，全祖南宋，自是雅音，但無宋人之深厚，不耐久諷也。

一六

南蘋賣花聲後疊云：『昨夢碧峯疑，楚館叢祠，覺來心事阿誰知。三十六鱗遲寄與，空疊烏絲。』此詞絕沈

婉，真得南宋人消息，惜不多見。

一七

板橋詞，頗多握拳透爪之處，然卻有魄力，惜乎其未純也。若再加以浩瀚之氣，便可亞於迦陵。

一八

板橋賀新郎徐青藤草書云：『半生未掛朝衫領，狠秋風青衿剝去，禿頭光頸。只有文章書畫筆，無古無今獨逞。並無復自家門徑。拔取金刀眉目割，破頭顱血迸苔花冷。亦不是，人間病。』痛快之極，不免張眉努目。

一九

板橋金陵十二首，瓊瑜互見。惟胭脂井一篇，用筆最勝。余獨愛其滿江紅二句云：『碧葉傷心亡國柳，紅牆墮淚南朝廟。』淒涼哀怨，爲金陵懷古佳句。

二〇

其年詞沈雄悲壯，是本來力量如此；又加以身世之感，故涉筆便作驚雷怒濤，所少者沈厚之致耳。板橋心

餘未落筆時，先有意爲劉蔣，金剛努目，正是力量歎處。

一一

板橋詩境頗高，間有與杜陵暗合處，詞則已落下乘矣。然畢竟尙有氣魄，尙可支持。心餘則力弱氣粗，竟有支撐不住之勢。後人爲詞，學板橋不已，復學心餘，愈趨愈下，弊將何極耶！

一二

江研南詞，取法南宋，頗有一二神解處。南薌所得在貌，研南所得在神，吾終不以貌易神也。

一三

研南詞，如『只有東風，依依分綠上楊柳。』又柳影云：『誤了閨人，也曾描出春前怨。』宛雅幽怨，視少游碧山，幾於化矣。琢春詞在國朝不甚顯，然識者當相賞於風塵外也。

一四

研南八聲甘州久客揚州追思湖上清游之樂悽然有作云：『記蘇堤芳草翠輕柔，柳絲拂簾鉤。趁花風吹帽，扶藜買醉，正好清游。日落亂山銜紫，塔影挂中流。喚櫂穿波去，月滿船頭。不料嬉春散後，對白雲掛別，煙水都

愁。數那家池閣，曾嘯碧天秋。到而今歸期未穩，夢六橋飛滿舊鳧鷗。更初轉，猛驚回處，卻在揚州。』  
極寫清游之樂，便覺揚州俗塵可厭。『煙花三月下揚州』後，不可無此冷水澆背之作。

二五

江賓谷詞，亦得南宋人遺意，雖未臻深厚，卻與淺俗者迥別。

二六

研南學南宋，合者得其神理，賓谷學南宋，合者得其意趣；皆出陸南蕪之右，而皆未能深厚。

二七

張詰士當時頗以詩詞名，然其於詩太淺太薄，直似門外漢。詞則規模樂笑翁，間有合處。板橋詩勝於詞，四科則詞勝於詩，各取其長可也。

二八

江橙里詞清遠而蘊藉，沈沃田稱其『剡鉢肝腎，磨濯心志，苦心孤詣以爲詞，可謂難矣。』然余觀練溪漁唱，句琢字鍊，歸於純雅，只是不能深厚。蓋知學南宋，而不得其本原。本原何在，沈鬱之謂也。不本諸風騷，焉

得沈鬱？國朝詞家，多犯此病。故驟覽之，居然姜史復生，深求之，皆姜史之糟粕。惟陳迦陵兕吼熊啼，悍然不顧，雖非正聲，不得謂非豪傑士。

二九

旭東玉漏遲云：『似草春懷，又被東風吹徧。書劍天涯去後，何處覓試香庭院。簾半捲，怕聽杏梁雙燕。』寄慨處，婉雅幽怨，頗近西麓。

三〇

旭東木蘭花慢秋帆和樊榭結數語云：『空懸離愁渺渺，任西風送客自年年。畫出瀟湘數點，依稀沒入蒼煙。』空濛寂歷，橙里自非樊榭匹，而此詞殊不減也。

三一

史位存詞，寓纖穠於閒雅之中，流逸韻於楮墨之外，才力不逮陳朱，而雅麗紆徐，亦陳朱所不及，真陳朱勁敵也。

三二

其年詞最雄麗，竹垞則清麗，樊榭則幽麗，璞函則穠麗，位存則雅麗，皆一代豔才。位存稍得其正，而才氣微減。

### 三三

位存一萼紅桃花夫人廟云：『楚江邊，舊苔痕玉座，靈跡自何年。香冷虛壇，塵生寶曆，千秋難釋煩冤。指芳叢飄殘清淚，爲一生顏色悞嬋娟。恩怨前朝，興亡閒夢，回首凄然。似此傷心能幾，歎詩人一例，輕薄流傳。雨颯雲昏，無言有恨，凭欄罷鼓神絃。更休題章臺何處，伴湘波花木暗啼鵑。惆悵明璫翠羽，斷礎荒煙。』清虛騷雅，用意忠厚。『至竟息亡緣底事，可憐金谷墜樓人。』適形其輕薄耳。

### 三四

位存詞，如『團扇先秋生薄怨，小池風不斷。』神似溫韋語；然非其中真有怨情，不能如此沈至。故知沈鬱二字，不可強求也。

### 三五

位存采桑子云：『淚滴寒花，漸漸逢人說鬢華。』悲感語，說得和緩，便覺意味深長。南溪詞云：『舊識僧徒與酒徒，年來多半疎。』亦無叫囂惡習，然尙遜此和緩。

三六

位存臺城路云：『登臨倦了，只一點愁心，尙留芳草。斗酒新豐，而今慚愧說年少。』所詠亦淺顯在目，而措語卻深婉可諷。

三七

位存滿江紅云：『更不推辭花下酒，最難消受黃昏雨。』此種語，自是衝口而出，卻非天人兼到者不能。

三八

位存詞極淒婉，又極雅潔，短調如『千蝶帳深縈夢苦，倦拈紅豆調鸚鵡。』又『十二金堂小闌干，偏沒箇留儂處。』又『說與今年小樓中，第一夜聽春雨。』又『蕭蕭瑟瑟到天明，蟋蟀聲中燈一點。』又『人去月痕消。』皆極精妙。長調如『晴色漸甦梅柳，風和雪忽又闌珊。春情遠，千回萬轉，才肯到人間。』又『二十四橋邊，醉年時明月。』又『沾暮雨只有楊花，繫歸心不關芳草。』曲折哀婉，不必板學南宋，而意境亦勝。

三九

任淡存詞，措語婉妙，味亦雋永，可謂位存之亞，遂侔之匹。朱雲翔字遂侔，元和人，有蝶夢詞。同時張龍威，亦以



詞名，然有枝而不物之弊，不及任朱也。

#### 四〇

朱春橋，竹垞太史族孫也，其詞亦頗近秀水，而才力不逮。

#### 四一

過春山湘雲遺稿二卷，徜徉山水，綿邈無際，其筆意之騷雅，別於位存，近於樊榭。吳竹嶼稱其詞如『雪藕冰桃，沁人醉夢。』百餘年來，此調不復見矣。

#### 四二

湘雲詞每讀一過，餘音嫋嫋，不絕如縷。讀之既久，其味彌長。同時朱春橋、吳荀叔、朱秋潭、江聖言、汪對琴諸君，皆以詞名東南，然無出湘雲右者。

#### 四三

湘雲詞，如『幾點萍香鷗夢穩，柳棉吹盡春波冷。』又『回首桃源仙路迴，一聲欸乃川光冥。』又『數盡落花無語，黃昏雙燕還來。』又『香乍熱，簾微寒，魂銷似去年。』又『秋聲吹不盡，長笛月明中。』又『指點江山，斜陽

一片下平楚。』又『雙槳趁潮平，載取江雲歸去。』皆令人尋味不盡。

四四

湘雲詞，如『小雨啼花，深煙怨柳。』又『金碗生苔，漆燈無焰。』又『但山鬼吟秋，杜鵑啼雨。回首宮斜，白楊深夜語。』此類皆淒警特絕。

四五

湘雲倦尋芳過廢園見牡丹盛開有感云：『絮迷蝶徑，苔上鶯簾，庭院愁滿。寂寞春光，還到玉闌干畔。怨綠空餘清露泣，倦紅欲倩東風挽。聽枝頭，有哀音淒楚，舊巢雙燕。漫竚立瑤臺路杳，月佩雲裳，已成消散。獨客天涯，心共粉香零亂。且盡花前今夕酒，洛陽春色恩恩換。待重來，怕只有斷魂千片。』及時勿失，自是有心人語。

四六

湘雲西子妝後半闋云：『佳期誤，落盡梅花，寂寞誰爲主。玉琴彈破碧天寒，問東風鶴歸何處。重尋舊址，漫贏得蒼煙冷語。黯銷魂，入夜啼鵑更苦。』清虛中亦復騷雅，湘雲所以爲高。

四七

其年竹垞才力雄矣，而意境未厚。位存湘雲，韻味長矣，而氣魄不大。詞之爲道，正未易言精也。

四八

汪對琴琵琶仙金閨晚泊一章，有議論，有感慨，有識力，淵淵作金石聲，可謂春華閣詞壓卷。詞云：『斜日揚舫，堞樓下，一帶荒涼吳苑。珠幌猶蔽何鄉，秋空片雲卷。風漸急橫塘乍渡，便穿入虎山西崦。野草低迷，寒鴉上下，渾是淒怨。看胥口波面靈旗，未輸爾鴟夷五湖遠。無限亂山銜碧，閃煙橋斜展。排多少荒臺廢館，只望中破楚門鍵。料得遙夜鐘聲，夢回難遣。』

四九

吳竹嶼曇香閣詞，如水木之清華，雲嵐之秀潤，高者亦湘雲流亞。

五〇

竹嶼詞如『一點相思誰與寄，羅襟留得東風淚。』逼近小山。又賣花聲云：『楊柳小灣頭，煙水悠悠。歸心空望白蘋洲。只有春江知我意，依舊東流。』情詞宛轉，不求高而自合於古。

五一

竹嶼祝英臺近和王述庵韻花水閣聽雨憶山中舊游云：『石玲瓏，花匱匝，池館翠陰密。蘋末風來，雨意正蕭瑟。』起數語淡淡布置，點綴入妙。下云：『夢裏寒山，跳珠濺千尺。』亦甚超遠。

五二

風流婉雅，是竹嶼本色，吳中七子，璞函而外，固當首屈一指。

五三

蔣心餘詞，氣粗力弱，每有支撐不來處。匪獨不及迦陵，亦去板橋甚遠。

五四

銅絃詞，惟浮香舍小飲四章，廿八歲初度兩章，爲全集完善之作。雖不免於叫囂，精神卻團聚，意境又極沈痛，可以步武板橋。如云：『越霰吳霜篷背飽，奈年來王事都靡盬。藉竿木，尙能舞。』又『十載中鉤吞不下，趁波濤忍住喉間鯁。嘔不出，漸成瘿。』激昂嗚咽，天地爲之變色。

五五

趙璞函詞，措語穠至，用筆清虛，規模亦甚宏遠，可與竹垞樊榭，並驅爭先。

五六

璞函詞，穠豔是其本色，然能規撫古人，不離分寸，故雅而不晦，麗而有則。視國初名家，正不多讓。

五七

璞函臺城路張麗華詞云：『壁樹飛蟬，桂裳化蝶，欲問故宮無路。殘鐘幾度，只遺曲猶傳，隔江商女。回首雷塘，暮鴉啼更苦。』音調悽惋，措辭大雅，所謂麗而有則。又桃葉渡前調云：『烏衣巷口斜陽冷，尋常更無飛燕。』又云：『明月多情，素光猶似照團扇。』淡淡著筆，情味自饒。此詞後半闕牽入邪思，不免侷薄。又詠蘆花溱涼犯云：『西風乍捲，便鷗鷺飛來不見。』又云：『幾度思持贈，回首天涯，白雲空翦。』又秋柳臺城路云：『長亭古道，莫更問當時，燕昏鶯曉。』又秋草前調云：『不見王孫，夕陽空記舊行蹟。』又云：『塞北秋深，江南日暮，一帶傷心寒碧。憑高望極。』又『斷雨零煙，幾重遮隔，獨立蒼茫，舊袍青淚溼。』均於淒感中見筆力，規模南宋，似又勝於張仲舉。

五八

璞函河傳云：『東風日暮雨瀟瀟，魂銷，人歸紅板橋。』又云：『酒初醒，夢將成。愁聽，紗窗啼曉鶯。』淒秀之詞，味亦深永，似五代人手筆。

五九

璞函豔詞，情最深，味最濃，筆力卻絕適，與竹垞分道揚鑣，各有千古。

六〇

豔詞至竹垞，仙骨珊珊，正如姑射神人，無一點人間煙火氣。璞函則如麗娟玉環一流人物，偶墮人間，亦非凡豔，此兩家豔詞之別也。

六一

璞函憶少年云：『重尋已無路，吠雲中仙犬。』又云：『幾點春山橫遠岸，也難比翠眉痕淺。東風落紅豆，悵相思空徧。』仙乎仙乎，絕非凡豔。又寬裳中序第一云：『憑高望極，但暮雲芳草凝碧。人何處，瑤華信杳，迢遞亂山驛。』又云：『越羅紅淚拭，道別後休思此夕。今應是梨花門掩，燕子伴岑寂。』思深意苦，筆致迴

與人殊。

六二

贈妓之詞，亦以雅爲貴。余最愛璞函綺羅香云：『渾已換款柳心情，猶未減咒桃眉嫵。』又云：『選堦窗邊，可憶斷魂柔路。縱尊前不鼓琵琶，算青衫也無乾處。』淋漓曲折，一往情深。較古人贈妓之作，高出數倍。

六三

璞函祝英臺近八章，遣詞閒雅，用筆沈至。豔詞中運以絕大筆力，真千年絕調也。竹垞洞仙歌後，又闢一境矣。

六四

璞函而後，作者日盛而愈趨愈下。芝田朱澤生、晴波鄧燾、蠶槎林蕃鍾、蒼漁沈起鳳，間有可觀。餘則競尙新聲，務窮纖巧，幾忘卻此中甘苦。惟毗陵二張，溯厥本源，獨求風騷門徑，不必學南宋，而意境自合。詞之不滅者，二張力也。



六五

《養漁隔溪梅令云：『小勇山水溶溶，記相逢。欲採蘋花可惜，過東風。午橋煙雨濃。不如歸去夢簾櫳，小樓東。留得欄杆一半，月明中。夜涼花影重。』此詞絕婉麗，得南唐二主之遺。又《謁金門云：『夢裏玉人樓遠近，燕歸花氣冷。』亦逼近五代，不襲南宋人陳迹。

六六

《蠶槎玉樓春云：『今宵有酒爲君斟，明日畫橋春共遠。』語婉情深，令人心醉。若《酣酣子之『雲破窮陰織月逗，會須重醉當壚酒。』調蝶戀花秋日湖上作。則一片傷心，溢於言外矣。西泠酒民有《酣酣詞鈔一卷。

六七

黃仲則竹眠詞，鄙俚淺俗，不類其詩。詞選附錄一首，尙見作意，餘無足觀矣。

六八

張皋文詞選一編，掃靡曼之浮音，接風騷之真脈；附錄一卷，簡擇尤精。洵有如鄭掄元所云：『後之選者，必不遺此數章。』具冠古之識者，亦何嫌自負哉。

六九

泉文水調歌頭五章，既沈鬱，又疏快，最是高境。陳朱雖工詞，究會到此地步否？不得以其非專門名家少之。如首章云：『難道春花開落，又是春風來去，便了卻韶華。花外春來路，芳草不會遮。』次章云：『招手海邊鷗鳥，看我胸中雲夢，蒂芥近如何。楚越等閒耳，肝膽有風波。』三章云：『珠簾捲春曉，胡蝶忽飛來。遊絲飛絮無緒，亂點碧雲釵。腸斷江南春思，黏著天涯殘夢，賸有首重回。銀蒜且深押，疏影任徘徊。』羅帷卷，明月入，似人開。一尊屬月起舞，流影入誰懷。迎得一鉤月到，送得三更月去，鶯燕不相猜。但莫凭闌久，風露溼蒼苔。』四章云：『今日非昨日，明日復何如。竭來真悔何事，不讀十年書。爲問東風吹老，幾度楓江蘭徑，千里轉平蕪。寂寞斜陽外，渺渺正愁余。』千古意，君知否？只斯須。名山料理身後，也算古人愚。一夜庭前綠遍，三月雨中紅透，天地入吾廬。容易衆芳歇，莫聽子規呼。』五章云：『長鑱白木柄，斲破一庭寒。三枝兩枝生綠，位置小窗前。要使花顏四面，和著草心千朵，向我十分妍。何必蘭與菊，生意總欣然。』曉來風，夜來雨，晚來煙，是他釀就春色，又斷送流年。便欲誅茆江上，只怕空林衰草，憔悴不堪憐。歌罷且更酌，與子遶花間。』熱腸鬱思，若斷仍連，全自風騷變出。

七〇

張翰風詞，飛行絕迹，不逮泉文，而宛轉纏綿處，時復過之，真泉文伯仲也。余最愛其菩薩蠻云：『橫塘日

日風吹雨，隔簾卻望江南路。胡蝶慣輕盈，風前魂屢驚。闌干人似玉，黛影分窗綠。斜日照屏山，相思羅袖寒。『真不減飛卿語。又『碧藕折蓮絲，夢輕君未知。』亦極淒麗。

七一

萬事萬理，有盛必有衰，而於極衰之時，又必有一二人焉，扶持之使不滅。詞盛於宋，亡於明。國初諸老，具復古之才，惜於本原所在，未能窮究。乾嘉以還，日就衰靡，安所底止。二張出而溯其源流，辨別真偽，至蒿庵而規模大定，而詞賴以存矣。盛衰之感，殊係人思，獨詞也乎哉。

七二

左仲甫詞，逸情雲上，愈唱愈高，如南浦夜尋琵琶亭云：『何處離聲刮起，撥琵琶，千載賸空亭。是江湖倦客，飄零商婦，於此盪精靈。』下云：『我是無家張儉，萬里走江城。一例蒼茫弔古，向荻花楓葉又傷心。只琵琶響斷，魚龍寂寞不曾醒。』極沈鬱，又極跳盪。又浪淘沙裏花片投涪江歌以送之，下半闕云：『鄉夢不曾休，惹甚閒愁。忠州過了又涪州。擲與巴江流到海，切莫回頭。』精警奇肆，言外有無窮幽怨。

七三

惲子居阮郎歸畫蝴蝶六首，俱見新意。余尤愛其次章云：『少年白騎放驕憨，踏青三月三。歸來未到捉紅

蠶，化蛾真不甘。江橋葉，一分含，那防仙姬探。雙雙鳳子出花籠，繭兒風太酣。』哀感頑豔，古今絕唱。又三章云：『輕須薄翼不禁風，教花扶著儂。一枝又逐月痕空，都來幾日中。曾有伴，去無蹤。闌前種豆紅，蜜官隊裏日從容，問心同不同。』情深意遠，不襲溫韋姜史之貌，而與之化矣。

#### 七四

李申者菩薩蠻云：『複袖錦鴛鴦，經年繡一雙。』即屈子『好修以爲常』意。又『不爲見時難，忍扶羅袖看。』何其淒怨。又『花氣泛紅螺，橫飛出繭蛾。』冷豔幽香，奇情異采。又『不覺月痕西，下簾霜滿衣。』傷所遇之不偶也。此類真可繼武飛卿。

#### 七五

金應城賀新涼詠螢云：『風雨黃昏庭院黑，照沈沈，沈沈夢渾無迹。』下半闕云：『景華宮裏音塵絕。悵秋風，洛陽古樹，青燐堆血。白鳥如雷羞難盡，慘慘陰陵妖碧，又恐到清霜時節。小扇輕羅無人惜，更銀屏翠幙深深隔。笑燿燿，近牆隙。』寄託甚深，『漢苑飄苦』而後，又成絕響矣。

#### 七六

金朗甫學於臬文，詞選附錄七首，意遠態濃，婉而多諷，相見歡三章，尤爲絕唱。

七七

鄭掄元字橋詞，思深意苦，深得中仙之妙，如綠意殘荷云：『眼底紅芳嫁盡，但枯葦歷亂，堪訴愁苦。卷向熏風，坼向西風，消受斜陽無數。曉來清露，憐儂甚，正無奈盤心非故。只看他鉛淚難收，灑向一池煙雨。』直是碧山化境，得之於詞學衰微之候，益令我嗟歎不已。

七八

掄元高陽臺柳云：『平蕪一片斜陽影，問韶光何處勾留。』下云：『儂心化作天涯絮，怕重來錯認簾鉤。便拌他，過了殘春，又是殘秋。』又前調秋海棠云：『江南昨夜霜華滿，算蕭蕭蘭徑，都付芳塵。倚盡雕闌，殷勤誰伴黃昏。斷腸賸得娉婷影，斂嬌紅欲上羅裙。』又甘州云：『悵夫容已老，西風不管，獨自沈吟。可惜斷紅雙臉，只是淚痕深。』下云：『看亭皋落葉，片片是秋心。怕天涯幾經搖落，向雪關風渡更難禁。』哀怨纏綿，碧山之深厚，玉田之清雅，兩得之矣。

七九

吳穀人古詩駢文，皆未臻高境，轉不若試帖律賦之工。惟詞則清和雅正，秀色有餘，出古詩駢文之右。

八〇

詞欲雅而正，故國初自秀水後，大半效法南宋，而得其形似。穀人先生，天生一枝大雅之筆，益以才藻，合者可亞於樊榭，微嫌才氣稍遜。

八一

穀人詞如月華清後半云：『不怨美人遲暮，怨水遠山遙，夢來都阻。翠被香消，莫話青鴛前度。賸醉魂一片迷離，繞不了天涯紅樹。誰語，正高樓橫笛，數聲清苦。』此類亦居然草窗矣。

八二

金匱二楊蓉裳荔裳工爲綺語，高者亦不過吳蘭次徐電發之亞，不足語於大雅。

八三

楊伯夔當時盛負詞名，與吳江郭祥伯，仿表聖詩品例，撰詞品二十四則，傳播藝林。然兩君於詞，皆屬最下乘，匪獨不及陳朱，亦去董文友王小山遠甚。而世顧津津稱之，何也？



八四

頻伽詞，尤多惡劣語，如『小桃如綺，命短東風裏。』又『昔日結如心，今日心如結。心裏重重疊疊愁，愁裏山重疊。』又『那家那家在天涯，雨又斜，雲又遮。聽也聽也，聽不到一曲琵琶。』又『丁字簾前，有個丁娘淒斷。』之類，似又出二楊之下。

八五

頻伽豔體，惟憶少年結句云：『當時已依約，況夢中尋路。』頗似竹垞手筆，集中不可多得。又好事近云：『猶認墮釵聲響，卻梧桐葉落。』措語甚雅，亦頻伽詞中罕見者。



# 卷五

一

洪稚存存經術湛深，而詩多魔道；詞稍勝於詩，然亦不成氣候。

二

孫子瀟袁蘭村輩爲詞，全不講究氣格，只求敷衍門面而已；並有門面亦敷衍不來處。

三

蔣鹿潭水雲樓詞二卷，深得南宋之妙。於諸家中，尤近樂笑翁。竹垞自謂學玉田，恐去鹿潭尙隔一層也。

四

卷

五

詞至國初而盛，至毗陵而後精。近時詞人，莊中白實乎不可尙已。譚氏仲修，亦駸駸與古爲化。鹿潭稍遜臬文莊譚之古厚，而才氣甚雄，亦鐵中錚錚者。

五

鹿潭詞，如東風第一枝云：『雲影薄，畫簾乍捲。山意冷，瘦筇又嬾。』木蘭花慢云：『雲埋蔣山自碧，打空城只有夜潮來。』又前調云：『蘆邊夜潮驟起，暈波心月影盪江圓。』又云：『看莽莽南徐，蒼蒼北固，如此山川。』鈎連更無鐵鎖，任排空檣櫓自回旋。寂寞魚龍睡穩，傷心付與秋煙。』又甘州云：『避地依然滄海，險夢逐潮還。一樣貂裘冷，不似長安。』又云：『引吳鈎不語，酒罷玉犀寒。總休問杜鵑橋上，有梅花且向醉中看。南雲暗，任征鴻去，莫倚闌干。』壽樓春云：『但疏雨空階，蕭蕭半山黃葉聲。』鷓鴣天云：『屏間山壓眉心翠，鏡裏波生鬢角秋。』淒涼犯云：『疏燈暈結，覺霜逼簾衣自裂。』又云：『窗鳴敗紙，尙驚疑打篷乾雪。』惜護銅瓶，怕寒重梅花暗折。卻開門，樹影滿地壓凍月。』唐多令云：『哀角起重關，霜深楚水寒。背西風歸雁聲酸。一片石頭城上月，渾怕照，舊江山。』齊天樂云：『海氣浮山，江聲擁樹，閃閃燈紅蕭寺。高談未已，任夜鵲驚枝，睡蛟吟水。笑指天東，一丸霜月盪潮尾。』又云：『啼鵲萬里，怕化作秋聲，醉魂驚起。涼露沈沈，斷鴻悲暗葦。』似此皆精警雄秀，造句之妙，不減樂笑翁。

六

鹿潭深於樂笑翁，故措語多清警，最豁人目。集中謁金門「人未起」一章、甘州「又東風，喚醒一分春」一章兩篇，情味尤深永，乃真得玉田神理，又不僅在皮相也。

七

鹿潭謁金門云：「人未起，銅影暗移窗紙。隔夜酒香添睡美，鵲聲春夢裏。妝罷小屏獨倚，風定柳花到地。欲拾斷紅憐素指，捲簾呼燕子。」婉雅淒怨，尋味不盡。

八

鹿潭窮愁潦倒，抑鬱以終，悲憤慷慨，一發於詞。如卜算子云：「燕子不曾來，小院陰陰雨。一角闌干聚落花，此是春歸處。彈淚別東風，把酒澆飛絮。化了浮萍也是愁，莫向天涯去。」何其淒怨若此。

九

鹿潭臺城路金麗生自金陵圍城出，爲述沙州避雨光景，感賦此解，時畫角咽秋，燈燄慘綠，如有鬼聲在紙上也云：『驚飛燕子魂無定，荒洲墜如殘葉。樹影疑人，鴉聲幻鬼，欹側春冰途滑，頽雲萬疊。又雨擊寒沙，亂鳴金鐵。似引宵程，隔谿燐火乍明滅。江間奔浪怒湧，斷笳時隱隱，相和嗚咽。野渡舟危，空村草溼，一飯蘆中淒絕。孤城霧結，賸霜網離鴻，怨唳昏月。險夢愁題，杜鵑枝上血。』狀景逼真，有聲有色。因思迦陵賀新郎作家書竟題范

龍仙書齋壁上蘆雁圖云：『漏悄裁書罷，透廊行，偶然瞥見，壁間古畫。一派蘆花江岸上，白雁濛濛欲下。有立且飛而鳴者。萬里重關歸夢杳，拍寒汀絮盡傷心話。捱不了，淒涼夜。城頭戍鼓剛三打，正四壁，人聲都靜，月華如瀉。再向丹青移燭認，水墨陰陰入化。恍嘹唳枕稜窗罅。曾在孤舟逢此景，便畫圖相對心猶怕。君莫向，高齋掛。』繪聲繪影，字字陰森，綠人毛髮，真乃筆端有鬼。然同一設色，而陳自縱橫，蔣多蕭戚。言爲心聲，蔣所遇之窮，又不逮陳遠矣。

一〇

仁和黃樸存眠鷗集詞，亦沐浴於南宋諸家，而未能深厚，格調亦嫌平，合者亦不過穀人流亞。如臺城路歸燕云：『蓼渚捎紅，蘆塘掠雪，秋思渾生南浦。』又浪淘沙漁舟云：『短篷唱涼州，驚起沙鷗。浪花圓處釣絲柔。簑笠不辭江上老，雲水悠悠。』聲調清朗，氣息和雅，自是越中一派。

一一

仁和譚獻，字仲修，著有復堂詞，品骨甚高，源委悉達。窺其胸中眼中，下筆時匪獨不屑爲陳朱，儘有不甘爲夢窗玉田處。所傳雖不多，自是高境。余嘗謂近時詞人，莊中白尙矣，蔑以加矣，次則譚仲修。鹿潭雖工詞，尙未升風騷之堂也。

仲修蝶戀花六章，美人香草，寓意甚遠。首章云：『樓外啼鶯依碧樹。一片天風，吹折柔條去。玉枕醒來追夢語，中門便是長亭路。』淒警特絕。下云：『慘綠衣裳年幾許，爭禁風日爭禁雨。』幽愁憂思，極哀怨之致。次章云：『下馬門前人似玉。一聽斑駁，便倚闌干曲。』結云：『語在修眉成在目，無端紅淚雙雙落。』真有無可奈何之處。『眉語目成』四字，不免熟俗，此偏運用淒警，抒寫憂思，自不同泛常豔語。三章云：『一握髮雲梳復裏，半庭殘日慙慙過。』即屈子好修之意，而語更深婉。四章云：『帳裏迷離香似霧。不燼爐灰，酒醒聞餘語。連理枝頭儂與汝，千花百草從渠許。』以膠投漆中，誰能別離此。『有此沈著，無此微不至。』下云：『蓮子青青心獨苦。一唱將離，日日風兼雨。豆蔻香殘楊柳暮，當時人而無尋處。』淒婉芊綿，不懈而及於古。五章云：『庭院深深人悄悄，埋怨鸚哥，錯報韋郎到。壓鬢釵梁金鳳小，低頭只是閒煩惱。』傳神絕妙。下云：『花發江南年正少，紅袖高樓，爭抵還鄉好。遮斷行人西去道，輕軀願化車前草。』沈痛已極，真所謂情到海枯石爛時也。六章云：『玉頰妝臺人瘦。一日風塵，一日同禁受。獨掩疏櫺如病酒，捲簾又是黃昏後。』沈至語，殊覺哀而不傷，怨而不怒。下云：『六曲屏前攜素手。戲說分襟，真遣分襟驟。書札平安知信否，夢中顏色渾非舊。』相思刻骨，寤寐潛通，頓挫沈鬱，可以泣鬼神矣。

仲修青門引云：『人去闌干靜，楊柳晚風初定。芳春此後莫重來，一分春少，減卻一分病。』透過一層說，更深，即『相見爭如不見』意。下云：『離亭薄酒終須醒，落日羅衣冷。繞樓幾曲流水，不曾留得桃花影。』此詞淒婉而深厚，純乎騷雅。又昭君怨云：『煙雨江樓春盡，盼斷歸人音信。依舊畫堂空，捲簾風。』約略薰香閒坐，遙憶翠眉深鎖。鬢影忍重看，再來難。『深婉沈篤，亦不減温韋語。』

一四

仲修蘇幕遮云：『綠窗前，紅燭低，小撥檀槽，月盪涼煙碎。夜靜銜杯風細細，吹上羅襟，仍是相思淚。病誰深，春似醉。陌上桃花，門內先憔悴。夢到高樓星欲墜。零露無聲，冷入空閨裏。』低回哀怨，此種境界，固非淺見所能知。

一五

『燕飛偏是落花時』，此仲修臨江仙詞語也。觀此七字，是何等沈鬱。

一六

仲修臨江仙云：『江南紅豆一枝枝。江南人面，眼底是相思。』思路幽絕。又前調和子珍云：『芭蕉不展丁香結，慙慙過了春三。羅衣花下倚嬌憨。玉人吹笛，眼底是江南。』最是酒闌人散後，疏風拂面微酣。樹猶如



此我何堪。離亭楊柳，涼月照毵毵。」厚意稍遜前章，而語極清雋，琅琅可諷，「玉人吹笛」二語，尤爲警絕。

一七

仲修浣溪紗云：「昨夜星辰昨夜風，玉窗深鎖五更鐘。枕函香夢太慇懃。畫閣焚香煙縹緲，闌干撼笛月朦朧。碧桃花下一相逢。」通首虛處傳神，結語輕輕一擊，妙甚。

一八

仲修清平樂云：「東風吹徧，穉柳垂清淺。雲樹朦朧千里遠，望見高樓不見。樓前塞雁飛還，愁邊多少江山。忍把棉衣換了，玉梅花下春寒。」逼近五代人手筆。

一九

仲修賀新郎云：「春衫裁翦渾拋了。盼長亭行人不見，飛雲縹緲。一紙音書和淚讀，卻恨眼昏字小。見說是天涯春到。夢倚房櫺通一顧，奈醒來各自閒煩惱。知兩地，怨啼鳥。」淒涼怨慕，深於周秦，不同貌似者。

二〇

仲修小詞絕精，長調稍遜。蓋於碧山深處，尙少一番涵泳功也。



一一

仲修之言曰：『吾少志比興，未盡於詩，而盡於詞。』又曰：『吾所知者，比已耳，興則未逮。河中之水，吾詎能識所謂哉。』即其詞以證其言，亦殊非欺人語。莊中白敝復堂詞云：『仲修年近三十，大江以南，兵甲未息，仲修不一見其所長，而家國身世之感，未能或釋，觸物有懷，蓋風人之旨也。世之狂呼叫囂者，且不知仲修之詩，烏能知仲修之詞哉。禮義不愆，何恤乎人言。吾竊願君爲之而蘄至於興也。』蓋有合風人之旨，已是難能可貴，至蘄至於興，則與風人化矣。自唐迄今，不多覩也。求之近人，其惟莊中白乎？

一二

吾鄉莊棫一名忠棫，字希祖，號中白，吾父之從母弟也。著有蒿庵詞。窮源竟委，根柢繁深，而世人知之者少。余觀其詞，匪獨一代之冠，實能超越三唐兩宋，與風騷漢樂府相表裏，自有詞人以來，罕見其匹；而究其得力處，則發源於國風小雅，胎息於淮海大晟，而寢饋於碧山也。

一三

千古詞宗，溫韋發其源，周秦竟其緒，白石碧山，各出機杼，以開來學。嗣是六百餘年，鮮有知者。得茗柯一發其旨，而斯詣不滅，特其識解雖超，尙未能盡窮底蘊。然則復古之功，興於茗柯，必也成於蒿庵乎？

二四

中白病歿時，年甫半百，生平與余覲面，不過數次，晤時必談論竟夕。余出舊作與觀，語余曰：『子於此道，可以窮極高妙，然倉卒不能臻斯境也。』又曰：『子知清真白石矣，未知碧山也。悟得碧山，而後可以窮極高妙。』此言在中白病歿之前一年。余初不知其言之懇至也。十餘年來，潛心於碧山，較曩時所作，境地迥別，識力亦開，乃悟先生之言，嘉惠不淺。思以近作就正於先生，而九原已不可作，特記其言如此。

二五

中白先生敘復堂詞有云：『夫義可相附，義即不深，喻可專指，喻即不廣。託志帷房，睠懷君國，溫韋以下，有迹可尋。然而自宋及今，幾九百載，少游美成而外，合者鮮矣。又或用意太深，辭爲義掩，雖多比興之旨，未發縹緲之音。近世作者，竹垞擷其華，而未芟其蕪；茗柯泝其原，而未竟其委。』又曰：『自古詞章，皆關比興，斯義不明，體制遂舛。狂呼叫囂，以爲慷慨，矯其弊者，流爲平庸。風詩之義，亦云渺矣。』先生此論，實具冠古之識，並非大言欺人。

二六

李子薪慎傳嘗語余云：『莊希祖詞，窮極高深，竟難於位置，即置之清真白石間，尙非其駐足處。』此真知言。

掩甘苦。彼囿於流俗之見者，必以其言爲不倫矣。

## 二七

高庵蝶戀花四章，所謂託志帷房，睠懷身世者。首章云：「城上斜陽依綠樹。門外斑駁，過了偏相顧。玉勒珠鞭何處住，回頭不覺天將暮。」回頭七字，感慨無限。下云：「風裏餘花都散去。不省分開，何日能重遇。凝睇窺君君莫誤，幾多心事從君訴。」聲情酸楚，卻又哀而不傷。次章云：「百丈游絲牽別院。行到門前，忽見韋郎面。欲待回身釵乍顫，近前卻喜無人見。」心事曲折傳出。下云：「握手恩恩難久戀。還怕人知，但弄團團扇。強得分開心暗戰，歸時莫把朱顏變。」韜光匿采，憂讒畏譏，可爲三嘆。三章云：「綠樹陰陰晴晝午。過了殘春，紅萼誰爲主。宛轉花旛勤擁護，簾前錯喚金鸚鵡。」詞殊怨慕。次章蓋言所謀有可成之機，此則傷所遇之卒不合也。故下云：「回首行雲迷洞戶。不道今朝，還比前朝苦。」悲怨已極。結云：「百草千花羞看取，相思只有儂和汝。」怨慕之深，卻又深信而不疑。想其中或有讒人間之，故無怨當局之語。然非深於風騷者，不能如此忠厚。四章云：「殘夢初回新睡足。忽被東風，吹上橫江曲。寄語歸期休暗卜，歸來夢亦難重續。」決然舍去，中有怨情，故纔欲說便咽住。下云：「隱約遙峯窗外綠。不許臨行，私語頻相屬。過眼芳華真太促，從今望斷橫波目。」天長地久之恨，海枯石爛之情，不難得其纏綿沈著，而難其溫厚和平。

蒿庵買陂塘云：『問西風數行新雁，故人今向何許？衝來音信從誰至，宛轉似將人語。休輕顧，便拆得封時，都是傷心句。此情最苦。賸涼月三更，盈盈血淚，化作杜鵑去。空階外，往日佳期已誤。淒涼說與，渾暮。清商一曲原蕭爽，消受幾多霜露。情莫訴，休再望南天、渺渺衡陽浦。錦箋附與。回首絳雲殘，傷心只在，一點相思處。』騷情雅意，詞品超絕。其年竹垞，才氣雖高，此境卻未夢見。結句『相思』，不協於律，然於本原殊無傷也。

蒿庵八六子云：『罨重城，淒淒風雨，都來伴我孤征。漸濕霧淒迷不斷，薄寒料峭還生。秋心暗驚。沈不放新晴。倚檻慵開鸞鏡，臨流罷撫銀箏。漫忘卻，他鄉茱萸節近，黃花放後，白衣人遠，但見拍水沙鷺野渡，寥天雲雁煙汀。黯銷凝，恩恩又聽櫓聲。』此則變化於少游美成碧山，而更高出數倍者。此詞與鬲風一篇格調近似，而用意各別，與板襲者不同。

蒿庵相見歡云：『春愁直上遙山，繡簾閒。贏得娥眉宮樣月兒彎。雲和雨，煙和霧，一般般。可恨紅塵

遮得斷人間。』次章云：『深林幾處啼鶯，夢如煙。直到夢難尋處，倍纏綿。蝶自舞，鶯自語，總淒然。明月空庭如水對華年。』二詞用意用筆，超越古今，能將騷雅真消息，吸入筆端，更不可以時代限也。

三一

高庵瑞鶴仙云：『玳梁幾許，問海燕芳蹤可住。看紅襟飄瞥，重到畫屏，漫把人誤。』又云：『苦憶年年遠道，水驛山程，空怨零雨。鶯聲暗訴，催春至，共誰語。怕高樓去後，花枝滿眼，東風吹向繡戶。更青青柳色，陌上費人凝竚。』又垂楊云：『睨院流鶯，依稀似欲迎人語。儂心縱使從君訴，奈飛燕雕梁嬌妒。傍長堤一碧無情，任玉驄嘶去。』又云：『淒楚連宵苦雨。竟沾水漬泥，不堪重顧。』此類皆含無限情事，鬱之至，厚之至，似又深於碧山。詞至是，可以興，可以怨矣。

三二

高庵菩薩蠻諸詞，全祖飛卿，而去其穠麗之態，略帶本色，境地甚高。如『人人都說江南好，今生只合江南老。水調怨揚州，月明花滿樓。』又『懶起學濃妝，偷閒繡鳳凰。』又『輕雲簾乍捲，香霧羅帷掩。記得嫁王昌，盈盈出畫堂。』又『茶蘼開後羣芳歇，綠陰滿院聽鶉鳩。窗外老鶯聲，都教和淚聽。』又『人在木蘭雙，春波度遠江。』又『郎意若爲尋，妾愁江水深。』又『樓頭花事急，金雁無消息。怎得晚春時，薄情郎早歸。』又『簾外幾番風，香閨夢正濃。』和平溫厚，感人自深。溫韋後，一千年來，此調久不彈矣，不謂於高庵見之。



豈非快事。

三三

蔦庵念奴嬌後半闋云：『幾回遠寄鸞牋，深藏懷袖，字字愁磨滅。欲待將書重一讀，讀又柔腸千折。便得常留，也難相比，攜手重親接。不知今夜，夢魂可化蝴蝶。』怨慕之詞，低回往復，結二句從無可奈何中，作此癡想，不作訣絕語，自是溫厚。

三四

蔦庵詞有不知其用意所在，而不得謂之無因者。如浪淘沙云：『舊事漫嗟呀，鏡影窗紗。音書字字記無差。說不盡時拋卻去，流水天涯。』又夢江南云：『紅袖滿樓招不見，橋邊楊柳細如絲。春雨杏花時。』不知其何所指，正令人尋味不盡。

三五

蔦庵眞珠簾云：『暮地喜相尋，見白雲自遠。煙草滿川梅雨後，只腸斷江南何限。』意味甚深，亦不知其何所指。

三六

高庵更漏子云：『玉樓寒，芳草碧，門外馬嘶人跡。寒繡幙，拂銀屏，風來夜不扃。應念我，偏相左，魚鑰重門深鎖。書不寄，夢無憑，窗紗一點燈。』自是脫胎於飛卿，而意味又自不同。

三七

高庵鳳凰臺上憶吹簫云：『瓜渚煙消，燕城月冷，何年重與清遊。對妝臺明鏡，欲說還羞。多少東風過了，雲縹緲，何處句留。都非舊，君還記否？吹夢西洲。悠悠。芳辰轉眼，誰料到而今，盡日樓頭。念渡江人遠，儂更添憂。天際音書久斷，還望斷天際歸舟。春回也，怎能教人、忘了閒愁。』純是變化風騷，溫韋幾非所屑就，尙何有於姜史。

三八

高庵醜奴兒慢云：『飛來燕燕，驚破綠窗殘夢。看多少，花昏柳暝，雲暗煙濃。望帝春心，枝頭曾否解啼紅。闌干曲曲，柔絲細細，愁殺游蜂。長記那時，成蹊桃李，一樣鮮穠。到此際風風雨雨，誰寫春容。迢遞仙源，何人尋約到山中。蛾眉休說，入門時候，妒恨偏工。』此感士不遇也，結更深一層說，骨高味古，幾欲突過中仙。



三九

蒿庵青門引云：『夢裏流鶯轉，喚起春人都倦。研箋莫漫去題紅，雨絲風片，簾幕晚陰卷。碧雲冉冉道山展，去也無人管。便尋畫篋螺黛，可堪路隔天涯遠。』怨深愁重，欲言難言，極沈鬱之致。

四〇

『寶函鈿雀金泥鳳，釵梁欹側雲鬟重。莫遣夢兒酣，江南春色闌。音書金雁斷，芳草芙蓉岸。當戶理機絲，年年戰士衣。』此蒿庵菩薩蠻詞也。意亦有所刺，而筆墨又別，正不必襲溫韋陳迹。

四一

蒿庵踏莎行結句云：『尊中餘瀝且休揮，明朝簾外迷紅雨。』淒警絕倫，不同凡響。

四二

蒿庵詞有看似平常，而寄興深遠，耐人十日思者。如定風波云：『爲有書來與我期，便從蘭杜惹相思。昨夜蝶衣剛入夢，珍重。東風要到送春時。三月正當三十日，占得，春芳畢竟共春歸。只有成陰並結子，都是，而今但願著花遲。』暗含情事，非細味不見。

四三

蒿庵詞一卷，所傳不過四十闕，其一生所作，必不止於此。余友李子薪嘗欲得其全稿以付梓，余求之兩年，竟不能得。今其家住泰州之東鄉，一子又故，身後蕭條，遺稿不知尚存否。讀其詞，思其人，悲其遇，爲之於邑者累日。

四四

近世文人學士，略諳吟詠，輒哀然成集，尙未能涉獵藩籬，便思欲質諸後世，亦多見其不自量矣。彼若知有蒿庵詞，定當汗流浹背。

四五

蒿庵詞名不顯，匪獨不及陳朱諸公，亦不逮楊荔裳郭頻伽輩猶爭傳於一時也。然世無不顯之寶，文人學業，特患其不精，不患其無知己，曲高和寡，於我奚病焉。

四六

仲修序蒿庵詞云：『夫神之所宰，機之所抽，心之所游，境之所構，身之所接，力之所窮，孰能無所可寄哉。』

縱焉而已逝，蕩焉而已紛。魚寄於水，鳥寄於木，人心寄於言，風雲寄於天，凡夫寄於榮利，莊械寄於詞。填詞原於樂，閨中之思乎？靈均之遺則乎？動於哀愉而不能已乎？小子學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沱潛洋洋，岷嶓峨峨，汎彼柏舟，容與逍遙，爲鶴鳴，爲河水，爲園有桃，爲匏有苦葉，吾知之矣，吾知之其詩也。』數語洞悉深處，蓋人不能無所感，感不能無所寄，知有所寄，而後可讀蒿庵詞。

#### 四七

近人爲詞，習綺語者，託言溫韋，衍游詞者，貌爲姜史，揚湖海者，倚於蘇辛，近今之弊，實六百餘年來之通病也。余初爲倚聲，亦蹈此習。自丙子年，與希祖先生遇後，舊作一概付丙，所存不過己卯後數十闕，大旨歸於忠厚，不敢有背風騷之旨。過此以往，精益求精，思欲鼓吹蒿庵，共成茗柯復古之志。蒿庵有知，當亦心許。

#### 四八

閑情之作，雖屬詞中下乘，然亦不易工。蓋摹色繪聲，礙難著筆，第言姚冶，易近纖佻；兼寫幽貞，又病迂腐。然則何爲而可？曰：根柢於風騷，涵泳於溫韋，以之作正聲也可，以之作豔體亦無不可。古人詞如毛熙震之『暗思閑夢，何處逐雲行。』晏元獻之『樓頭殘夢五更鐘，花底離愁三月雨。』林和靖之『羅帶同心結未成，江頭潮已平。』晏小山之『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』又『當時明月在，曾照綵雲歸。』又『從別

後，憶相逢，幾回魂夢與君同。今宵賸把銀釭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』又『春思重，曉妝遲，尋思殘夢時。』歐陽公之『照影摘花花似面，芳心只共絲爭亂。』秦少游之『欲見迴腸，斷續薰爐小篆香。』賀方回之『初未試愁那是淚，每渾疑夢奈餘香。』無名氏之『爲君惆悵，何獨是黃昏。』湯養仍之『不經人事意相關，牡丹亭夢殘。斷腸春色在眉彎，倩誰臨遠山。』國朝王香雪之『鬪草心慵垂手立，兜鞋夢好低頭想。』史位存之『千蝶帳深縈夢苦，倦拈紅豆調鸚鵡。』趙璞函之『東風落紅豆，悵相思空徧。』似此則婉轉纏綿，情深一往，麗而有則，耐人玩味。其次則牛松卿之『強攀桃李枝，斂愁眉。』又『彈到昭君怨處，翠蛾愁，不擡頭。』牛希濟之『紅豆不堪看。滿眼相思淚。』顧愛之『斂袖翠蛾攢，相逢爾許難。』寇萊公之『愁蛾淺，飛紅零亂，側臥珠簾捲。』晏元獻之『疑怪昨宵春夢好，元是今朝鬪草贏，笑從雙臉生。』范文正之『眉間心上，無計相迴避。』歐陽公之『都緣自有離恨，故畫作遠山長。』周子寬之『傷春還上去年心，怎禁得時節又燒燈。』無名氏之『怎得西風吹淚去，陽臺爲暮雨。』王次回之『善病每逢春月臥，長愁多向花前歎。』又『幾度卸妝垂手望，無端夢覺低聲喚。猛思量此際正天涯，啼珠濺。』國朝吳梅村之『摘花高處賭身輕。』又『慣猜閒事爲聰明。』梁玉立之『拂鏡試新妝，低回問粉郎。』吳蘭次之『巫雲昨夜同騎雙鳳，夢夢夢。』王小山之『燈微屏背影，淚暗枕留痕。』又『小園春雨過，扶病問殘春。』又『眼波低翦篆絲風。』又『一彎愁思駐螺峯。』王香雪之『濫外紅新花有信，鏡中黃淡人微恙。』又『夢短易添清晝倦，書長慣費黃昏想。』毛令培之『斜月小屏風，玉人殘夢中。』過湘雲之『遊絲不解繫韶華，爲誰偏逐香車去。』均不失爲風流酸楚。今人不知作詞之難，至於豔詞，更以爲無足輕重，率爾操觚，揚揚得意，不自知其可恥。此關雎所以不作也，此鄭聲所以益天下也，此則

余之所大懼也。

四九

或問余所作豔詞，以何爲法？余曰：余固嘗言之，『根柢於風騷，涵泳於溫韋，以之作正聲也可，以之作豔體亦無不可。』蓋綺語已屬下乘，若不取法乎古，更於淫詞褻語中求生活，縱窮極工巧，去風雅愈遠，即流弊益甚，竊所不取。余舊作豔詞，大半付丙，然如舊作倦尋芳紀夢云：『江上芙蓉凝別淚，橋邊楊柳牽離緒。望南天，數層城十二，夢魂飛渡。』下云：『正颯颯梧梢送響，攪入疏砧，殘夢無據。倚枕沈吟，禁得淚痕如注。欲寄書無千里雁，最傷心是三更雨。待重逢，卻還愁彩雲飛去。』又齊天樂爲楊某題憑欄美人圖後半云：『樊川舊愁頓觸，歎梨雲夢杳，鎖香何處。翠袖天寒，青衫淚滿，怕聽棟花風雨。』又憶江南云：『離亭晚，落盡刺桐花。江水不傳心裏事，空隨閒恨到天涯。歸夢逐塵沙。』雖未知於古人何如，似尙無纖佻浮薄之弊。

五〇

國初十六家詞孫默編，獨遺竹垞，殊不可解。其中王士禛、王士禛，於詞一道，並非專長，不知何以列入。又尤侗、董俞、陳世祥、黃永、陸求可、鄒祇謨等詞，根柢既淺，措語又不盡雅馴，尙非分虎符會藉漁之匹，二伶一戲亦未入選。亦何敢與小長蘆抗哉？去取太不當人意，而紀文達公謂國初填詞之家，略約具是，亦失之不檢也。



五一

彭駿孫詞藻四卷，品論古人得失，欲使蘇辛周柳，兩派同歸。不知蘇辛與周秦，流派各分，本原則一。若柳則傲而不理，蕩而忘反，與蘇辛固不能強合，視美成尤屬歧途。駿孫於詞一道，未能洞悉源委，其所撰延露詞，亦未見高妙，故所論多左。

五二

國朝詞綜之選王昶編，去取雖未能滿人意，大段尙屬平正，余亦未敢過非。惟明詞綜之選，實屬無謂；然有明一代，可選者寥寥無幾，高者難獲一篇，略可寓目者，大約不過數十篇耳。亦不能病其所選之平庸也。

五三

清綺軒詞選華亭夏秉衡選，大半淫詞穢語，而其中亦有宋人最高之作。涇渭不分，雅鄭並奏，良由胸中毫無識見，選詞之荒謬，至是已極。

五四

宋七家詞選甚精戊戡編，若更以淮海易草窗，則毫髮無遺憾矣。

## 五五

皋文詞選，精於竹垞詞綜十倍，去取雖不免稍刻，而輪扶大雅，卓乎不可磨滅，古今選本，以此爲最。若廣樸存詞選，則兼採遊詞，於風騷真消息，何嘗夢見。

## 五六

近時馮夢華煦所刻喬笙集宋六十一家詞選，甚屬精雅，議論亦多可採處。

## 五七

成肇鑿唐五代詞選，刪削俚褻之辭，歸於雅正，最爲善本。唐五代爲詞之源，而俚俗淺陋之詞，雜入其中，亦較後世爲更甚，至使後人陋花間草堂之惡習，而並忘緣情託興之旨歸，豈非操選政者加之厲乎？得此一編，較顧梧芳所輯尊前集，雅俗判若天淵矣。

## 五八

唐明皇好時光云：『寶髻偏宜宮樣，蓮臉嫩，體紅香。眉黛不須張敞畫，天教入鬢長。莫倚傾國貌，嫁取箇有情郎。彼此當年少，莫負好時光。』俚淺極矣，而顧梧芳尊前集首錄此篇，稱爲音婉旨遠，妙絕千古，豈非癡人說夢！



五九

近閱蓮子居詞話海陵吳衡照子律撰，其中亦有可採，然於詞之原委，全未討論，枝葉雖榮，本根已槁，此亦六百余年之通病也。

六〇

蓮子居詞話云：『蘇之大，張之秀，柳之豔，秦之韻，周之圓融，南宋諸老，何以尙茲。』此論殊屬淺陋，謂北宋不讓南宋則可，而以秀豔等字尊北宋則不可。如徒曰『秀、豔、圓融』而已，則北宋豈但不及南宋，並不及金元矣。至以耆卿與蘇張周秦並稱，而不數方回，亦爲無識。又以『秀』字日子野，『韻』字日少游，『圓融』字日美成，皆屬不切。即以『大』字日東坡，『豔』字日耆卿，亦不甚確。大抵北宋之詞，周秦兩家，皆極頓挫沈鬱之妙，而少游託興尤深，美成規模較大，此周秦之異同也。子野詞，於古雋中見深厚，東坡詞，則超然物外，別有天地，而江南賀老，寄興無端，變化莫測，亦豈出諸人下哉。此北宋之雋，南宋不能過也。若耆卿詞，不過長於言情，語多淒秀，尙不及晏小山，更何能超越方回，而與周秦蘇張並峙千古也！

六一

蓮子居詞話又云：『蘇辛並稱，辛之於蘇，亦猶詩中山谷之視東坡也。東坡之大，與白石之高，殆不可以學

而至。』此論尙有可採，惟以『大』字目東坡，終不甚確。

## 六二

余舊選詞則四集，二十四卷，計詞二千三百六十首，七易稿而後成。余自序云：『風騷既息，樂府代興，自五七言盛行於唐，長短句無所依，詞於是作焉。詞也者，樂府之變調，風騷之流派也。溫韋發其端，兩宋名賢暢其緒，風雅正宗，於斯不墜。金元而後，競尙新聲，衆喙爭鳴，古調絕響。操選政者，率昧正始之義，媿妍不分，雅鄭並奏，後之爲詞者，茫乎不知其所從。卓哉臯文，詞選一編，宗風賴以不滅，可謂獨具隻眼矣。惜篇幅狹隘，不足以見諸賢之面目，而去取未當者，十亦有二三。夫風會既衰，不必無一篇之偶合，而求諸古作者，又不少靡曼之詞，衡鑒不精，貽誤匪淺。余竊不自揣，自唐迄今，擇其尤雅者五百餘闕，匯爲一集，名曰大雅。長吟短諷，覺南籟雅化，湘漢騷音，至今猶在人間也。顧境以地遷，才有偏至，孰是以尋源，不能孰是以窮變。大雅而外，爰取縱橫排募感激豪宕之作四百餘闕爲一集，名曰放歌。取盡態極妍哀感頑豔之作六百餘闕爲一集，名曰閑情。其一切清圓柔脆爭奇鬪巧之作，別錄一集，得六百餘闕，名曰別調。大雅爲正，三集副之，而總名之曰詞則。求諸大雅，固有餘師，即遁而之他，亦即可於放歌、閑情、別調中求大雅，不至入於歧趨。古樂雖亡，流風未闕，好古之士，庶幾得所宗焉。』

## 六三

序大雅集云：『太白詩云：「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誰陳。」然詩教雖衰，而談詩者猶得所祖禰。詞至兩宋而後，幾成絕響。古之爲詞者，志有所屬，而故鬱其辭，情有所感，而或隱其義，而要皆本諸風騷，歸於忠厚。自新聲競作，懷才之士，皆不免爲風氣所囿，務取悅人，不復求本原所在。迦陵以豪放爲蘇辛，而失其沈鬱，竹垞以清和爲姜史，而昧厥旨歸，下此者更無論矣。無往不復，臬文溯其源，蒿庵引其緒，兩宋宗風，一燈不滅。斯編之錄，猶是志也。錄大雅集。』

六四

序放歌集云：『息深達齋，悱惻纏綿，學人之詞也。若瑰奇磊落之士，鬱鬱不得志，情有所激，不能一軌於正，而胥於詞發之；風雷之在天，虎豹之在山，蛟龍之在淵，恣其意之所向，而不可以繩尺求；酒酣耳熱，臨風浩歌，亦人生肆志之一端也。杜詩云：「放歌破愁絕」，誠慨乎其言矣。錄放歌集。』

六五

序閑情集云：『閑情一賦，白璧微瑕，昭明誤會其旨矣。淵明以名臣之後，際易代之時，欲言難言，時時寄託，閑情云者，閑其情使不得逸也；是以歷寫諸願，而終以所願必違，其不仕劉宋之心，言外可見。淺見者膠柱鼓瑟，致使美人香草之遺意，等諸桑間濮上之淫聲，此昭明之過也。茲編之選，綺說邪思，皆所不免。然夫子刪詩，並存鄭衛，知所懲勸，於義何傷？名以「閑情」，欲學者情有所閑，而求合於正，亦聖人

「思無邪」旨也。錄閑情集。」

六六

序別調集云：「人情不能無所寄，而又不能使天下同出一途，大雅不多見，而繁聲於是乎作矣。猛起奮末，誠蘇辛之罪人；盡態逞妍，亦周姜之變調。外此則嘯傲風月，歌詠江山，規撫物類，情有感而不深，義有託而不理，直抒所事，而比興之義亡，侈陳其盛，而怨慕之情失，辭極其工，意極其巧，而不可語於大雅，而亦不能盡廢也。錄別調集。」

六七

迴文、集句、疊韻之類，皆是詞中下乘，有志於古者，斷不可以此眩奇，一染其習，終身不可語於大雅矣。若友朋唱和，各言性情，各出機杼可也，亦不必以疊韻爲能事。就中疊韻尙可偶一爲之，次則集句，最下莫如迴文，斷不可效尤也。古人爲詞，興寄無端，行止開合，實有自然而然，一經做作，便失古意。世人好爲疊韻，強己就人，必競出工巧以求勝，爭奇鬪巧，乃詞中下品，余所深惡者也。作詩亦然。

六八

迴文、集句、疊韻、變調各體，余於別調集中，求其措語無害大雅者，擇錄一二；非賞其工也，聊備一格

而已。

六九

蝓蝓雜記載粵妓張八重頭菩薩蠻云：『今宵屋挂前宵月。前年鏡入新年髮，芳心不共芳時歇。草色洞庭南，送君花滿潭，別花君豈堪？綺窗臨水岸，有鳥當窗喚，水上春帆亂。遊蝶化行衣，行人遊未歸，蓬飛魂更飛。』柔情宛轉，生面獨開，音節之妙，全在增一句，便覺此調應如此作，自我變古，有何不可。又粵妓袁九曳脚望江南云：『無人到花外，已聞倒挂一聲聲。往事都隨商女笑，新詩要掩大家名。乞得情人小字篆雙成。』情絲搖曳，亦變調中之最佳者。二詞余錄入別調集。

七〇

詩詞原可觀人品，而亦不盡然。詩中之謝靈運楊武人，人品皆不足取，而詩品甚高。尤可怪者，陳伯玉掃陳隋之習，首復古之功，其詩雄深蒼莽中，一歸於純正；就其詩以論人品，應有可以表見者，而諂事武后，騰笑千古。詞中如劉改之輩，詞本卑鄙，雖負一時重名，然觀其詞，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。獨怪史梅溪之沈鬱頓挫，溫厚纏綿，似其人氣節文章，可以並傳不朽；而乃甘作權相堂吏，致與耿樞董如璧輩並送大理，身敗名裂，其才雖佳，其人無足稱矣。梅溪姓氏不見錄於文苑中，職是之故。視陳西麓之不肯仕元，當時有海上盜魁之目，寧不愧死！



七一

蔣竹山至元大德間，臧陸輩交薦其才，卒不肯起；詞不必足法，人品卻高絕。

七二

馮正中蝶戀花四章，忠愛纏綿，已臻絕頂。然其人亦殊無足取，尙何疑於史梅溪耶？詩詞不盡能定人品，信矣。

七三

激昂慷慨，原非正聲，然果能精神團聚，辟易萬夫，亦非強有力者，未易臻此。國朝爲此調者，迦陵尙矣，後來之儁，必不得已，仍推板橋。若蔣心餘黃仲則輩，醜態百出矣。

七四

國朝閨秀工詞者，自以徐湘蘋爲第一，李紉蘭吳蘋香等，相去甚遠。

七五

湘蘋踏莎行云：『碧雲猶疊舊河山，月痕休到深深處。』既超逸，又和雅，筆意在五代北宋之間。

七六

閨秀工爲詞者，前則李易安，後則徐湘蘋。明末葉小鸞，較勝於朱淑真，可爲李徐之亞。

七七

西青散記載綃山女子雙卿詞十二闋。雙卿負絕世才，秉絕代姿，爲農家婦，姑惡夫暴，勞瘁以死。生平所爲詩詞，不願留墨迹，每以粉筆書蘆葉上，以粉易脫，葉易敗也。其旨幽深窈曲，怨而不怒，古今逸品也。

史梧岡西青散記載雙卿事甚詳，或疑其寓言，亦刻舟之見。十一闋余錄入別調集，如望江南云：『春不見，尋過野橋西。

染夢淡紅欺粉蝶，鎖愁濃綠騙黃鸝。幽恨莫重提。人不見，相見是還非。拜月有香空惹袖，惜花無淚

可沾衣。山遠夕陽低。』又二郎神詠菊花云：『絲絲脆柳，裊破淡煙依舊。向落日秋山影裏，還喜花枝未瘦。

苦雨重陽挨過了，虧耐到小春時候。知今夜蘸微霜，蝶去自垂首。生受。新寒浸骨，病來還又。可是

我雙卿薄倖，撇你黃昏靜後。月冷闌干人不寐，鎮幾夜未鬆金扣。枉辜卻開向貧家，愁處欲澆無酒。』此

類皆忠厚纏綿，幽冷欲絕，而措語則既非溫韋，亦不類周秦姜史，是仙是鬼，莫能名其境矣。

七八

雙卿惜黃花慢孤雁云：『碧盡瑤天，但暮霞散綺，碎翦紅鮮。聽時愁近，望時怕遠。孤鴻一箇，去向誰邊。



素霜已冷蘆花渚，更休倩鷓鴣相憐。暗自眠。鳳凰雖好，寧是姻緣。讀此覺『雖速我訟，亦不汝從』，尙嫌過激，不及此和平中正也。下云：『淒涼勸你無言，趁一沙半水，且度流年。稻梁初盡，網羅正苦，夢魂易警，幾處寒煙。斷腸可似嬋娟意，寸心裏多少纏綿。夜未閒，倦飛誤宿平田。』此詞悲怨而忠厚，讀竟令人泣數行下。

## 七九

雙卿薄倖詞詠塵云：西青散記：『雙卿夙有瘧疾，體弱，性柔能忍事，即甚悶，色常怡。然一日，雙卿春穀喘，抱杵而立，夫疑其惰，推之仆白傍，杵壓於腰，忍痛復春。炊粥半而瘧作，火烈粥溢，沃之以水，姑大詬，掣其耳環曰：『出一』耳裂環脫，血流及肩，乃拭血畢炊。於是抒白俯地而歎曰：『天乎，願雙卿一身，代天下絕世佳人受無量苦，千秋萬世後爲佳人者，無如我雙卿爲也。』至是爲苦瘧詞，以蘆葉書之，歎曰：『誠不如化作彩雲飛也。』』『依依孤影，渾似夢憑誰喚醒。受多少蝶暝蜂怒，有藥難醫花證。最忙時那得工夫，淒涼自整紅爐等。總訴盡濃愁，滴乾清淚，冤煞蛾眉不省。去過酉來先午，偏放卻更深宵永。正千迴萬轉，欲眠仍起，斷鴻叫破殘陽冷。晚山如鏡，小柴扉煙鎖，佳人翠袖慙慙病。春歸望早，只恐東風未肯。』日用細故，信手拈來，都成異采。得雙卿詞，足爲吾別調集生色。

## 八〇

余最愛雙卿摸魚兒云：西青散記：『鄰女韓西新嫁而歸，性頗慧，見雙卿搗春汲，恆助之。瘧時坐於牀，爲雙卿泣。不識字，然愛雙

脚書，乞雙卿寫心經，且教之誦。是時將返其夫家，父母餞之，召雙卿，瘡弗能往。韓西亦弗食，乃分其所食，自裹之遺雙卿。雙卿泣爲此詞，以淡墨細書蘆葉。又以竹葉題鳳凰臺上意吹簫一闕。『喜初晴，晚霞西現，寒山煙外清淺。苔紋乾處容香履，尖印紫泥猶軟。人語亂。忙去倚柴扉，空負深深願。相思一線，向新月搓圓。穿愁貫恨，珠淚總成串。黃昏後，殘熱誰憐細喘，小窗風射如箭。春紅秋白無情豔，一朵似儂難選。重見遠，聽說道，傷心已受殷勤餞。斜陽刺眼。休更望天涯，天涯只是，幾片冷雲展。』纏綿悽惻，隴頭流水，不如是之嗚咽也。又鳳凰臺上憶吹簫云：『寸寸微雲，絲絲殘照，有無明滅難消。正斷魂魂斷，閃閃搖搖。望望山山水水，人去去隱隱迢迢。從今後，酸酸楚楚，只似今宵。青遙。問天不應，看小小雙卿，嫋嫋無聊。更見誰誰見，誰痛花嬌。誰望歡歡喜喜，儉素粉寫寫描描。誰還管生生世世，夜夜朝朝。』其情哀，其詞苦，用雙字至二十餘疊，亦可謂廣大神通矣。易安見之，亦當避席。

八一

近時閨秀，仁和趙我佩君蘭，著有碧桃館詞，格調未高，措辭亦不免於俗。余獨賞其踏莎行春草一篇，可爲集中壓卷。詞云：『徑遶苔花，庭飛柳絮，池塘寂寞清明雨。西園蝴蝶故依依，東風吹夢來何處。別浦魂銷，畫樓人佇，離愁三月長亭路。經年綠遍舊城根，萋萋又送王孫去。』雅麗纏綿，不減陳西麓。

吳蘋香浪淘沙云：『蓮漏正迢迢，涼館燈挑，畫屏秋冷一枝簫。真箇曲終人不見，月轉花梢。何處暮砧敲，黯黯魂銷，斷腸詩句可憐宵。欲向枕痕尋舊夢，夢也無聊。』此亦郭頻伽楊荔裳流亞，韻味淺薄，語句輕圓，所謂隔壁聽之，鏗鏘鼓舞者也。蘋香詞可取者，如河傳云：『春睡，剛起。自兜鞋，立近東風費猜。繡簾欲鉤人不來，徘徊。海棠開未開。料得曉寒如此重，煙雨凍。一定留春夢。甚繁華，故遲些。輸他，碧桃容易花。』自寫愁怨之作，宛轉合拍，意味甚長。

### 八三

蘋香祝英臺近詠影云：『曲闌低，深院鎖，人晚倦梳裹。恨海茫茫，已覺此身墮。那堪多事青燈，黃昏纔到，又添上影兒一箇。最無那。縱然著意憐卿，卿不解憐我。怎又書窗，依依伴行坐。算來驅去應難，避時尙易，索掩卻，繡幃推臥。』蘋香父夫俱業賈，兩家無一讀書者，而獨呈翹秀，殆有夙慧也。詞意不能無怨，然其情亦可哀矣。

### 八四

詞有故作朴直語，而實形粗魯者，如陳小魯南溪梅令云：『庭前竹樹報平安，不平安。一夜西風吹折，兩三竿。缺中來遠山。』此五字有景無情，東不住上三句。『古人只道出門難，入門難。江北江南也作，故園看。玉門何處關。』此二句尙可。又浣溪沙云：『一世楊花二世萍，無疑三世化卿卿。不然何事也飄零。』又太常引云：

『水天水地水人家，水上做生涯。一二畝蒹葭，七八畝菱花藕花。蒹葭活火，菱香藕熟，湖水可煎茶。秋夢有些些，只不管朝雲暮鴉。』此二句尙可。此類大抵皆拾黃山谷蔣竹山唾餘，可厭之極。

八五

金聖歎論詩詞，全是魔道，又出鍾譚之下。其評歐陽公詞一卷，穿鑿附會，殊乖大雅。且兩宋詞家甚多，獨推歐公爲絕調，蓋猶是評水滸西廂之伎倆耳。以論詞之例論曲，尙不能盡合，況以論曲論傳奇之例論詩詞，烏有是處？

八六

『深花枝，淺花枝，深淺花枝相並時。花枝難似伊。玉如肌，柳如眉，愛著鵝黃金縷衣。啼妝更爲誰。』歐陽公長相思詞也，可謂鄙俚極矣。而聖歎以前半連用四『花枝』兩『深淺』字，歎爲絕技，真鄉里小兒之見。

八七

聖歎評傳奇，雖多偏謬處，卻能獨出手眼。至於詩詞，直是門外漢。取其所長，棄其所短，是在有識者。

八八

一篇之工，膾炙人口，如「山抹微雲」、「梅子黃時雨」、「暗香」、「疏影」、「春水」等篇，名實相副，則亦當之無愧色。然白雪陽春，知音必少，有志之士，自宜取法乎上，歷久愈新。若急於求知，如郭頻伽楊荔裳輩，每作一篇，羣焉附和，庸夫俗子，皆言其佳。嗚呼！誠屬高超深厚之作，庸夫俗子，何足以知其佳？庸夫俗子皆言其佳，其不佳也可知矣。

### 八九

聰明纖巧之作，庸夫俗子每以爲佳，正如蜣螂逐臭，烏知有蘇合香哉！若以王碧山莊中白之詞，不經有識者評定，猝投於庸夫俗子之前，恐不終篇而思臥矣。

### 九〇

「未睹鈞天之美，則北里爲工，不詠關雎之亂，則桑中爲雋。」徐昌穀談藝錄語也。今人論詞，不向風騷中求門徑，徒取一二聰明語，歎爲工絕，正坐此病。

### 九一

無論作詩作詞，不可有腐儒氣，不可有俗人氣，不可有才子氣。人第知腐儒氣、俗人氣之不可有，而不知才子氣亦不可有也。尖巧新穎，病在輕薄，發揚暴露，病在淺盡。腐儒氣，俗人氣，人猶望而厭之；若才子



氣，則無不望而悅之矣，故得病最深。

## 九二

宋無名氏九張機，自是逐臣棄婦之詞，淒婉綿麗，絕妙古樂府也。詞綜刪存七首，余大雅集中，就樂府雅調兩篇，摘錄十一首，精粹已盡，不啻窺全豹矣。如云：『一張機，采桑陌上試春衣。風晴日暖慵無力，桃花枝上，啼鶯言語，不肯放人歸。』又云：『兩張機，月明人靜漏聲稀。千絲萬縷相縈繫，織成一段，迴紋錦字，將去寄呈伊。』又云：『三張機，吳蠶已老燕雛飛。東風宴罷長洲苑，輕綃催趁，館娃宮女，要換舞時衣。』刺在言外。又云：『四張機，鴛鴦織就欲雙飛。可憐未老頭先白，春波碧草，曉寒深處，相對浴紅衣。』又云：『五張機，橫紋織就沈郎詩。中心一句無人會，不言愁恨，不言憔悴，只恁寄相思。』意殊忠厚。又云：『六張機，雕花鋪錦半離披。蘭房別有留春計，爐添小篆，日長一線，相對繡工遲。』又云：『七張機，春蠶吐盡一生絲。莫教容易裁羅綺，無端翦破，仙鸞彩鳳，分作兩邊衣。』苦心密意，不忍卒讀。又云：『八張機，回紋知是阿誰詩。織成一片淒涼意，行行讀遍，厭厭無語，不忍更尋思。』又云：『九張機，雙花雙葉又雙枝。薄情自古多離別，從頭到底，將心縈繫，穿過一條絲。』『雙花』七字，何等親切。從頭三句更慎重，可以觀，可以怨。又云：『輕絲，象牀玉手出新奇。千花萬草光凝碧，裁縫衣著，春天歌舞，飛蝶語黃鸝。』歡樂語中含淒感。又云：『春衣，素絲染就已堪悲。塵昏汗污無顏色，應同秋扇，從茲永棄，無復奉君時。』此章最沈痛，似為貶節者言之，觀次句可見，以下言何況又加以塵汗也。淒涼怨慕，千古孤臣孽子

勞人思婦讀之，皆當一齊淚下。

九三

九張機純自小雅離騷變出，詞至是，已臻絕頂，雖美成白石亦不能爲。

九四

九張機全是寄怨之作，其緣起云：『醉留客者，樂府之舊名，九張機者，才子之新調。憑夏玉之清歌，寫擲梭之春怨，章章寄恨，句句言情。』詩云：『一擲梭心一縷絲，連連織就九張機，從來巧思知多少，苦恨春風久不歸。』可知其寄意矣。

九五

詞至九張機，高處不減風騷，次亦子夜怨歌之匹，千年絕調也。皋文詞選獨遺之，亦不可解。

九六

王介甫謂張子野『雲破月來花弄影』不及李世英『朦朧淡月雲來去』，此僅就一句言之，未觀全體，殊覺武斷。即以一句論，亦安見其不及也？



九七

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，神在箇中，音流絃外，可以是爲詞中鼻祖。尋詞之祖，斷自太白可也，不必高語六朝。

九八

飛卿短古，深得屈子之妙，詞亦從楚騷來，所以獨絕千古，難乎爲繼。

九九

唐人詞，所傳不多，然皆見作意。即於平淡直率中，亦覺言近旨遠。正如漢魏之詩，語句雖有工拙，氣格固自不同。至五代則聲色漸開，瓊瑜互見，去取不當，誤人匪淺矣。

一〇〇

以詞較詩，唐猶漢魏，五代猶兩晉六朝，兩宋猶三唐，元明猶兩宋，國朝詞亦猶國朝之詩也。

一〇一

香山長相思云：「暮雨瀟瀟郎不歸，空房獨守時。」香山此詞絕佳，惟上半闋詞近鄙野。絕不費力，自然淒警。答

「暮昏卻下瀟瀟雨」朱淑真詞，便見痕迹。

一〇二

王仲初調笑令云：「絃管絃管，春草昭陽路斷。」結語淒怨，勝似宮詞百首。

一〇三

鍊字琢句，原屬詞中末技，然擇言貴雅，亦不可不慎。古人詞有竟體高妙，而一句小疵，致令通篇減色者。如柳耆卿「對蕭蕭暮雨灑江天」一章，情景兼到，骨韻俱高；而有「想佳人妝樓長望」之句，「佳人妝樓」四字，連用俗極，亦不檢點之過。又如王君玉望江南云：「碧瓦煙昏沈柳岸，紅綃香潤入梅天。」可謂精於造句。「紅綃」七字爲荆公所愛。而接語云：「飄灑正蕭然。」五字意盡。殊病空滑，與上不稱。又如姜白石石湖仙一闋，自是高境，而「玉友金蕉，玉人金縷」八字纖俗，固不能爲白石諱。又如高竹屋「月冷霜袍擁」一篇，旁面取勢，亦可謂思深意遠，惟「想見那」三字，不免粗鄙。此類皆失之不檢，致使敲金戛玉之詞，忽與瓦缶競奏，白璧微瑕，固是恨事。

一〇四

昔人謂詩中不可著一詞語，詞中亦不可作一詩語，其間界若鴻溝。余謂詩中不可作詞語，信然；若詞中

偶作詩語，亦何害其爲大雅？且如『似曾相識燕歸來』等句，詩詞互見，各有佳處。彼執一而論者，真井蛙之見。

一〇五

詩中不可作詞語，詞中不妨有詩語，而斷不可作一曲語。溫韋姜史復起，不能易吾言也。

一〇六

余鄉能詞者，張猗谷崇闢有夢溪棹謳二卷，趙次梅彥倫有瘦鶴軒詞一卷。兩君之詞，摘錄一二於詞則中。而余所服膺者，則莊中白蒿庵詞也。他人詞皆不免爲風氣所囿，蒿庵則吐棄凡庸，冥心獨往，夔乎不可尙已。

一〇七

植庵詞一卷，余友李子薪慎傳所撰也。子薪年逾四十，始習倚聲，學力未充，而才氣甚旺，使天假之年，未始不可爲迦陵嗣響。賀新涼六闕，余錄入放歌集中，所以存舊交也。

一〇八

吾鄉唐少白煜，與余爲中表兄弟，年少工詞，後困於衣食，未能充其學力之所至，年未五十下世，可歎也。猶記其金縷曲登岱二章云：『此是擎天柱，峙巖巖，青連不斷，平分齊魯。老柏蒼松高十丈，對著罡風絮語，猶自說秦皇漢武。欲識前朝興廢事，把山靈喚起談今古。哭還笑，歌復舞。望中遙見金閭路，人道是孔顏師弟，登臨之處。白馬當時疑匹練，只今變爲烽火，忍細認江南故土。天謂此山南北限，爲神京萬古撐門戶。愁飛鳥，尙難度。』次章云：『萬仞丹梯路，其中有，神房阿閣，秦碑漢樹。下視齊州煙九點，上接青天尺五，占膏壤，中居於魯。西望長安東瞰海，更北連燕趙南吳楚。小天下，空寰宇。一聲長嘯千山暮，却雜入，村夫樵唱，牧童笛譜。峭壁巉巖雲亂湧，怪石嵯峨如虎，有松柏凌風而舞。問有仙緣能遇否？已石闔煙鎖無仙住。收勝境，付金縷。』筆意豪邁，亦板橋之流亞。

## 一〇九

正定王道農，耕心天才超逸，博學多能，經史古文詩詞之類，皆能淹貫古今，獨抒己見，而尤精於內典。其論詞亦以大雅爲主，而不廢猛起奮末之音。余詞得力處，半由蒿庵一言，半由道農子薪辯論之功也。

## 一一〇

道農以其尊翁鞠龕姻丈蔭祐滿江紅四篇示余，原序云：『咸豐甲寅客海州，與王子揚、劉子謙、殿垣、許牧生、吳蓮卿、周廉廷、

張溥齋朝夕過從，賜詠甚樂。吳介軒用少陵飲中八仙歌韻賦詩矜寵之，雖隔以來，幾陳迹矣。今廉廷使途見過，譜已繪圖，留證墮歡，命

曰：「海國騷音」，兼示所作弁言及諸賢題詠，棖觸往夢，不能無言。」其一云：「彈鋏悲吟，問誰是平津侯者。儘年來懷中刺滅，琴前曲寡。一例空堂棲燕雀，虛名隨處拌牛馬。甚海濱翻值釣鼈人，爭相逐。延陵季，詞源瀉；高陽裔，才名亞。又客星幾點，攢眉結社。湘漢騷人聯棣萼，張王樂府爭雄霸。鎮多情把臂到狂奴，論風雅。」其二云：「擊鉢聲聲，渾不爲風雲月露。算都是蒼茫身世，鬱懷噴吐。柳色虹橋驚戰伐，菊花九日傷遲暮。儘旁人腫背詫駝峯，甘陵部。仙耶怪，予和汝；牀上下，人三五。仗彩毫收入，浣花舊譜。杜老風華傳綺季，酒龍序次排詩虎。祇齒牙餘論我難勝，公其誤。」其三云：「顧曲雄才，合放爾出人頭地。尙關心西園餘韻，再繙圖記。鴻爪印留脩禊帖，龍頭人似催租吏。倚征篷促和右軍詩，斜陽裏。君且去，門須閉；儂便學，陳無己。待哀媛啼徹，恐應出涕。偶破天慳成此會，再聯萍影談何易。看眼中落落聚星羣，還餘幾。」其四云：「對此茫茫，沒著落愁人一箇。渾不耐，墮歡如夢，亂愁如火。聚合何關神鬼忌，拋離忍使因緣左。誦「河梁」五字斷腸詩，鉛波墮。休便說，劉琨臥；休浪炙，淳于醜。怕階前尺地，也難容我。誰續罪言憐杜牧，枉傳仙侶侔張果。問何年位業紀真靈，彈冠賀。」感激豪宕，直可摩迦陵之壘。

## 一一一

吾邑馬眉生尙珍，天資甚優，生有詞癖，充其力量所至，可以卓然成家。己卯秋，會於金陵旅次，暢論詞學源流，並贈以舊錄唐宋詞一本。不見馬生久矣，諒於此中消息，必有所得，他日覲面，再當重與切磋也。



眉生好爲豔詞，間作壯語，余友王竹庵鳳起亦有此癖。余初爲詞，亦不免淫冶叫囂之失，猶憶丙子報罷後，宴竹庵座中，賦臨江仙云：『落日江干分手處，無端重見雲英，眉棱猶帶遠山青。多卿珍重意，苦語慰飄零。』颯颯西風摧勁羽，蕭郎憔悴而今。賓鴻嘹唳過前汀。紅燈搖客夢，明月碎秋心。』又金縷曲秋江送別，

座有歌者，即癸酉春竹庵座中所見也，琵琶三弄，哀怨不勝，爲賦此曲云：『鵝血凝羅袖，撥檀槽，輕攏漫撚，雙蛾淺逗。訴

盡半生恩怨語，颯沓悲風來驟，正鴻雁初飛時候。一曲琵琶彈未徹，已青衫爲汝重重透。再爲我，一揮手。當年絲竹春江口，惜韶華，良辰莫負，暗拋紅豆。今日雲英還未嫁，我亦杜陵消瘦，又待折渡頭楊柳。眼底茫茫分南北，也無心再進常筵酒。江月白，浪花吼。』又九日登岳墩感懷賦前調後半闕云：『絲絲慘結秋陰候，撫危闌，生平細數，儘多儂儂。三十男兒仍落拓，何論中年以後，况又值西風重九。破帽多情偏戀我，問何人印佩黃金斗。中原望，悲風吼。』又前調云：『箕踞狂呼聊復爾，拭青萍夜夜光凝紫。便欲擊，唾壺碎。』下云：『黃花小圃饒秋意，掃蒼苔，眠裯藉草，徑須覓醉。得失雞蟲何足數，一笑浮雲富貴，聊自學田家生計。不信馬周終落拓，倒金尊且了東籬事。更不下，窮途淚。』余戊子捷南闈，詩題金罍浮菊催開宴，此亦詞讖也。皆不足語於大雅。



余曾作羅敷豔歌云：『紅橋一帶傷心地，煙雨淒淒。燕子樓西。難道東風不肯歸，青旗冷趁飛鴉起，沾酒人稀。舊恨依依。一樹垂楊裊亂絲。』意境似尙深厚。又青門引云：『斷腸無奈送春歸，落花時節，妝閣鎮常掩。』下云：『夢魂應苦關山遠，只傍閒庭院。』亦尙有沈至之思，視前金縷曲諸篇，淺深判然矣。

## 卷六

一  
周秦詞以理法勝，姜張詞以骨韻勝，碧山詞以意境勝。要皆負絕世才，而又以沈鬱出之，所以卓絕千古也。至陳朱，則全以才氣勝矣。

### 二

喬筮巢云：『少游詞，寄慨身世，閒雅有情思，酒邊花下，一往而深，而怨誹不亂，悄乎得小雅之遺。』又云：『他人之詞，詞才也，少游，詞心也。得之於內，不可以傳，雖子瞻之明儻，耆卿之幽秀，猶若有瞠乎後者，況其下耶？』此與莊中白之言頗相合，淮海何幸，有此知己。

### 三

兩宋詞家，各有獨至處，流派雖分，本原則一。惟方外之葛長庚，閨中之李易安，別於周秦姜史蘇辛外，

獨樹一幟，而亦無害其爲佳，可謂難矣。然畢竟不及諸賢之深厚，終是託根淺也。

四

葛長庚詞，風流淒楚，一片熱腸，無方外習氣。余尤愛其水調歌頭云：『江上春山遠，山下暮雲長。相留相送，時見雙燕語風檣。滿目飛花萬點，回首故人千里，把酒沃愁腸。回雁峯前路，煙樹正蒼蒼。漏聲殘，燈燄短，馬啼香。浮雲飛絮，一身將影向瀟湘。多少風前月下，迤邐天涯海角，魂夢亦淒涼。又是春將暮，無語對斜陽。』

五

葛長庚詞，脫盡方外氣，李易安詞，卻未能脫盡閨閣氣。然以兩家較之，仍是易安爲勝。

六

宋閨秀詞，自以易安爲冠。朱子以魏夫人與之並稱；魏夫人祇堪出朱淑真之右，去易安尙遠。

七

金高仲常貧也樂云：『城下路，淒風露，今人犁田昔人墓。岸頭沙，帶蒹葭，漫漫昔時流水今人家。黃埃赤』

日長安道，倦客無漿馬無草。開函關，閉函關，千古如何不見一人閒。按趙聞禮輯陽春白雪集載此詞，乃賀方回小梅花前半闕也，茲從詞綜本。章法句法，不古不今，亦不類樂府，詞中別調也。

八

宋無名氏題項羽廟念奴嬌一闕，魄力雄大，勁氣直前，更不作一渾厚語，開其年板橋一派；此學稼軒而有流弊者，稼軒不任其咎也。

九

浪遠微聽葭葉響，雨殘細數梧桐滴。竹山滿江紅語也。上有『小窗幽閔』之句，此二語不是閔寂中，如何辦得？竹山詞多粗，惟此二語最細。

一〇

稼軒滿江紅送李正之提刑入蜀云：『東北看騰諸葛表，西南更草相如檄。把功名收拾付君侯，如椽筆。』又云：『赤壁磯頭千古浪，銅鞮陌上三更月。正梅花萬里雪深時，須相憶。』龍吟虎嘯之中，卻有多少和緩。不善學之，狂呼叫囂，流弊何極。

一  
稼軒詞有以朴處見長，愈覺情味不盡者，如水調歌頭結句云：『東岸綠陰少，楊柳更須栽。』信手拈來，便成絕唱，後人亦不能學步。

一一

張孝祥六州歌頭一闋，淋漓痛快，筆飽墨酣，讀之令人起舞。惟『忠憤氣填膺』一句，提明忠憤，轉淺轉顯，轉無餘味；或亦聳當途之聽，出於不得已耶？朝野遺記云：『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中賦此，魏公爲罷席而入。』

一二

東坡西江月云：『休言萬事轉頭空，未轉頭時皆夢。』追進一層，喚醒癡愚不少。

一三

東坡浣溪沙游蕪水清泉寺云：『誰道人生難再少，君看流水尙能西。休將白髮唱黃鸝。』愈悲鬱，愈豪放，愈忠厚，令我神往。原註『寺前水西流』。

趙瑞行滿江紅云：『三十年前，愛買劍買書買畫。凡幾度詩壇爭敵，酒兵爭霸。春色秋光如可買，錢慳也不曾論價。任粗豪爭肯放頭低，諸公下。今老大，空嗟訝；思往事，還驚詫。是和非未說，此心先怕。』  
（太粗直）萬事全將飛雪看，一閒且向貧中借。樂餘齡泉石在膏肓，吾非詐。』粗豪中有勁直之氣，襲稼軒皮毛，亦蔣竹山流亞，宋詞之最低者。周公謹浩然齋雅談內載此詞。然詞品雖不高，而筆趣尙足，不過惡劣。至陸種園滿江紅贈王正子云：『同是客，君尤苦；兩人恨，憑誰訴。看囊中罄矣，酒錢何處。吾輩無端寒至此，富兒何物肥如許。脫敝裘付與酒家娘，搖頭去。』暴言竭辭，何無含蓄至此。板橋幼從種園學詞，故筆墨亦與之化。

劉潛夫滿江紅云：『空有鬢如潘騎省，斷無面見陶彭澤。便倒傾海水浣衣塵，難湔滌。』又沁園春夢方孚若云：『天下英雄，使君與操，餘子何堪共酒杯。』又云：『使李將軍，遇高皇帝，萬戶侯何足道哉。』又贈孫季蕃云：『天地無情，功名有數，千古英雄只麼休。平生事，獨羊曇一箇，淚灑西州。』沈痛激烈，幾欲敲碎唾壺。



## 一七

二帝蒙塵，儉安南渡，苟有人心者，未有不拔劍斫地也。南渡後詞，如趙忠簡滿江紅云：『欲待忘憂除是酒，奈酒行有盡愁無極。便挽將江水入尊罍，澆胸臆。』張仲宗賀新郎云：『夢繞神州路，悵秋風，連營畫角，故宮離黍。底事崑崙傾砥柱，九地黄流亂注，聚萬落千村狐兔。天意從來高難問，況人情易老悲難訴。更南浦，送君去。』又石州慢結句云：『萬里想龍沙，泣孤臣吳越。』朱敦儒相見歡云：『中原亂，簪纓散，幾時收。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。』張安國浣溪沙云：『萬里中原烽火北，一尊濁酒戍樓東。酒闌揮淚向悲風。』劉潛夫玉樓春云：『男兒西北有神州，莫滴水西橋畔淚。』劉叔擬念奴嬌云：『其肯爲我來耶，河陽下士，正是強人意。勿謂時平無事也，便以言兵爲諱。眼底山河，樓頭鼓角，都是英雄淚。功名機會，要須閒暇先備。』劉改之沁園春上鄧帥云：『威撼邊城，氣吞胡虜，慘淡塵沙飛北風。中興事，看君王神武，駕馭英雄。』又八聲甘州送湖北招撫吳獵云：『望中原馳驅去也，擁十州牙纛正翩翩。春風早，看東南王氣，飛繞星躔。』黃幾仲虞美人云：『書生萬字平戎策，苦淚風前滴。』王子文西河云：『天下事，問天怎忍如此。』下云：『縱有英心誰寄，近新來又報烽煙起。』曹西士西河云：『漫哀痛，無及矣。無情莫問江水，西風落日。慘新亭幾人墮淚。戰和何者是良謀，扶危但看天意。』陳龜峯沁園春丁酉歲感事云：『誰使神州，百年陸沈，青氈未還。悵晨星殘月，北州豪傑，西風斜日，東帝江山。劉表坐談，深源輕進，機會失之彈指間。傷心事，是年年冰合，在在風寒。』說和說戰都難，算未必江沱堪晏安。歎封侯心在，鱣鯨失水，平戎策就，虎豹當關。

渠自無謀，事猶可做，更別殘燈抽劍看。麒麟閣，豈中興人物，不盡儒冠。』方丘山滿江紅云：『倘只消江左管夷吾，須終有。』又水調歌頭云：『莫倚闌干北，天際是神州。』張方叔賀新涼云：『世上豈無高臥者，奈草廬煙鎖無人顧。』李廣翁賀新涼云：『落落東南牆一角，誰護山河萬里，問人在玉關歸未。老矣青山燈火客，撫佳期漫灑新亭淚。歌哽咽，事如水。』浩然齋雅談：『淳祐間丹陽太守重修多景樓，高宴落成，一時席上皆湖海名流。酒餘，主人命妓持紅箋，徵諸客詞，秋田詞先成，衆人驚賞，爲之閣筆。』此類皆慷慨激烈，髮欲上指，詞境雖不高，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。

一八

董文友詞，祇能言情，不堪論事。其望梅花過鸚鵡州、賀新郎淮陰祠兩調，偶爲慷慨之詞，立見其蹶；措語固不能圓健，平仄亦有顛倒處。

一九

陳其年哨遍兩篇，一氣盤旋，排山倒海，論其氣力，幾欲突過稼軒；只是雄而不渾，直而不鬱，故初讀令人色變，再讀令人齒冷矣。

二〇

其年讀彭禹峯集一篇，後半云：『噫此世何爲，巖疆好以公充餌。』夔繫牂牁地，鬼燐生，鼓聲死。猶記靖州城，連營賊火，楚歌帳外淒然起。公左挈人頭，右提酒甕，大嚼轅門殘齒。奈縛他烏獲，躍漸離，則女子庸奴盡勝之。論通侯羊頭羊胃。』亦可謂直言不忌。

二二

其年東丁飛濤一篇，起云：『大叫高歌，脫帽驩呼，頭沒酒杯裏。』又云：『君不見，莊周漆園傲吏，沈洋玩弄人間世。又不見，信陵暮年失路，醇酒婦人而已。』又云：『我勸君莫負賞花時，幸歸矣。長嘯復奚爲，算人生亦欲豪耳。今宵飲博達旦，酒三行以後，汝爲我舞，吾爲若語。手作拍張言志，黃鬚笑捋凭紅肌。論英雄如此足矣。』又西平樂 王谷 疾村居 拏舟 過 訊云：『只須翦燭，無煩烹韭，欲與君言，竟上君牀。君不見，石鯨跋浪。鐵馬呼風，今日一片關山，五更刁斗，何處乾坤少戰場。』筆力未嘗不橫絕，惜其一發無餘。

三三

或謂：『漁洋分甘餘話云：『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，是欲繼天馬之足，作轅下駒也。』子病迦陵詞不能沈鬱，毋乃類是。』余曰：『此不可一例論也。胡氏以皮相論詩，故不足以服漁洋之心。余論詞則在本原。觀稼軒詞，才力何嘗不大，而意境亦何嘗不沈鬱。如謂才力大者則不必沈鬱，則是陳王李杜之詩轉出蘇黃下矣。有是理哉？』

二三

稼軒詞，於雄莽中別饒雋味，如『馬上離愁三萬里，望昭陽宮殿孤鴻沒。』又『休去倚危欄，斜陽正在，煙柳斷腸處。』多少曲折，驚雷怒濤中，時見和風暖日，所以獨絕古今，不容人學步。

二四

稼軒詞，如『舊恨春江流不盡，新恨雲山千疊。』又『前度劉郎今重到，問玄都千樹花存否。』又『重陽節近多風雨。』又『秋江上，看驚弦雁避，駭浪船回。』又『佳處徑須攜杖去，能消幾兩平生屐。笑塵勞三十九年非，長爲客。』又『樓觀甫成人已改，旌旗未卷頭先白。嘆人生哀樂轉相尋，今猶昔。』又『秋晚葦鱸江上，夜深兒女燈前。』又『三十六宮花濺淚，春聲何處說興亡。燕雙雙。』又『布被秋宵夢覺，眼前萬里江山。』又『功成者去，覺團扇便與人疏。吹不斷斜陽依舊，茫茫禹跡都無。』皆於悲壯中見渾厚。後之狂呼叫囂者，動託蘇辛，真蘇辛之罪人也。

二五

蘇辛詞，後人不能摹倣。南渡詞人，沿稼軒之後，慣作壯語，然皆非稼軒真面目。迦陵力量不減稼軒，而卒不能步武者，本原未厚也。後人更欲學之，恐又爲迦陵竊笑矣。

二六

或問比與興之別，余曰：『宋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臺近兩篇，字字譬喻，然不得謂之比也。以詞太淺露，未合風人之旨。如王碧山詠螢詠蟬諸篇，低回深婉，託諷於有意無意之間，可謂精於比義。婉諷之謂比，明喻則非。』隨園詩話中所載詩，如詠六月菊云：『秋士偶然輕出處，高人原不解炎涼。』詠落花云：『看他已逐東流去，卻又因風倒轉來。』詠茶竈云：『兩三杯水作波濤』等類，皆舌尖聰明語，惡薄淺露，何異劉四罵人？即『經綸猶有待，吐屬已非凡』之句，無不傾倒，然亦不過考試中興會佳句耳。於風詩比義，了不相關。宋人『而今未問和羹事，且向百花頭上開。』自是富貴福澤人聲口，以云風格，視經綸句又低一籌矣。若興則難言之矣。託喻不深，樹義不厚，不足以言興。深矣厚矣，而喻可專指，義可強附，亦不足以言興。所謂興者，意在筆先，神餘言外，極虛極活，極沈極鬱，若遠若近，可喻不可喻，反覆纏綿，都歸忠厚。求之兩宋，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、白石暗香疏影、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臺殘雪庭除一篇等篇，亦庶乎近之矣。』

二七

風騷有比興之義，本無比興之名，後人指實其名，已落次乘，作詩詞者，不可不知。

二八



風詩三百，用意各有所在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故能感發人之性情。後人強事臆測，繫以比、興、賦之名，而詩義轉晦。子朱子於楚詞，亦分章而係以比、興、賦，尤屬無謂。

二九

詞有貌不深而意深者，韋端己菩薩蠻、馮正中蝶戀花是也。若厲樊榭諸詞，造語雖極幽深，而命意未厚，不耐久諷，所以去古人終遠。

三〇

樊榭造句多幽深，穀人措詞則全在洗鍊，又不逮樊榭遠甚。

三一

穀人所長者，律賦試帖耳。古文固非所能，駢文亦不免平庸；詞較勝於駢文，然亦未見高妙；至古今體詩，則下駟之乘矣。大抵穀人先生祇可爲近時高手，論古則未也。

三二

朱陳厲三家，可謂極詞之變態；以云騷雅，概未之聞。



三三

尤西堂更漏子云：『五更風，三點雨，並作零鐘斷鼓。殘葉影，落花魂，淒淒來叩門。天涯雁，飛聲亂，叫出傷心一片。倚半枕，擁孤衾，相思睡不成。』前半直似鬼語，後半不免粗浮，殊負此調。

三四

穀人輩工於鍊字耳，迦陵則精於鍊句，如云：『秋色冷并刀，一派酸風捲怒濤。』又『長城夜月一輪孤，沙場戰馬千羣黑。』又『水雲繆葛，陽陰雜糅，奇石成獅破空走。』又『秋生海市，紅日一輪孤陷。』又『短鬢颯秋葉，僵指轟枯柯。』又『大江邊，殘照裏，仲宣樓。』又『曼聲長嘯，碧雲片片都裂。』又『輕舟夜翦秋江，西風鱗甲生江面。』又『隱隱前林暝翠，暗結精藍。』又『老松三百本，山雨響徧張鱗甲。』又『想月明千里，戰袍不夜。西風萬馬，殺氣臨邊。』又『十月疏砧，一城冷雁，不許愁人不望鄉。』又『我到中原。重尋舊蹟，牧笛吹風起夜波。』又『一派大江流日夜，捲雲濤舞上青山髻。』造句皆精警奪目，讀之可增長筆力。

三五

其年水調歌頭雪夜再贈季希韓云：『縱不神仙將相，但遇江山風月，流落亦爲佳。豈意有今日，側帽數哀笳。』流落亦爲佳，已是難堪，今則並此不能矣。『豈意』五字，悲極憤極，如聞熊啼兕吼。

三六

稼軒詞云：『而今不如昔，後定不如今。』即其年水調歌頭之意，而意境卻別。然讀夢窗之『後不如今今非昔，兩無言相對滄浪水。』悲鬱而和厚，又不必爲稼軒矣。

三七

宋無名氏鷓鴣天云：『鎮日無心掃黛眉，臨行愁見理征衣。樽前祇恐傷郎意，閣淚汪汪不敢垂。停寶馬，捧瑤卮，相斟相勸忍分離。不如飲待奴先醉，圖得不知郎去時。』語不必深，而情到至處，亦絕調也。惟措詞近曲，終欠大雅。

三八

詞中如佳人、夫人、那人、檀郎、伊家、香腮、心兒、蓮瓣、雙翹、鞋鉤、斷腸天、可憐宵、莽乾坤、哥、奴、姐、耍等字面，俗劣已極，斷不可用。即老子、玉人、則個、好個、那個、拌個、元是、嬌瞋、兜鞋、恁、些、他、兒等字，亦以慎用爲是。蓋措詞不雅，命意雖佳，終不足貴。

三九

張子野詞，最見古致。如云：『江水東流郎在西，問尺素何由到。』情詞淒怨，猶存古詩遺意。後之爲詞者，更不究心於此。

四〇

黃魯直詞，乖僻無理，桀傲不馴，然亦間有佳者。如望江東云：『江水西頭隔煙樹，望不見，江東路。思量只有夢來去。更不怕，江闌住。』燈前寫了書無數，算沒個，人傳與。直饒尋來雁分付。又還是，秋將暮。』筆力奇橫無匹，中有一片深情，往復不置，故佳。

四一

詞貴渾涵，刻摯不渾涵，終屬下乘。晁无咎詠梅云：『開時似雪，謝時似雪，花中奇絕。香非在蕊，香非在萼，骨中香徹。』費盡氣力，終是不好看。宋末蕭泰來霜天曉角一闋，亦犯此病。

四二

方回瑞鷓鴣云：『初未試愁那是淚，每渾疑夢奈餘香。』此種句法，直是賀老從心化出。

四三

美成豔詞，如少年游、點絳脣、意難忘、望江南等篇，別有一種姿態，句句灑脫，香奩泛話，吐棄殆盡。

四四

美成以少年游并刀如水一篇一詞通顯，以望江南歌席上一篇一闕得罪；榮枯皆繫於一詞，異矣。

四五

美成蝶戀花云：『魚尾霞生明遠樹，翠壁黏天，玉葉迎風舉。一笑相逢蓬海路，人間風月如塵土。剪水雙眸雲半吐，醉到天瓢，笑語生青霧。此會未闌須記取，桃花幾度吹紅雨。』語帶仙氣，似贈女冠之作，否則故爲隱語；已爲夢窗『北斗秋橫』、『春溫紅玉』兩篇，開其先路。

四六

詞人好作精豔語，如左與言之『滴粉搓酥』、姜白石之『柳怯雲鬆』、李易安之『綠肥紅瘦』、『寵柳嬌花』等類，造句雖工，然非大雅。

四七

『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，莫莫莫。』放翁傷其妻之作也。放翁妻唐氏，改適趙士程。『不合畫春山，依舊留愁住。』放翁妾別放翁詞也。前則迫於其母，而出其妻，後又迫於後妻，而不能庇一妾，何所遭之不偶也。至兩詞皆

不免於怨，而情自可哀。

四八

吳元可采桑子：「一樣東風兩樣吹」，輕淺語，自是元人手筆。國朝陳玉璣之「欲罵東風誤向西」，愈趨愈下矣。

四九

劉龍洲沁園春，爲詞中最下品。元人沈景高有和劉龍洲指甲一篇，句句扭捏，又不及改之遠甚。而俞焯云：「景高舊家子也，余見此詞，纖麗可愛，因定交焉。」當時賞識如此，何怪元詞之不振也。

五〇

明代施浪仙花影詞四卷，卑卑不足道，求其稍近於雅者，不獲三五闕。同時馬浩瀾，亦有花影詞三卷，陳言穢語，又出浪仙之下。而當時並負詞名，即後世猶有稱述之者，真不可解。

五一

遣詞貴典雅，然亦有典雅之事，數見不鮮，亦宜慎用。如「蓮子空房」、「人面桃花」等字，久已習爲套語，不

必再拾人唾餘。

五二

宋人朱行中漁家傲云：『拌一醉，而今樂事他年淚。』賀方回惜雙雙云：『回首笙歌地，醉更衣處長相記。』同一感慨，而朱病激烈，賀較深婉。

五三

柳耆卿戚氏云：『紅樓十里笙歌起，漸平沙落日銜殘照。』意境甚深，有樂極悲來，時不我待之感。而下忽接云：『不妨且繫青驄，漫結同心，來尋蘇小。』荒謾無度，遂使上二句變成淫詞，豈不可惜。

五四

耆卿『忍把浮名，換了淺斟低唱。』荒謾語耳，何足爲韻事。稼軒『悲莫悲生離別，樂莫樂新相識，兒女古今情。富貴非吾事，歸與白鷗盟。』憤激語而不離乎正，自與耆卿迥別。然讀唐人『忽見陌頭楊柳色，悔教夫婿覓封侯』之句，情理兩融，又婉折多矣。

五五



王通叟詞名冠柳，北宋詞家極多，獨云冠柳，仍是震於耆卿名，而入其彀中耳。觀其命名，即可知其詞之不足重，嗣後以清平樂一詞被謫，不亦宜乎！

五六

宋李漢老謚文敏有『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』之句，一時膾炙人口，然此語亦似雅而俗。

五七

東坡心地光明磊落，忠愛根於性生，故詞極超曠，而意極和平。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，而機會不來，正則可以爲郭李、爲岳韓，變則即桓溫之流亞，故詞極英雄，而意極悲鬱。蘇辛兩家，各自不同，後人無東坡胸襟，又無稼軒氣概，漫爲規撫，適形粗鄙耳。

五八

和婉中見忠厚易，超曠中見忠厚難，此坡仙所以獨絕千古也。

五九

岳少保、韓蘄王、文信國，俱能爲詞，而少保爲稍勝。然此皆詞以人傳，並非有獨到處也。淺見者遽歎爲

工絕，殊可不必。

六〇

順庵樂府五卷，康伯可作也。伯可以詞受知於高宗，當其上中興十策時，何減於賈長沙之洞若觀火；後以諂檜得進，有「今皇御極，視公宰相爲腹心」之對。富貴熱中，頓改其素。苟攸苟或之事操，晦於始而明於終，猶可恕也；伯可之諂檜，明於始而晦於終，不可恕也。然其詞哀感頑豔，儘有佳者。陳質齋云：「伯可詞，鄙褻之甚。」此語論其人則可，論其詞則未盡然也。此不足以服其心。至王性之云：「伯可樂章，令晏叔原不得獨擅。」此又等於瞽者辨黑白矣！

六一

黍離麥秀之悲，暗說則深，明說則淺。曾純甫詞，黃叔陽云：「純甫東都故老，詞多感慨，如金人捧露盤憶秦娥等曲，淒然有黍離之感。」如「雕闌玉砌，空餘三十六離宮。」又云：「繁華一瞬，不堪思憶。」又云：「叢臺歌舞無消息，金樽玉管空陳迹。」詞極感慨，但說得太顯，終病淺薄。碧山詠物諸篇，所以不可及。

六二

程正伯與子瞻爲中表兄弟，有書舟雅詞一卷。余觀其詞，淺薄者多，高者筆意尙閒雅，去坡仙何止萬里。

六三

竹垞謂：『正伯詞，有與坡仙相亂者。』余謂：『兩人詞，一洪一纖，一深一淺，如冰炭之不相入，無俟辨而可明，何慮其相亂也？』

六四

正伯詞，余所賞者，惟漁家傲結處云：『細拾殘紅書怨泣，流水急。不知那個傳消息。』爲有深婉之致。其次則水龍吟云：『算好春長在，好花長見。元只是，人憔悴。』及詞選所錄卜算子一闕，尙有可觀，餘則一篇之中，雅鄭多不分矣。

六五

程正伯『掩淒涼黃昏庭院』一篇，後來秀水詞與此種筆路最近。乃竹垞自謂學玉田，未免欺人太甚。

六六

詞綜所錄朱晦翁水調歌頭、真西山蝶戀花，雖非高作，卻不沈悶，固知不是腐儒。

六七

杜伯高詞，氣魄絕大，音調又極諧，所傳不多，然在南宋，可以自成一隊。陳同甫云：「伯高奔風逸足，而鳴以和鸞。」評論甚當。

六八

國初曹潔躬滿江紅錢塘觀潮云：「城上吳山遮不住，亂濤穿到巖灘歇。是英雄未死報讎心，秋時節。」沈雄悲壯，筆力千鈞，讀之起舞。竹垞和作，已非敵手，何論餘子。

六九

尤展成云：「近日詞家，愛寫閨襜，易流狎昵，蹈揚湖海，動涉叫囂，二者交病。」西堂此論，可謂深中詞人之弊；顧自言之而自蹈之，何耶？

七〇

孔季重鷓鴣天云：「院靜廚寒睡起遲，秣陵人老看花時。城連曉雨枯陵樹，江帶春潮壞殿基。傷往事，寫新詞，客愁鄉夢亂如絲。不知煙水西村舍，燕子今年宿傍誰。」勝國之感，情文淒豔，較五代時鹿虔扈

臨江仙一闋，所謂『煙月不知人世改，夜闌還照深宮。藕花相向野塘中。暗傷亡國，清露泣香紅』者，可以媲美。

七一

『把酒囑東風，種出雙紅豆。』吳蘭次詞也。當時有『紅豆詞人』之號。『郎似桐花，妾似桐花鳳。』王阮亭詞也。京師人呼爲『玉桐花』。此類皆一時情豔語，絕無關於詞之本原；而當時轉以此得名，何其淺也。

七二

宋人如『紅杏尙書』、『賀梅子』、『張三影』、『山抹微雲秦學士』、『露華倒影柳屯田』、『曉風殘月柳三變』、『滴粉搓酥左與言』之類，皆以一語之工，傾倒一世。宋與柳左無論矣，獨惜張秦賀三家，不乏傑作，而傳誦者轉以次乘，豈白雪陽春，竟無和者與？爲之三嘆！

七三

子野弔林君復詩：『煙雨詞亡草更青』，蔡君謨寄李良定詩：『多麗新詞到海邊』，此則一篇之工，見諸吟詠。然亦其人並非專家，故不惜以一篇之工，藝林傳播。國朝『崔黃葉』、『崔紅葉』亦猶是也。至『賀梅子』、『張三

影」、「秦學士」，詞品超絕，而亦以一語之工得名，致與諸不工詞者同列，則亦安用此知己也。

#### 七四

容若飲水詞，才力不足，合者得五代人淒婉之意。余最愛其臨江仙寒柳云：『疏疏一樹五更寒，愛他明月好，憔悴也相關。』言中有物，幾令人感激涕零。容若詞亦以此篇爲壓卷。

#### 七五

樊榭詞筆幽豔，蓋亦知陳朱之悖乎古，而別出旗鼓以爭勝；淺見者遂謂其從風騷來，其實不過襲梅溪夢窗玉田面目，而運以幽冷之筆耳。然不可謂非作手。

#### 七六

陳朱詞，顯悖乎風騷，樊榭則隱違乎風騷，而不知風騷門徑，必不容與之相背也。

#### 七七

陳以雄闊勝，可藥纖小之病。朱以雋逸勝，可藥拙滯之病。厲以幽峭勝，可藥凍俗之病。不可謂之正聲，不得不謂之作手。



七八

迦陵雄勁之氣，竹垞清雋之思，樊榭幽豔之筆，得其一節，亦足自豪。若兼有衆長，加以沈鬱，本諸忠厚，便是詞中聖境。

七九

位存詞，規模較隘，而全篇精粹，亦能拔幟於陳朱之外。璞函則輕圓俊美，跌宕縱橫，鼓吹陳朱，正不多讓，皆國朝之哲也。

八〇

『青子綠陰空自好，年年總被東風誤。』璞函送春詞也。意味極厚，詞之可以怨者。

八一

宋詞有不能學者，蘇辛是也。國朝詞有不能學者，陳朱是也。然蘇辛自是正聲，人苦學不到耳；陳朱則異是矣。

八二

學周秦姜史不成，尙無害爲雅正；學蘇辛不成，則入於魔道矣。發軔之始，不可不慎。板橋論詩，以沈著痛快爲第一，論詞取劉蔣，亦是此意。然彼所謂沈著痛快者，以奇警爲沈著，以豁露爲痛快耳。吾所謂沈著痛快者，必先能沈鬱頓挫，而後可以沈著痛快。若以奇警豁露爲沈著痛快，則病在淺顯，何有於沈？病在輕浮，何有於著？病在鹵莽滅裂，何有於痛與快也？

八三

「投畀豺虎，投畀有北。」三百篇之痛快語也。然謂三百篇之佳者在此，則謬不可言矣。

八四

板橋詞，如「把天桃斫斷，煞他風景。鸚哥煮熟，佐我杯羹。焚硯燒書，椎琴裂畫，毀盡文章抹盡名。滎陽鄭，有慕歌家世，乞食風情。」似此惡劣不堪語，想彼亦自以爲沈著痛快也。蔣竹山詞，如「春晴也好，春陰也好，著些兒春雨越好。」同此惡劣。

八五

馮正中蝶戀花云：「誰道閑情拋棄久，每到春來，惆悵還依舊。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辭鏡裏朱顏瘦。」可謂沈著痛快之極，然卻是從沈鬱頓挫來，淺人何足知之。

八六

碧山詞，何嘗不沈著痛快，而無處不鬱，無處不厚，反覆吟詠數十過，有不知涕之何從者。粗心人讀之，夏釜撞甕，何由識其真哉。

八七

余友王竹庵，工詩詞，而未造深厚之境。余賦秋怨詩有云：「雞鳴欲曙天未曙，此夜知君在何處。紅燈如霧紗如煙，涼月沈沈夢中語。」竹庵歎爲幽絕，以爲不厭百回讀也。癸酉年，與余唱和甚多，余時年二十一，竹庵長余九年。後聞其游楚粵間，援例得縣丞，大吏薦擢知縣，與某公不合，恹恹抑鬱，年未四十下世，可哀也已。甲申秋，余過靖江，懷以詩云：「雲水空濛欲化煙，眼前風物似當年。黃蘆苦竹秋蕭瑟，腸斷江樓暮雨天。」竹庵著有江樓暮雨詩鈔。詞則倡和者，不下十餘首，大半率意之作，都無存稿。

八八

雍乾以還，詞人林立，如南蕪橙里輩，非無磨琢之工，而卒不能超然獨絕者，皆苦不知本原所在，故下不至

如楊郭之卑靡，上亦難窺姜史之門戶。後之爲詞者，不根柢於風騷，僅於詞中求生活，又無陳朱才力，縱極工巧，亦不過南薌橙里之匹；則亦車載斗量，不可勝數矣，尙安足爲貴乎？

### 八九

碧山玉田而後，得張皋文一揭其旨，而詞以不滅。其間五六百年，亦多傑出之士，竟無泝其源者，亦足異矣。

### 九〇

金應珪詞選後序云：「近世爲詞，厥有三蔽：義非宋玉，而獨賦蓬髮，諫謝淳于，而唯陳履烏，揣摩牀第，污穢中蕘，是謂淫詞。其蔽一也。猛起奮末，分言析字，談嘲則俳優之末流，叫嘯則市僧之盛氣，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，黽蜮怒噬以調疏越，是謂鄙詞。其蔽二也。規模物類，依託歌舞，哀樂不衷其性，慮歎無與乎情，連章累篇，義不出乎花鳥，感物指事，理不外乎酬應，雖旣雅而不豔，斯有句而無章，是謂游詞。

其蔽三也。（此病最深，亦最易犯。蓋前兩蔽則顯忤風騷，常人皆知其非。此一蔽則似是而非，易於亂真。今之假託南宋者，皆游詞也。）原其所昧，厥亦有由：童蒙擷其粗而失其精，達士小其文而忽其義。故論詩則古近有祖禰，而談詞則風騷若河漢，非其惑歟。」此論深中世病，學人必破此三蔽，而後可以爲詞。

九一

詞選後附錄諸家詞，大旨皆不悖於風騷，惟冠以仲則一首，殊可不必。仲則於詞，本屬左道，此一詞不過偶有所合耳，亦非超絕之作。

九二

左仲甫南浦夜尋琵琶亭一章，格調不凡，惟「遶回闌百折覓愁魂」句，終嫌不大雅。

九三

鄭善長湘春夜月一章，意味甚深，可稱佳構。而結數語云：「從此便，更休論春事。任教銀蒜，終日垂垂。」「便更」二字嫌逗，亦不檢之過。

九四

梁應來兩般秋雨齋隨筆，除當時人詩詞外，大半掇拾唾餘，並無獨見。其中摘錄諸詞，率是淺薄纖麗之作，最爲下品。彼所自撰，如金縷曲春陰云云，枝而不物，即金氏所謂游詞也。

九五

山歌樵唱，里諺童謠，非無可採，但總不免俚俗二字，難登大雅之堂。好奇之士，每偏愛此種，以爲轉近於古，此亦魔道矣。鍾譚古詩歸之選，多犯此病。風騷自有門戶，任人取法不盡，何必轉求於村夫牧豎中哉？

九六

近時興化劉熙載論詞，頗有合處，尙不染板橋餘習。

九七

作詞貴求其本原，而文藻亦不可不講。求之詞選，以探其本，博之詞綜，以廣其才，按之詞律，以合其法，詞之道幾盡於是。惟本之所在，未易驟探，第求諸詞選，尙不足臻無上妙諦。此余不得已撰述此編，推諸風騷，以盡精義。知我罪我，一任天下也。



## 卷七

一

詞有平仄可以通融者，有必不可以通融者，一字偶乖，便不合拍。究心於詞律，自無不協之弊。

二

詞之音律，先在分別去聲。不知去聲之爲重，雖觀詞律，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知猶不知也。斯編之作，專在直揭本原，聲調之學有詞律，在余弗贅論。偶拈一條示人，以究詞律之捷徑耳。

三

詞中本原，初學難於驟得。宜先多讀唐宋之詞，以植其基，然後上溯風騷，下逮國初，以竟其原委，窮其變態，本原所在，可不言而喻矣。

四

詩詞一理，然不工詞者可以工詩，不工詩者斷不能工詞。故學詞貴在能詩之後，若於詩未有立足處，遽欲學詞，吾未見有合者。

五

古人詞勝於詩則有之，如少游白石皆然。未有不知詩而第工詞者。王碧山張玉田輩，詩不多見，然必非不工詩者。即使碧山輩詩未成家，不能卓立千古，要其爲詞之始，必由詩以入門，斷非躐等。

六

人知東坡古詩古文，卓絕百代，不知東坡之詞，尤出詩文之右。蓋仿九品論字之例，東坡詩文縱列上品，亦不過爲上之中下。七言古爲東坡擅長，然於清絕之中難以淺俗語，沈鬱處亦未能盡致，古文才氣縱橫而不免霸氣，總不及詞之超逸而忠厚也。若詞則幾爲上之上矣。此老生平第一絕詣，惜所傳不多也。

七

古人詞大率無題者多，唐五代人，多以調爲詞，自增入『閨情』、『閨思』等題，全失古人託興之旨；作俑於

花庵草堂，後世遂相沿襲，最爲可厭。至清綺軒詞選，乃於古人無題者妄增入一題，誣己誣人，匪獨無識，直是無恥。

八

詠物詞至王碧山，可謂空絕古今，然亦身世之感使然，後人不能強求也。竹垞茶煙閣體物集二卷，縱極工緻，終無關於風雅。

九

其年長相思贈別楊枝云：『漱金卮，閣金卮，不是樽前抵死辭。今宵是別離。』愈朴直，愈婉曲，愈沈痛。豔詞非其年所長，然此類亦見別致。

一〇

晏小山長相思云：『長相思，長相思，若問相思甚了期。除非相見時。長相思，長相思，欲把相思說似誰。淺情人不知。』此亦小山集中別調，與其年贈別楊枝之作，筆墨相近。

其年瑞龍吟春夜見壁間三絃子是雲郎舊物感而填詞後半云：『記得蛇皮絃子，當時妝就，許多聲價。曲項微垂流蘇，同心結打。也會萬里，伴我關山夜。有客向潼關店後，昆陽城下，一曲琵琶者。月黑楓青，輕攏細研。』游絲落絮之情，雲湧風飛之筆，亦一時之雄也。

一一

竹垞豔詞，言情者遠勝文友。而體物諸篇，則文友爲工。此亦各有所長，不可相強。如美人額美人齒等篇，竹垞非不工巧，然不及文友之精。

一二

文友爲詞中之妖，然卻有妖之神通；後人爲豔詞，更欲勝之，亦非易易。故余願學詞者，各究本原之所在，本原既得，不獨蓉渡爲糟粕，即烏絲載酒，亦成旒綴。

一三

溫厚和平，詩教之正，亦詞之根本也。然必須沈鬱頓挫出之，方是佳境；否則不失之淺露，即難免平庸。

一五

風騷爲詩詞之原，然學騷易，學詩難，風詩祇可取其意，楚詞則並可擷其華。

一六

幽深窈曲，瑰瑋奇肆，楚詞之末也；沈鬱頓挫，忠厚纏綿，楚詞之本也。舍其本而求其末，遂託名於靈均，吾所不取。

一七

千古得騷之妙者，惟陳王之詩，飛卿之詞，爲能得其神，不襲其貌。近世則蒿庵詞，可與風騷相表裏，此外鮮有合者。

一八

楚詞二十五篇，不可無一，不能有二。宋玉效顰，已爲不類，兩漢才人，踵事增華，去騷益遠。惟陳王處骨肉之變，發忠愛之忱，旣憫漢亡，又傷魏亂，感物指事，欲語復咽，其本原已與騷合；故發爲詩歌，覺湘閭澤畔之吟，去人未遠。嗣後太白學騷，虛有形體，長吉學騷，益流怪誕。飛卿古詩，有與騷暗合處，但才力稍

弱，氣骨未遒，可爲騷之奴隸，未足爲騷之羽翼也；惟菩薩蠻、更漏子諸詞，幾與騷化矣，所以獨絕千古，無能爲繼。繼之者其惟蒿庵乎？

一九

或問：「杜陵何以不學騷？」余曰：「此不可一概論也。大約自風騷以迄太白，皆一綫相承，其間惟彭澤一源，超然物外，正如巢許夷齊，有不可以常理論。至杜陵，負其倚天拔地之才，更欲駕風騷而上之，則有所不能，僅於風騷中求門戶，又若有所不甘，故別建旗鼓，以求勝於古人。」詩至杜陵而聖，亦詩至杜陵而變。顧其力量充滿，意境沈鬱，嗣後爲詩者，舉不能出其範圍，而古調不復彈矣。故余謂自風騷以迄太白，詩之正也，詩之古也。杜陵而後，詩之變也。自有杜陵，後之學詩者，更不能求風騷之所在，而亦不得不以杜陵爲止境。韓蘇且列門牆，何論餘子？昔人謂杜陵爲「詩中之秦始皇」，言其變古也。亦是快論。此下六條論詩之正變，偶與論風騷連類及之。

二〇

世人論詩，多以太白之縱橫超逸爲變，而以杜陵之整齊嚴肅爲正，此第論形骸，不知本原也。太白一生大本領，全在古風五十五首，今讀其詩，何等朴拙，何等忠厚。至如蜀道難、行路難、天姥吟、鳴皋行等篇，粗而不精，枝而不理，絕非太白高作。若杜陵忠愛之忱，千古共見，而發爲歌吟，則無一篇不與古人爲



敵。其陰狠在骨，更不可以常理論。故余嘗謂太白詩，謹守古人繩墨，亦步亦趨，不敢相背。至杜陵乃真與古人爲敵，而變化不可測矣。固由讀破萬卷，研琢功深，亦實爲古今邁等絕倫之才，斷不能率循規矩，受古人羈縛也。但可爲知者道，難與俗人言。

二二

今之尊李抑杜者，每以李之劣處，爲李之優，而以杜之優處，爲杜之劣，不獨非杜之知己，並非李之知己矣。楊升庵其甚焉者也。

二二

詩有變古者，必有復古者。如陳伯玉掃陳隋之習是也。然自杜陵變古後，而後世更不能復古。自風騷至太白同出一源，杜陵而後，無敢越此老範圍者，皆與古人爲敵國矣。何其霸也！

二三

不知古者，必不能變古，此陳隋之詩所以不競也。杜陵與古爲化者也，惟其與古爲化，故一變而莫可復興。

二四

杜陵之詩，洗脫漢魏六朝面目殆盡，亦非敢於變風騷也；特才力愈工，風雅愈遠，不變而變，乃真變矣。

二五

自溫韋以迄玉田，詞之正也，亦詞之古也。元明而後，詞之變也。茗柯蒿庵，其復古者也。斯編若傳，輪扶大雅，未必無補。

二六

詞至元明，猶詩至陳隋，茗柯蒿庵，猶陳射洪張曲江也。嗣後誰爲太白，收前古之終？誰爲杜陵，別出旗鼓，以開來學哉？陳侏不能與古化，雖敢於變古，終無少陵手段，不足範圍後學也。

二七

河傳一調，最難合拍，飛卿振其蒙，五代而後，便成絕響。

二八

『江上柳如煙，雁飛殘月天。』飛卿佳句也。好在是夢中情況，便覺綿邈無際；若空寫兩句景物，意味便減，悟此方許爲詞。不則即金氏所謂『雅而不豔，有句無章』者矣。

二九

稼軒粉蝶兒落梅起句云『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』，後半起句云『而今春如輕薄蕩子難久』，兩喻殊覺纖陋，令人生厭。後世更欲效顰，真可不必。

三〇

詞中如西江月、一翦梅、釵頭鳳、江城梅花引等調，或病纖巧，或類曲唱，最不易工。難得大雅。善爲詞者，此類以不填爲貴。

三一

入門之始，先辨雅俗；雅俗既分，歸諸忠厚；既得忠厚，再求沈鬱；沈鬱之中，運以頓挫，方是詞中最上乘。

三二

『尋尋覓覓、冷冷清清、悽悽慘慘戚戚。』易安雋句也。並非高調。『鶯鶯燕燕春春、花花柳柳真真、事事風風韻韻、嬌嬌嫩嫩、（四字尤不堪）停停當當人人。』喬夢符效之，醜態百出矣。然如雙卿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，疊至四五十字，而運以變化，不見痕迹，長袖善舞，誰謂今人不逮古人？

三三

易安聲聲慢詞，張正夫云：「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，本朝非無能詞之士，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。後疊又云：『到黃昏點點滴滴』，又使疊字，俱無斧鑿痕。『怎生得黑』，『黑』字不許第二人押，婦人有此詞筆，殆問氣也。」此論甚陋，十四疊字，不過造語奇雋耳，詞境深淺，殊不在此。執是以論詞，不免魔障。

三四

雙卿詞，怨而不怒，可感可泣，吳蘋香則怨而怒矣，詞不逮雙卿，其情之可憫則一也。

三五

僧之能詞者，除西湖老僧點絳脣一闕外，鮮有佳者。此詞亦非正聲，然其中有一片化機，未可淺視。

三六

癸酉甲戌之年，余初習倚聲，曾選古今詞二十六卷，得三千四百三十四首，名曰雲韶集。自今觀之，殊病蕪雜。然其中議論，亦有一二足採者。如云：『北宋詞，詩中之風也。南宋詞，詩中之雅也。』又云：『東坡不可及處，全是去國流離之思，卻又哀而不傷，怨而不怒，所以爲高。』又云：『方回筆墨之妙，真乃一』

片化工。」又云：「張文潛謂「方回詞，妖冶如攬嬌施之祛，盛麗如入金張之堂，幽索如屈宋，悲壯如蘇李。」此猶論其貌耳。若論其神，則如雲煙縹緲，不可方物。」又云：「稼軒詞非不運典，然運用雖多，而其氣不掩，非放翁所及，劉氏並譏辛陸，謬矣。」劉潛夫云：「放翁稼軒一掃纖豔，不事斧鑿，高則高矣，但時時掉書袋，要是一癖。」又云：「詞至張仲舉後，數百年來，邈無嗣響南宋者。」又云：「詞衰於元，然猶未亡也，至明而詞乃亡矣。」又云：「竹垞詞豔而不浮，疏而不流，工麗芊綿中，而筆墨飛舞。」此亦第論其面目。又云：「其年詞以氣勝，然亦是以情勝。蓋有氣以達情，而情愈出，情爲主，貴得其正，氣爲輔，貴得其厚。後人徒學其矜才使氣，殊屬無謂。」此亦第論形骸，其年詞亦未能到此地步，然其說自可取。又云：「詞家之病，首在一俗字，破除此病，非讀樊榭詞不可。」又云：「稼軒詞，精者直似一座鐵甕城，堅而銳，銳而厚，縱饒千軍萬馬，亦衝突不入。板橋心餘輩，一擊瓦解矣。」又云：「五代人詞，不著力而意自勝，而俚淺處亦不少。」以上數條，雖不必盡然，亦未爲無見。

三七

詞中連用疊字，或句句用「春」字，或句句用「愁」字，句句用「聲」字、「兒」字、「秋」字、「問」字之類，皆非正道。有志於古者，必不屑爲。

三八

唐人皇甫子奇詞，宏麗不及飛卿，而措詞閒雅，猶存古詩遺意。唐詞於飛卿而外，出其右者鮮矣。五代而

後，更不復見此種筆墨。

三九

飛卿詞，大半託詞帷房，極其婉雅，而規模自覺宏遠。周秦蘇辛姜史輩，雖姿態百變，亦不能越其範圍。本原所在，不容以形迹勝也。

四〇

碧山詠蕙云：「碧芽也抱春洲怨，雙捲小絨芳字。」下云：「江湖興，昨夜西風又起。年年輕誤歸計。如今生怕歸無準，卻怕故人千里。」玉田長亭怨云：「故人何許，渾忘了江南舊雨。」下云：「如今又京國尋春，定應被薇花留住。」自甘終隱，而亦不願其友之枉道徇人，同一用意忠厚。

四一

碧山醉落魄云：「垂楊學畫蛾眉綠，年年芳草迷金谷。」如今休把佳期卜。一掬春情，斜月杏花屋。」婉麗中見幽怨，殆亦借題言志耶？

四二



『鎮日雙蛾愁不展，隔斷中庭，羞與郎相見。十二闌干閒倚遍，鳳釵壓鬢寒猶顫。昨日江樓簾乍捲，零亂春愁，柳絮飄千點。上巳湔裙人已遠，斷魂莫唱蘋花怨。』此余蝶戀花詞也。怨而不怒，尙有可觀。越二日，又賦一闋云：『誰道蓬山天外遠，曉起開簾，重見芙蓉面。驪髻籠雲眉翠斂，低頭不覺朱顏變。避入花陰藏不見，細拾殘紅，不語思量遍。小院新晴寒尙淺，秋風先已捐團扇。』決絕如此，未免怨而怒矣。

四三

乙酉鄉試，泄瀉委頓，草草完卷。歸舟望月，秋氣沈寥，曾賦臨江仙云：『八月西風吹客袂，初程少駐征鞍。雁聲嘹唳碧雲端。高城天共遠，回首淚闌干。短荻長蘆秋瑟瑟，水邊紅蓼花殘。冰輪寂寞夜江寒。迴潮如有恨，嗚咽繞前灘。』意不深而情勝。明日阻雨，又賦洞仙歌一闋，上半闋云：『荒江晚泊，艤兼葭深處。回首高城墮煙霧。正酒懷落寞，旅夢淒迷。愁欲絕，況是短篷疏雨。』亦即上章之意，詞境皆淺，聊寄吾懷而已。

四四

詞有信筆寫去，若不關人力者，而自饒深厚，此境最不易到。余曾賦鷓鴣天一闋云：『一夜西風古渡頭，紅蓮落盡使人愁。無心再續西洲曲，有恨還登舴艋舟。殘月墮，曉煙浮，一聲欸乃入中流。豪懷不肯同零落，卻向滄波弄素秋。』書以俟教我者。

四五

題詠西湖十景，惟陳西麓感時傷事，得風人之正。草窗木蘭花慢十闋，泛寫景物，了無深義。張成子應天長十章，才氣不逮草窗，而時有與西麓暗合處。如蘇隄春曉云：『草色舊迎雕輦，蒙茸暗香陌。』曲院荷風云：『田田處，成暗綠，正萬羽背風斜矗。亂鷗去，不信雙鴛，午睡猶熟。』花港觀魚云：『禹浪未成頭角，吞舟膽猶怯。湖山外，江海匝，怕自有暗泉流接。』楚天遠，尺素無期，枉誤停楫。』下云：『濠梁興，歸未愜，記舊伴袖攜留摺。指魚水，總是心期，休怨三鼎。』南屏晚鐘云：『歡娛地，空浪迹，漫記省五更聞得。』柳浪聞鶯云：『昆明事，休更說，費夢繞建章宮闕。』兩峯插雲云：『喚醒睡龍蒼角，盤空壯商翼。』西湖路，成倦客，待倩寫素縑千尺。』此類皆有亡國之感，不及西麓之深厚，固勝似草窗作。趙聞禮錄入陽春白雪集中，未爲無見。

四六

趙聞禮輯陽春白雪八卷，頗能擷兩宋人之精，而雜入游詞亦不少，未能盡善也。

四七

陸務觀風流子云：『佳人多命薄，初心慕，德曜嫁梁鴻。記綠窗睡起，靜吟閒詠。句翻離合，格變玲瓏。』

更乘興，素紈留戲墨，織玉撫孤桐。蟾滴夜寒，水浮微凍。鳳牋春麗，花研輕紅。人生誰能料，堪悲處，身落柳陌花叢。翻羨畫堂鸚鵡，深閉金籠。向寶鏡鸞釵，臨妝常晚，繡茵牙版，催舞還慵。腸斷市橋月笛，燈院霜鐘。蓋放翁傷其妻作也，詞不必高，而情極哀怨。選本皆不登此篇，惟陽春白雪集載之。

四八

「商人重利輕別離」，白香山沈痛語也。江開之菩薩蠻商婦怨云：「嫁郎如未嫁，長是淒涼夜。情少利心多，郎如年少何。」俚極笨極，真是點金成鐵。

四九

許魯齋云：「儒者以治生爲急務」，真通達之論。其沁園春舉田東城云：「爲農換卻爲儒，任人笑謀身拙更迂。念老來生業，無他長技；欲期安穩，敢避崎嶇。達士身名，豪家驕蹇，此好胸中一點無。歡然處，有膝前兒女，几上詩書。」亦即治生之義，非泛作農家語，元草堂詩餘載之，而詞則未爲超妙。

五〇

竹山詞云：「萬誤會因疏處起，一閒且向貧中覓。」自是閱歷語，而詞筆甚雋。魯齋書懷詞云：「萬事豈容忙裏做，一安惟自閒中得。」效顰無謂。

五一

學以礪而後成，苟違繩墨，何憚鈇搨。若以水濟水，則亦何益之有哉？古人詩詞，不盡可法，善於運用，何難化腐爲奇。若理解不明，貞淫未辨，妄竊古人成語，以爲己有，膠柱者實其唾餘，改絃者失其宗旨，古人亦安恃此知己也？

五二

辛稼軒詞，運用唐人詩句，如淮陰將兵，不以數限，可謂神勇。而亦不能牢籠萬態，變而愈工，如腐遷夏本紀之點竄禹貢也。

五三

元草堂詩餘載江村姚雲文良嶽詞摸魚兒云：『渺人間，蓬瀛何許，一朝飛入梁苑。』輞川梯洞層崖出，猶帶鬼愁龍怨。窮遊宴，談笑裏，金風吹折桃花扇。翠華天遠，悵莎沼螢黏，錦屏煙合，草露泣蒼蘚。東華夢，好在牙樞瑠瑯，畫圖歷歷曾見。落紅萬點孤臣淚，斜日牛羊春晚。摩雙眼，看塵世，鼇宮又報鯨波淺。吟鞭拍斷，便乞與媧皇，化成精衛，填不盡遺憾。』慨當以慷，亦陳經國之亞匹也。

五四

元人彭元遜解佩環尋梅不見云：『江空不渡，恨蘼蕪杜若，零落無數。遠道荒寒，婉婉流年，望望美人遲暮。風煙雨雪陰晴晚，更何須春風千樹。盡孤城落木蕭蕭，日夜江聲流去。日宴山深聞笛，恐他年流落，與子同賦。事闊心違，交淡媒勞，蔓草沾衣多露。汀洲窈窕餘醒寐，遺珮環浮沈澧浦。有白鷗淡月微波，寄語逍遙容與。』憂深思遠，於兩宋外，又闢一境，而本原正見相合。出自元人手筆，尤爲難得。

五五

元草堂詩餘錄彭元遜詞最多，其警句如臨江仙云：『自結牀頭塵尾，角巾坐枕孤松。片雲承日過山東。起聽荷葉雨，行受豆花風。』蝶戀花云：『無復捲簾知客意，楊花更欲因風起。』語爽朗而意深遠，在元代定推作手。

五六

葉斐軒詞韻，以上去入三聲，均隸入平韻中，蓋專爲北曲而設，決非宋人所訂正。惜大晟樂府久已失傳，無從考證其謬。樊榭遽以爲宋人詞韻，失之未考也。

五七

玉田詞源二卷，上卷精研聲律，探本窮源，繪圖立說，審音者執此以求古樂不難矣。下卷自音譜以至雜論，選詞不多，別具隻眼，洵可爲後學之津梁。陳眉公誤以下卷爲樂府指迷，雲間姚培謙張景星輯爲樂府指迷一卷，而刪其十之二三，蓋仍眉公之誤也。

五八

劉改之詠美人指甲美人足——沁園春兩篇，玉田詞源錄附姜史詠物之後，謂兩詞亦工麗，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。余謂宋人詠物佳篇極多，何必錄此兩詞，有汙大雅。此詞源之小疵，不得以玉田所賞而諱其失。

五九

作詞氣體要渾厚，而血脈貫通。血脈要貫通，而發揮忌刻露。居心忠厚，托體高渾，雅而不腐，逸而不流，可以爲詞矣。

六〇

雄闊非難，深厚爲難；刻摯非難，幽鬱爲難；疏逸非難，沖淡爲難；工麗非難，雅正爲難；奇警非難，頓挫爲



難；纖巧非難，渾融爲難。古今不乏名家，兼有衆長鮮矣。詞豈易言哉！

六一

李後主晏叔原皆非詞中正聲，而其詞則無人不愛，以其情勝也。情不深而爲詞，雖雅不韻，何足感人？

六二

晏元獻歐陽文忠皆工詞，而皆出小山下；專精之詣，固應讓渠獨步。然小山雖工詞，而卒不能比肩溫韋、方駕正中者，以情溢詞外，未能意蘊言中也。故悅人甚易，而復古則不足。

六三

熟讀溫韋詞，則意境自厚；熟讀周秦詞，則韻味自深；熟讀蘇辛詞，則才氣自旺；熟讀姜張詞，則格調自高；熟讀碧山詞，則本原自正、規模自遠。本是以求風雅，何必遽讓古人。

六四

向子諲梅花引戲代李師周作云：「花如頰，梅如葉，小時笑弄階前月。最盈盈，最惺惺，閒愁未識，無計說深情。一年空省春風面，花落花開不相見。要相逢，得相逢，須信靈犀，中自有心通。同杯杓，同斟酌，千

愁一醉都忘卻。花陰邊，柳陰邊，幾回擬待，偷憐不成憐。傷春玉瘦慵梳掠，拋擲琵琶閒處著。莫猜疑，莫嫌遲，鴛鴦翡翠，終是一雙飛。」此調頗不易工，古今合作，僅此一首。蓋轉韻太多，真氣必減，且轉韻處必須另換一意，方能步步引人入勝，作者多爲調所窘。此作層層入妙，如轉丸珠，又如七寶樓臺，不容拆碎。此詞余錄入閒情集。賀方回三闋，陳其年二闋，專集古語以爲詞，可稱別調。賀陳詞余錄入別調集。

## 六五

張元幹樓上曲云：「樓外夕陽明遠水，樓中人倚東風裏。何事有情怨別離，低鬟背立君應知。東望雲山君去路，斷腸迢迢盡愁處。明朝不忍見雲山，從今休傍曲闌干。」意味深長，音調古雅，豔體中陽春白雪也。

## 六六

黃石牧香屑集，古豔古香，集句神境。唐堂詞二卷，亦多幽怨之音。如翠樓吟云：「月魄荒唐，花靈髣髴，相攜最無人處。闌干芳草外，忽驚轉幾聲杜宇。飄零何許，似一縷游絲，因風吹去。渾無據，想應淒斷，路傍酸雨。」日暮，渺渺愁余，覺黯然銷者，別情離緒。春陰樓外遠，入煙柳和鶯私語，連江暝樹，願打點幽香，隨郎黏住。能留否，只愁輕絕，化爲飛絮。」慘戚慳悽，迷離恫恍，非深於情者，不能道隻字。

六七

寇萊公點絳脣云：「象尺薰爐，拂曉停鍼線，愁蛾淺，飛紅零亂，側臥珠簾捲。」遣詞淒豔，姿態甚饒，自是北宋人手筆。

六八

范文正御街行云：「愁腸已斷無由醉，酒未到，先成淚。殘燈明滅枕頭欹，諳盡孤眠滋味。都來此事，眉間心上，無計相迴避。」淋漓沈著，西廂長亭襲之，骨力遠遜，且少味外味，此北宋所以爲高。小山永叔後，此調不復彈矣。

六九

張忠武臨江仙憶舊云：「千古武陵溪上路，桃花流水潺潺。可憐仙侶剩濃歡。黃鸝驚夢破，青鳥喚春還。回首舊遊渾不見，蒼煙一片荒山。玉人何處倚闌干。紫簫明月底，翠袖暮雲寒。」清詞麗句，不減晏歐諸賢。從古大英雄，必非無情者，吾於仲疇益信。

七〇

「燒殘紅燭暮雲合，飄盡碧梧金井寒。」馮正中拋毬樂詞也。拗一字，更覺宮商一片，知音者原不拘於調。

## 七一

詩以窮而後工，倚聲亦然，故仙詞不如鬼詞，哀則幽鬱，樂則淺顯也。宋代惟白玉蟾脫盡方外氣，陳與義

擬法駕導引三章，亦稱佳構。原序云：「世傳頃年都下市肆中有道人，攜烏衣椎髻女子，買酒獨飲，女子歌詞以侑，凡九闕，皆

非人世語。或記之問一道士，道士驚曰：「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際眞君法駕導引也。」烏衣女子疑龍云。得其三而亡其六，擬作三闕。」

其一云：「朝元路，朝元路，同駕玉華君。千乘載花同一色，人間遙指是祥雲。回望海光新。」其二云：「東風起，東風起，海上百花搖。十八風鬟雲半動，飛花和雨著輕綃。歸路碧迢迢。」其三云：「煙漠漠，煙漠漠，天澹一簾秋。自洗玉舟斟白醴，月華微映是空舟。歌罷海西流。」以清虛之筆，寫闊大之景，語帶仙氣，洗脫凡豔殆盡。

## 七二

王香雪天仙子曉發尙湖云：「遠樹驚鳥飛不定，煙中漸吐青山影。犬聲荒店未開門，西風緊，霜華凝。半湖殘月蘆花冷。」全首寫景，亦是詞中變格，後人不必效顰。

卷八

一

東坡詞全是王道，稼軒則兼有霸氣，然猶不悖於王也。其年則竟似老瞞石勒一流人物；板橋心餘輩，不過赤眉黃巾之流亞耳。後之學詞者，不究本原，好作壯語，復向板橋心餘詞求生活，則是鼠竊狗偷，益卑卑不足道矣。

二

其年題珂雪詞云：「萬馬齊瘖蒲牢吼，百斛蛟螭困蠢，算蝶拍鶯簧休混。多少詞場談文藻，向豪蘇膩柳尋藍本。吾大笑，比蛙黽。」夫柳誠不足重，蘇則何可厚非，一概抹煞，此蓋其年自道其詞，而特借珂雪一發之也。然竟是老瞞石勒聲口。

三

其年能作壯語，然悲者多而麗者少，惟送三韓李若士省親之楚金縷曲一闋，若士尊公時提督湖廣。最爲壯麗。詞云：「秋到離亭暮，羨風前，珊鞭玉靶，翩然竟去。借問此行何所向，笑指巴煙郢樹。是烏鵲慣南飛處。路入南荒休騁望，有陶公戰艦空灘雨。醺熱酒，浪花舞。嚴君坐擁貔貅旅，壓下流，一軍下瀨，目無黃祖。昨夜月明親饗士，要奏新填樂府。都不用陳琳阮瑀。手掣紅旗翻破陣，看郎君下筆驚鸚鵡。猿臂種，氣如虎。」雄闊壯麗，然在迦陵，自是屈意之作。

#### 四

西河詞話云：「禮部某郎中無子，適其妾有身，已產女矣，句鄰園尼僧，向城東育嬰堂，懷一血胎內之，遂詐言生一男。於彌月宴客，座間各賦賀詞。予同官陳迦陵，賦桂枝香曲二闋，其首闋前截云：「泛蒲未既，蘭湯重試，若非釋氏攜來，定是宣尼抱至。」郎中疑迦陵知其事，故誚之。即次闋前截云：「懸弧宅第，充閭佳氣，試聲戶外啼聲，可是人間恒器。」凡「人間戶外」，皆類誚詞，遂大恚恨。其後凡禮部於翰林院衙門有所差擇，必厚抑迦陵，竟至淹滯。始知文字之隙，原有檢點所不及者。然不可不慎也。」按此二詞，迦陵集中不載，先生以詞自豪，竟以詞受累，何造化之善弄人耶？

#### 五

彭駿孫金粟詞話云：「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，入豔詞者絕少，惟秦少游「悶則和衣擁」，新奇之甚，用「則」



字亦僅見此詞。』按此乃少游惡劣語，何新奇之有？至用『則』字入詞，宋人中屢見，如『拌則而今已拌了，忘則怎生便忘得。』又『憶則如何不憶』之類，亦豈謂之僅見？董文友詞云：『暗笑那人知未，薄倖從前既。』押『既』字穩而有味，似此方可謂善用語助入豔詞者。

六

讀古人詞，貴取其精華，遺其糟粕。且如少游之詞，幾奪温韋之席，而亦未嘗無纖俚之語。讀淮海集，取其大者高者可矣。若徒賞其『怎得香香深處，作箇蜂兒抱』等句，此語彭羨門亦賞之，以爲近似柳七語。尊柳抑秦，匪獨不知秦，並不知柳，可發大噱。則與山谷之『女邊著子，門裏安心。』其鄙俚纖俗，相去亦不遠矣。少游真面目何由見乎？

七

東坡稼軒白石玉田，高者易見，少游美成梅溪碧山，高者難見。而少游美成尤難見。美成意餘言外，而痕迹消融，人苦不能領略。少游則義蘊言中，韻流絃外，得其貌者，如鼯鼠之飲河，以爲果腹矣，而不知滄海之外，更有河源也。喬笙巢謂：『他人之詞詞才也，少游詞心也。』可謂卓識。

八

聲名之顯晦，身分之高低，家數之大小，只問其精與不精，不係乎著作之多寡也。子建淵明之詩，所傳不滿百首，然較之蘇黃白陸之數千百首者，相越何止萬里。詞中如飛卿端己正中子野東坡少游白石梅溪諸家，膾炙人口之詞，多不過二三十闕，少則十餘闕或數闕，自足雄峙千古，無與爲敵。近人以多爲貴，卷帙哀然，佳者不獲一二闕，吾雖以之覆酒甕，覆醬瓿，猶恐污吾酒醬也。吾願肆志於古者，將平昔應酬無聊之作，一概刪棄，不可存絲毫姑息之意，而後真面目可見，而後可以傳之久遠，不爲有識者所譏。然則蒿庵四十闕，較古人爲已多，正不病其少也。

## 九

小倉山房詩，詩中異端也，稍有識者無不吐棄之，然亦實有可鄙之道，不得謂鄙之者之過。假令簡齋當日，刪盡蕪詞，僅存其精者百餘首，多存近體，少存古體，不必存絕句，極多以百餘首爲止，更不可再多。傳至今日，正勿謂不逮阮亭竹垞諸公也。惟其不能割舍，誇多鬪靡，致使指摘交加，等諸極惡不堪之列，亦其自取。習倚聲者，尤不可不察。

## 一〇

小倉山房集，佳者尙可得百首，忠雅堂詩，甌北詩鈔，百中幾難獲一。蓋一則如粗鄙赤脚奴，一則如倚門賣笑倡也。近人懾於其名，以耳代目，彼不知駝峯熊掌爲何物，宜其如鴟之嚇腐鼠也。哀哉！

一一

袁趙蔣盛負時名，而其詩實無可貴，洪稚存吳穀人等詩，愈趨愈下，儘可不觀，無足深論。

一二

詩詞中淺薄聰明語，余所痛惡。一染其習，動輒可數十首。無論其不能傳，即徼倖傳之後世，亦不過供人唾罵耳。何足爲重？

一三

余友嘗語余云：『有全唐詩，不可無全宋詞，有能爲是舉者，固是大觀，且不患其不傳也。』然余謂：借以傳一己之名則可，欲以教天下後世之爲詞者則不可。蓋兵貴精不貴多，精則有所專注，多則散亂無紀。如全唐詩九百卷，多至四萬八千首，精絕者亦不過三千首，可數十卷耳。余久有唐詩選之意，約得三千首，此舉至今未果。餘則僅備觀覽，供採掇，資諧笑而已。雖不錄無害也。倚聲一途，既有朱氏詞綜，兩宋精華，約略已具。而蒿庵猶病其蕪，更欲集全宋詞，則亦不過壯觀鄴架，於本原無涉，亦可不必。

一四

宋六十家詞，已病蕪雜，識者宜分別觀之。吳氏宋元百家詞，竹垞時已失全書，近更無從採訪。然宋元兩代詞，高者不過十餘家，次者約得三十餘家，合五十家足矣。錄至百家，下乘必多於上駟，博而不精，終屬過舉。

一五

兩宋詞，精絕者約略不過五百餘首，足備揣摩，不必多求也。

一六

白石，仙品也；東坡，神品也；亦仙品也；夢窗，逸品也；玉田，雋品也；稼軒，豪品也；然皆不離於正，故與溫韋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，而無傲而不理之誚。後人徒恃聰明，不窮正始，終非至詣。

一七

東坡一派，無人能繼。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，後起則有遺山迦陵板橋心餘輩；然愈學稼軒，去稼軒愈遠。稼軒自有真耳，不得其本，徒逐其末，以狂呼叫囂爲稼軒，亦誣稼軒甚矣。

一八

唐宋名家，流派不同，本原則一。論其派別，大約温飛卿爲一體，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，韋端己爲一體，牛松卿附之，馮正中爲一體，唐五代諸詞人以暨北宋晏歐小山等附之，張子野爲一體，秦淮海爲一體，柳詞高者附之，蘇東坡爲一體，賀方回爲一體，毛澤民晁具茨高者附之，周美成爲一體，竹屋草窗附之，辛稼軒爲一體，張陸劉蔣陳杜合者附之，姜白石爲一體，史梅溪爲一體，吳夢窗爲一體，王碧山爲一體，黃公度陳西麓附之，張玉田爲一體。其間惟飛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塗同歸，餘則各樹一幟，而皆不失其正，東坡白石尤爲矯矯。

## 一九

汪玉峯際之序詞綜云：「言情者或失之俚，使事者或失之伉，鄱陽姜夔出，句琢字鍊，此四字甚淺陋，不知本原之言。歸於醇雅，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。張輯吳文英，師之於前，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。譬之於樂，舞筵至於九變，而詞之能事畢矣。」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，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。竊謂白石一家，如閒雲野鶴，超然物外，未易學步。竹屋所造之境，不見高妙，烏能爲之羽翼？至梅溪則全祖清真，與白石分道揚鑣，判然兩途。東澤得詩法於白石，卻有似處，詞則取徑狹小，去白石甚遠。夢窗才情橫逸，斟酌於周秦姜史之外，自樹一幟，亦不專師白石也。虛齋樂府，較之小山淮海，則嫌平淺，方之美成梅溪，則嫌伉墜，似鬱不紆，亦是一病，絕非取徑於白石。竹山則全襲辛劉之貌，而益以疏快，直率無味，與白石尤屬歧途。草窗西麓兩家，則皆以清真爲宗，而草窗得其姿態，西麓得其意趣，草窗間有與白石相似處，而亦十難獲一。碧山則源出風騷，兼採衆美，託體最高，與白石亦最異。至玉田



乃全祖白石，面目雖變，託根有歸，可爲白石羽翼。仲舉則規模於南宋諸家，而意味漸失，亦非專師白石。總之，謂白石拔幟於周秦之外，與之各有千古則可，謂南宋名家以迄仲舉，皆取法於白石，則吾不謂然也。

二〇

詞家好分南宋北宋，國初諸老，幾至各立門戶。竊謂論詞只宜辨別是非，南宋北宋，不必分也。若以小令之風華點染，指爲北宋，而以長調之平正迂緩，雅而不豔，豔而不幽者，目爲南宋，匪獨重誣北宋，抑且誣南宋也。

二一

北宋間有俚詞，南宋則多游詞，而伉詞則兩宋皆不免，選擇不可不慎。學者貴求其本原所在，門戶之見自消；否則各執一是，互相攻訐，溯厥本原，卒無託足處，宜乎不得其通也。

二二

余擬輯古今二十九家詞選附四十二家，約二十卷。有唐一家附一家：温飛卿附皇甫子奇。五代三家附四家：李後主附中宗，韋端己附牛松卿孫光憲，馮延巳附李珣。北宋七家附六家：歐陽永叔附晏元獻，晏小山，張子野，蘇東坡，秦少游附柳耆卿毛澤民趙長卿，賀方回，周美成附陳子高晁具美。南宋九家附八家：辛稼軒附朱敦儒黃公度劉克莊。



張元幹張孝祥劉改之陸放翁蔣竹山，姜白石，高竹屋，史梅溪，吳夢窗，陳西麓，周草窗，王碧山，張玉田。元代一家附二家：張仲舉附彭元遜末附金之元遺山。國朝八家附二十一家：陳其年附吳梅村 曹潔躬 尤悔庵 鄭板橋，曹珂雪附彭駿 孫徐電 嚴藕漁，朱竹垞附李分虎 李符 曾王阮亭 董文友，厲太鴻附黃石牧，史位存附王小山 王香雪，趙璞函附過湘雲 吳竹嶼，張皋文附張翰風 李申耆 鄭善長，莊中白附蔣鹿潭 譚仲修。自溫飛卿至馮延巳爲第一卷，歐陽永叔至張子野爲第二卷，蘇東坡至秦少游爲第三卷，賀方回至周美成爲第四卷，辛稼軒爲第五卷，姜白石至史梅溪爲第六卷，吳夢窗爲第七卷，陳西麓至周草窗爲第八卷，王碧山爲第九卷，張玉田至張仲舉爲第十卷，陳其年爲第十一卷，第十二卷，第十三卷，曹珂雪爲第十四卷，朱竹垞爲第十五卷，第十六卷，厲太鴻爲第十七卷，史位存爲第十八卷，趙璞函爲第十九卷，而殿以張皋文 莊中白，爲第二十卷。詞中原委正變，約略具是。此選大意務在窮源竟委，故取其正，兼收其變，爲利於初學耳。非謂詞之本原，即在二十九家中，漫無低昂也。惟殿以皋文 中白，卻寓深意。

二三

溫韋創古者也。晏歐繼溫韋之後，面目未改，神理全非，異乎溫韋者也。蘇辛 周秦之於溫韋，貌變而神不變，聲色大開，本原則一。南宋諸名家，大旨亦不悖於溫韋，而各立門戶，別有千古。元明庸庸碌碌，無所短長，至陳朱輩出，而古意全失，溫韋之風，不可復作矣。貞下起元，往而必復，皋文唱於前，蒿庵成於後，風雅正宗，賴以不墜，好古之士，又可得尋其緒焉。

二四

杜陵變古之法，不變古之理，故自杜陵變古後，而學詩者不得不從杜陵；縱有復古者，亦不過古調獨彈，無與爲應也。陳朱變古之理，而並未能盡變古之法，故雖敢於變古，不能必人之心悅而誠服其詞，且不能禁人之復古。有志爲詞者，宜直溯風騷，出入唐宋，乃可救陳朱之失，勿爲陳朱輩所囿也。

二五

黃公度知稼翁詞，氣格高遠，語意渾厚，直合東坡碧山爲一手。所傳不多，卓乎不可企及。

二六

趙以夫龍山會九日云：『西北最關情，漫遙指東徐南楚。黯銷魂，斜陽冉冉，雁聲悲苦。』感時之作，但說得太顯，不耐尋味，金氏所謂鄙詞也。感時傷事者，必熟讀碧山詞，而後可以作不平鳴。

二七

詩之高境在沈鬱，其次即直截痛快，亦不失爲次乘。詞則舍沈鬱之外，即金氏所謂俚詞鄙詞游詞，更無次乘也。非沈鬱無以見深厚，唐宋諸名家不可及者，正在此。

二八

白石長亭怨慢云：「閱人多矣，誰得似長亭樹。樹若有情時，不會得青青如此。」白石諸詞，惟此數語最沈痛迫烈。此外如「最可惜一片江山，總付與啼鴉。」又「文章信美知何用，漫贏得天涯羈旅。」皆無此沈至。

二九

「別母情懷，隨郎滋味，桃葉渡江時。」白石少年遊戲平甫詞也。「隨郎滋味」四字，似不經心，而別有姿態。蓋全以神味勝，不在字句之間尋痕迹也。

三〇

詩外有詩，方是好詩，詞外有詞，方是好詞。古人意有所寓，發之於詩詞，非徒吟賞風月以自蔽惑也。少陵詩云：「甫也南北人，早爲詩酒汗。」具此胸次，所以卓絕千古。求之於詞，旨有所歸，語無泛設者，吾惟服膺碧山。

三一

高庵曾語余云：『唐以後詩，元以後詞，必不可入目，方有獨造處。』此論甚精。然余謂：作詩詞時，須置身於漢魏指詩言，唐宋指詞言之間，不宜自卑其志；若平時觀覽，則唐以後詩，元以後詞，益我神智，增我才思者，正復不少，博觀約取，亦視善學者何如耳。

### 三二

溫厚和平，詩詞一本也。然爲詩者，既得其本，而措語則以平遠雍穆爲正，沈鬱頓挫爲變，特變而不失其正，即於平遠雍穆中，亦不可無沈鬱頓挫也。詞則以溫厚和平爲本，而措語即以沈鬱頓挫爲正，更不必以平遠雍穆爲貴。詩與詞同體異用者在此。

### 三三

無論詩古文詞，推到極處，總以一誠爲主。杜詩韓文，所以大過人者在此。求之於詞，其惟碧山乎？然自宋迄今，鮮有知者。知碧山者惟高庵，即臬文尙非碧山真知己也。知音不亦難哉！此條以誠字立論，明乎此，則無聊之酬應與無病之呻吟，皆可不作矣，惜不得起高庵一證之。

### 三四

碧山有大段不可及處，在懇摯中寓溫雅；高庵有大段不可及處，在怨悱中寓忠厚；而出以沈鬱頓挫則一

也，皆古今絕特之詣。

三五

情有所感，不能無所寄，意有所鬱，不能無所洩。古之爲詞者，自抒其性情，所以悅己也。今之爲詞者，多爲其粉飾，務以悅人，而不恤其喪己，而卒不值有識者一矐。是亦不可以已乎！

三六

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，修飾皆極工，而無損其真氣，何也？列子云：『有色者，有色色者。』知此可以言詞矣。

三七

詞有表裏俱佳，文質適中者，溫飛卿、秦少游、周美成、黃公度、姜白石、史梅溪、吳夢窗、陳西麓、王碧山、張玉田、莊中白是也，詞中之上乘也。有質過於文者，韋端己、馮正中、張子野、蘇東坡、賀方回、辛稼軒、張皋文是也，亦詞中之上乘也。有文過於質者，李後主、牛松卿、晏元獻、歐陽永叔、晏小山、柳耆卿、陳子高、高竹屋、周草窗、汪叔耕、李易安、張仲舉、曹珂雪、陳其年、朱竹垞、厲太鴻、過湘雲、史位存、趙璞函、蔣鹿潭是也，詞中之次乘也。有有文無質者，劉改之、施浪仙、楊升庵、彭羨門、尤西堂、王漁洋、丁飛

濤、毛會侯、吳蘭次、徐電發、嚴藕漁、毛西河、董蒼水、錢保飭、汪晉賢、董文友、王小山、王香雪、吳竹嶼、吳穀人諸人是也，詞中之下乘也。有質亡而並無文者，則馬浩瀾、周冰持、蔣心餘、楊荔裳、郭頻伽、袁蘭村輩是也，並不得謂之詞也。論詞者本此類推，高下自見。

### 三八

稼軒求勝於東坡，豪壯或過之，而遜其清超，遜其忠厚。玉田追蹤於白石，格調亦近之，而遜其空靈，遜其渾雅。故知東坡白石，具有天授，非人力所可到。

### 三九

東坡稼軒，同而不同者也；白石碧山，不同而同者也。

### 四〇

有長於論詞，而不必工於作詞者；未有工於作詞，而不長於論詞者。古人論詞之善，無過玉田。若公謹之浩然齋雅談、絕妙好詞等編，所論與所選，均多未洽，其所自作可知矣。吾於南宋諸名家，不得不外草窗。



四一

作詞難，選詞尤難。以我之才思，發我之性情，猶易也。以我之性情，通古人之性情，則非易矣。竹垞詞綜，備而不精，臬文詞選，精而未備。然與其不精也，寧失不備。古今善本，仍推張氏詞選。若選本之盡美盡善者，吾未之見也。

四二

花間、草堂、尊前諸選，背謬不可言矣。所寶在此，詞欲不衰，得乎？

四三

詩詞源流曰：詞之紇那曲，長相思，五言絕句也；柳枝、竹枝、清平調引、小秦王、陽關曲、八拍蠻、浪淘沙，七言絕句也；阿那曲雞叫，仄韻七言絕句也；瑞鷓鴣，七言律詩也；款殘紅，五言古詩也。體裁易混，徵選實繁，故當稍別之，以存詩詞之辨。余於大雅集中，近五七言絕句者，概不入選。惟別調集登皇甫子奇採蓮子一首，浪淘沙一首，劉采春羅噴曲兩首而已。

四四

詩詞和韻，不免強己就人，戕賊性情，莫此爲甚。張玉田謂「詞不宜和韻」，旨哉斯言。

#### 四五

賀老小詞，工於結句，往往有通首渲染，至結處一筆叫醒，遂使全篇實處皆虛，最屬勝境。如浣溪紗云：「夢想西池輦路邊，玉鞍驕馬小鞦韆，春風十里鬪嬋娟。臨水登山漂泊地，落花中酒寂寥天，箇般情味已三年。」又前調云：「閒把琵琶舊譜尋，四絃聲怨卻沈吟，燕飛人靜畫堂深。欹枕有時成雨夢，隔簾無處說春心，一從燈夜到如今。」妙處全在結句，開後人無數章法。

#### 四六

石孝友浣溪紗集句云：「宿醉離愁慢髻鬟，綠殘紅豆憶前歡，幾道錦江春水寄書難，幾道。紅袖時籠

金鴨煖秦觀，小樓吹徹玉笙寒，李璟，爲誰和淚倚闌干，李煜。」集成語尙能自寫其意。然如竹垞之浣溪紗同柯

萬匏春望集句云：「煙柳風絲拂岸斜，雍陶，遠山終日送餘霞，陸龜蒙，碧池新漲浴嬌鴉，杜牧。閨苑有書多附鶴，

春城無處不飛花，馬啼今去入誰家，李商隱，韓翃，張籍。」又前調惜別集句云：「惜別愁窺玉女窗，李白，遙知不語淚

雙雙，權德輿，綺羅分處下秋江，許渾。暮雨自歸山悄悄，李商隱，殘燈無燄影幢幢，元稹，仍斟昨夜未開缸，李商隱。」

又前調春閨集句云：「十二層樓敞畫檐，杜牧，偶然樓上卷珠簾，司空圖，金爐檀炷冷情添，劉兼。小院迴廊春寂寂

杜甫，朱欄芳草綠纖纖，劉兼，年年三月病恹恹，韓偓。」又采桑子秋日度穆陵關集句云：「穆陵關上秋雲起，郎士元，習

習涼風蕭穎士。於彼疏桐宋華，撼撼淒淒葉葉同吳融。平沙渺渺行人度劉長卿，垂雨濛濛元結。此去何從宋之問，一路寒山萬木中韓翃。又鷓鴣天鏡湖舟中集句云：「南國佳人字莫愁韋莊，步搖金翠玉搔頭武元衡。平鋪風簟尋琴譜皮日休，醉折花枝作酒籌白居易。」日已暮鄭大家，水平流白居易，亭亭新月照行舟張祐。桃花臉薄難藏淚韓偓，桐樹心孤易感秋曹鄴。又玉樓春畫圖集句云：「劉郎已恨蓬山遠李商隱，金谷佳期重游衍賈賈。傾城消息隔重簾李商隱，自恨身輕不如燕孟遲。畫圖省識東風面杜甫，比目鴛鴦真可羨盧照鄰。一生一代一雙人賈賈，相望相思不相見王勃。」又瑞鷓鴣閨思集句云：「春橋南望水溶溶韋莊，半壁天台已萬重許渾。心寄碧沈空婉孌劉滄，語來青鳥許從容曹唐。更爲後會知何地杜甫，難道今生不再逢韓偓。最憶當時留燕處呂溫，桐花暗澹柳惺忪元稹。」又臨江仙汾陽客感集句云：「無限寒鴻飛不度李益，太行山礙并州白居易，白雲一片去悠悠張若虛。飢烏啼舊壘沈佺期，古木帶高秋劉長卿。永夜角聲悲自語杜甫，思鄉望月登樓魏扶，離腸百結解無由魚玄機。詩題青玉案高適，淚滿黑貂裘李白。」又漁家傲贈別集句云：「花面鴉頭十三四劉禹錫，調箏夜坐燈光裏王隱。行到階前知未睡無名氏，揮玉指闔朝隱，絃絃掩抑聲聲思白居易。會得離人無限意鄭谷，杯傾別岸應須醉羅隱。曾向五湖期范蠡韋莊，幾千里廬仝，如何遂得心中事劉言史。」諸篇皆脫口而出，運用自如，無湊泊之痕，有生動之趣，出古人之右矣。

四七

黃石牧香屑集，具有化工，爲詩中集句絕技，可謂專門名家矣。詞則竹垞蕃錦集，亦極集句能事，然視石

牧之集詩，不可同日語。

四八

玉田樂府指迷云：「詩難於詠物，詞爲尤難。體認稍真，則拘而不暢，摹寫差遠，則晦而不明。要須收縱聯密，用事合題，一段意思全在結尾，斯爲絕妙。」此論亦確當，然如碧山詠物諸篇，則大矣化矣，又不僅在結尾寓意也。

四九

讀白石、梅溪、碧山、玉田詞，如飲醇醪，清而不薄，厚而不滯。元以後詞，則清者失真味，濃者似火酒矣。言近旨遠，其味乃厚；節短韻長，其情乃深；遣詞雅而用意渾，其品乃高，其氣乃靜。

五〇

詩詞所以寄感，非以徇情也。不得旨歸，而徒騁才力，復何足重。唐賢云：「枉拋心力作詞人」，不宜更蹈此弊。

五一

唐五代小詞，皆以婉約爲宗，長調不多見，亦少佳篇。至宋乃規模大備矣。詩至於唐亦然。

五二

唐詩可以越兩晉六朝，而不能越蘇李曹陶者，彼已臻其極也。宋詞可以越五代，而不能越飛卿端已者，彼已臻其極也。雖曰時運，豈非人事哉？

五三

宋無名氏題項羽廟調念奴嬌云：「鮑魚腥斷，楚將軍，鞭虎驅龍而起。空費咸陽三月火，鑄就金刀神器。垓下兵稀，陰陵道狹，月暗雲如壘。楚歌喧唱，山川都姓劉矣。悲泣喚醒虞姬，爲伊死別，血刃飛花碎。霸業銷沈，雕不逝，氣盡烏江江水。古廟頽垣，斜陽紅樹，遺恨鴉聲裏。興亡休問，高陵秋草空翠。」勁氣直前，不留餘地，此宜興之祖也。

五四

蔣竹山賀新郎云：「夢冷黃金屋。歎秦箏，斜鴻陣裏，素絃塵撲。化作嬌鶯飛歸去，猶認窗紗舊綠。正過雨，荆桃如菽。此恨難平君知否，似瓊臺湧起彈碁局。消瘦影，嫌明燭。鴛樓碎瀉東西玉，問芳蹤，何時再展，翠釵難卜。待把宮眉橫雲樣，描上生綃畫幅。怕不是新來妝束。彩扇紅牙今都在，恨無人解聽開



元曲。空掩袖，倚寒竹。」似此亦磊落可喜，竹山集中，便算最高之作。乃秀水必謂其效法白石，何異癡人說夢耶？

### 五五

放翁蝶戀花云：「早信此生終不遇，當年悔草長楊賦。」情見乎詞，更無一毫含蓄處。稼軒鷓鴣天云：「卻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。」亦即放翁之意，而氣格迥乎不同，彼淺而直，此鬱而厚也。

### 五六

東坡八聲甘州寄參寥子結數語云：「算詩人相得，如我與君稀。約他年東還海道，願謝公雅志莫相違。西州路，不應回首，爲我沾衣。」寄伊鬱於豪宕，坡老所以爲高。

### 五七

王阮亭浣溪紗紅橋懷古云：「北郭清溪一帶流，紅橋風物眼中秋。綠楊城郭是揚州。西望雷塘何處是，香魂零落使人愁。澹煙芳草舊迷樓。」遣詞琢句，較五代人更覺茗雅。邱季貞和之云：「清淺雷塘水不流，幾聲寒笛畫城秋。紅橋猶自倚揚州。五夜香昏殘月夢，六宮花落曉風愁。多情煙樹戀迷樓。」婉雅芊麗，漁洋一閱外，斷推此爲佳構。然兩詞皆文過於質，其傳誦一時者，正以文勝也。



五八

詩詞同體而異用，曲與詞則用不同，而體亦漸異，此不可不辨。

五九

五代人詞，高者升飛卿之堂，俚者直近於曲矣，故去取宜慎。花間尊前等集，更欲揚其波而張其焰，吾不解是何心也。

六〇

文采可也，浮豔不可也；樸實可也，鄙陋不可也；差以毫釐，謬以千里矣。

六一

情以鬱而後深，詞以婉而善諷。故樸實可施於詩，施於詞者百中獲一耳。樸實尙未必盡合，况鄙陋乎？

六二

韋端己菩薩蠻四章，辛稼軒水調歌頭鷓鴣天等闕，間有樸實處，而伊鬱即寓其中；淺率粗鄙者，不得

藉口。

六三

六朝詩所以遠遜唐人者，魄力不充也，魄力不充者，以纖穠損其真氣故也。當時樂府所尚，如子夜捉搦諸歌曲，詩所以不振也。五代詞不及兩宋者，亦猶是耳。

六四

余選希聲集六卷，所以存詩也；大雅集六卷，所以存詞也。

六五

詩衰於宋，詞衰於元。然自乾嘉以還，追蹤正始者，時復有人。是衰者可以復振，亡者猶有存焉者也。

六六

詩有詩境，詞有詞境，詩詞一理也。然有詩人所闢之境，詞人尙未見者，則以時代先後遠近不同之故。一則如淵明之詩，淡而彌永，朴而愈厚，極疏極冷，極平極正之中，自有一片熱腸，纏綿往復，此陶公所以獨有千古，無能爲繼也。求之於詞，未見有造此境者。一則如杜陵之詩，包括萬有，空諸倚傍，縱橫博

大，千變萬化之中，卻極沈鬱頓挫，忠厚和平，此子美所以橫絕古今，無與爲敵也。求之於詞，亦未見有造此境者。若子建之詩，飛卿詞固已幾之。太白之詩，東坡詞可以敵之。子昂高古，摩詰名貴，則子野碧山，正不多讓。退之生鑿，柳州幽峭，則稼軒玉田，時或過之。至謂白石似淵明，大晟似子美，則吾尙不謂然。然則詞中未造之境，以待後賢者尙多也。皆境之高者，若香山之老嫗可解，盧仝長吉之牛鬼蛇神，賈島之寒瘦，山谷之桀驁，雖各有一境，不學無害也。有志倚聲者，可不勉諸！

## 附錄

### 汪序

陳子亦峯，予戊子江南所校士也。闈中得生卷，議論英偉，而真意懇摯，決其爲宅心純正之士。亟薦於主司，果膺魁選。謁予於桃源署齋，溫文爾雅。與談經史，悉能根究義理，貫串本原。詩古文辭，皆取法乎上，必思登峯造極而後止。間論時事，因及古忠臣孝子，輒義動於色。予竊喜鑒衡不爽，而生之素所蓄積可知矣。桃源劇邑，不易治，予欲維繫之，俾資贊畫。以親老辭。詎意年甫強仕而歿，尊公猶健在也。其門弟子集其詞話並所著詩詞，先以付梓。予得而閱之，推本風騷，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。非所謂宅心純正，蘄至於登峯造極者歟？予旣幸能得一士，又甚惜得一士而未獲見諸行事，第以空言傳世，不能無慨於中，爰書數言，以弁簡端。

光緒二十年秋八月歷城汪懋琨序。

### 王序

詩莫盛於唐，而詞莫盛於宋，宋以後詞律復變，則南北曲出焉。故詞之爲體，詩以爲禰，曲以爲子，識

者爲之，莫不沿溯漢魏，游衍屈宋，以蘄上闕三百篇之旨，意謂不如是不足以激其源、涉其奧，其說亦既美矣。然予嘗以爲此文辭之源，非文心之源也。文心之源，亦存乎學者性情之際而已。爲文苟不以性情爲質，貌雖工，人猶得以抉其柢，不工者可知。所謂詞者，意內而言外，格淺而韻深，其發摠性情之微，尤不可掩；而世乃欲以鏤薄求之，藻繪揉之，抑末已。吾友陳君亦峯，少爲詩歌，一以少陵杜氏爲宗，杜以外不屑道也。年幾三十，復好爲詞，探索既久，豁然大徹。所爲詞藁，深永超拔，已足上摩宋賢之壘。而別著白雨齋詞話八卷，抉擇幽微，辨才無礙，尤有不受流俗羈絆者。亦峯之於詞，思與學兼盡如此，亦勤矣哉。亦峯天資醇厚，篤內行，與人交，表裏洞然，無訛馱之習；退省其家，父兄之勞，靡不肩任，宗族之困，莫不引爲己憂，其有得於性情者又如此。則文辭之工，操本以運末，復何怪焉。同治之季，予始識亦峯於秦州，切劘道義既久，因得附爲婚姻，迄今二十餘年，莫渝終始。顧予兄弟輩，業不加修，而亦峯之學，乃與年俱進，嘗言四十後當委棄辭章，力求經世性命之蘊。予深偉其議，且思有所翼贊，而亦峯遽以光緒壬辰秋，奄忽辭世。噫！善人君子，不能久存於世，歐陽子所以致慨於張子野者，予嘗以爲憲言，今乃不幸，於吾亦峯親見之，寧無恫耶！亦峯爲學精苦，每晝營家事，夜誦方策，及既歿，遺書委積，多未徹編。惟手錄詞話，已有定藁，其門下士海寧許君守之諸君子將爲刊行，以予庶幾能知亦峯者，督文弁首。予既感亦峯之志，且幸是書之傳也，因述所見如右，以質許君。惟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，亦峯所以自託者既著，其亦可以無憾矣乎？記三年前，亦峯嘗挈是書初藁見視，且屬爲叙，予以方如南清河，儼裝待發，無以應也。今乃終得論次其書，而亦峯已不及見。嗚呼！此尤足以啓予之悲也已！亦峯諱廷焯，鎮江丹徒人，舉光緒

戊子科江南鄉試。歿時年四十。

光緒十九年，太歲在癸巳，夏四月，正定王耕心課。

## 包 跋

榮翰自束髮受業於亦峯舅氏，親承指授者有年。乙亥歲補弟子員，旋食廩餼，舅氏喜榮爲可造，由是舉業外兼課詩詞雜藝，時得聞其緒論。然舅氏於書無所不覽，凡習一藝必造精微，而於詞學爲尤深且邃。所著詞話八卷，一本溫柔敦厚，以上溯國風離騷之旨，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，俾後學奉爲圭臬，卓卓乎詞學之正宗矣。榮請付梓以公諸世，舅氏不許，謂：「於是編歷數十寒暑，識與年進，稿凡五易，安知將來不更有進於此者乎？」則舅氏之浸潤沉潛於此道，豈尋常詣力所能造也耶？壬辰歲舅氏遽歸道山，榮懼是編久而散佚，亟與同學諸子刊而傳之。嗚呼！舅氏天資卓越，豐於才而奮於年，著作林立，是編特其緒餘。榮愧不獲卒業以底於成，而不能忘諄諄耳提面命時也。悲夫！

受業甥包榮翰謹識。



許 跋

先師陳亦峯先生，宅心孝友，卓然有以自見；既歿二年，太夫子鐵峯先生整其遺著，得若干帙。正詩與同門王雷夏諸君子因有剞劂之請，而鐵峯先生謙抑至再，以爲不足傳；僅許刻其詞話八卷，並詩詞附焉。嗚呼！此雖不足傳先生，要亦可爲諸編之嚆矢；先生有知，慰耶悲耶？朶既成，敬疏其緣起如右。蓋泣然不知涕泗之何從矣！

光緒二十年夏六月，門下士海寧許正詩謹撰。

## 校點後記

陳廷焯（一八五三—一八九二），字亦峯，清江蘇丹徒人，光緒戊子科舉人，著有白雨齋詞話、白雨齋詞存、白雨齋詩鈔等書。

清代論詞之風甚盛，詞話一類的書也很多，白雨齋詞話是較晚出的一本重要著作。

陳廷焯論詞主要是發揚常州詞派的說法，主張作詞貴在『有所感』、『有所寄托』；反對無病呻吟，也反對『一直說去、不留餘地』；在風格上，特別強調『沈鬱』。他說：『所謂沉鬱者，意在筆先，神餘言外。寫怨夫思婦之懷，寓孽子孤臣之感，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飄零，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；而發之又必若隱若現，欲露不露，反復纏綿，終不許一語道破。匪獨體格之高，亦見性情之厚。』白雨齋詞話即從各方面論證『沈鬱』的重要，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，自唐五代以至清代的詞人，都有所品隲，對歷代的詞選、詞論也有所批評，可供我們借鑑的論點不少。

但和許多抱有偏見的正統派詞論家一樣，陳廷焯也好擡出詩經楚辭來壓抑民歌。他反復地說：『風騷自有門戶，任人取法不盡，何必轉求於村夫牧豎中哉！』殊不知國風正是『村夫牧豎』的作品；楚辭的創作者屈原正是善於向『村夫牧豎中』『取法』的偉大詩人。像這樣的論點，當然是不對的。

本書作者在自序中說他『撰詞話十卷』，但刻印行世的只有八卷，包榮翰、許正詩在本書的跋中也說是八卷。這或許是原稿本爲十卷，後經整理爲八卷；也或許自序中的『十』字是誤字。現在採取開明書店鉛印本作底本，用光緒二十年原刻本校勘，並分條編號，加以標點。

本書原刻本有汪懋琨序、王耕心序、包榮翰跋、許正詩跋，今一並作爲附錄附在書後，供讀者參考。

未 末

一九五九年二月

統一書號：10019·1372

定 价： 0.78 元